

耿小的著

社會言情
長篇小說
落

花
時

唯一書店發行

社會言情 落 花 時 長篇 小說

下 冊 目 次

第 四 章

處世無奇但率真

第 五 章

爆竹兩三聲人間是歲

第 六 章

又是一年芳草綠

社會言情
長篇小說

落花時下

第四章 處世無奇但率真

顏如玉的婚事，經劉好德努力之下，算是漸漸齊妥，就等下月娶。別的都沒有什麼，只是轎子娶，還是坐汽車，這個問題，顏老太太討論了半天。顏老太太喜歡轎子娶，理由是轎子娶才能表示出明媒正娶來，不能給人家留下口號說：「你們家姑娘不是轎子娶的，是車拉了去的。」這不好聽，用汽車拉和「手拉手兒來的」差不多。老太太不懂什麼叫法律，她就認走了「人情」，人情是這樣，就得這樣作。其實所謂人情也是老太太們的人情，社會上一般人，已經大多數把轎子推翻了，這不是進化，這是爲了經濟，一切都經濟。顏老太太堅持非轎子娶不可。顏如玉是主張坐汽車，汽車披上花花紅紅的，慢慢的開着，可是仍舊把前面的樂隊催着跑。下了汽車，登紅氍子，由街上就下來了，圍着許多人看，多美！轎子沒勁，一直抬到

屋裏去，誰也看不見，打扮得多好也沒用呀，況且汽車階級似乎比轎子階級高得多。顏子厚也主張汽車，說現在興汽車，好看。最後是劉好德給中了，說：「還是馬車吧，馬車比轎子進化，比汽車落伍，中國人在這個間當兒最感到舒服。連聖人都說中庸好。劉好德的理由是轎子太過時，過時也有點不尊嚴，汽車又太快，快的東西就顯着輕薄，馬車又莊重又摩登。如果嫌不熱鬧，可以多來幾個樂隊，要滿漢執事和吹鼓手的也可以。於是雙方全都滿意，通過是馬車娶。劉好德又說：「若是用轎子娶，娶過去先得拜親，都得磕頭，錢家的老前輩太多了，磕頭就能磕暈了。若是馬車娶，到那裏一喊：『謝來賓一鞠躬，』得啦，省多大事。顏老太太心疼女兒，也就贊馬車娶了。馬車問題解決。以外就沒有什麼了。至大的是席面兒，而老太太爲女兒決意多花錢，這就不成問題了。顏子厚還是約個清音桌兒，明天晚上在家裏唱唱，這是專門給吳家瞧的。顏老太太勸他何必得罪街坊，正經事先辦的，這就叫顏子厚給他爸爸寫信要錢，這是要緊的，這時吳家對吳家的事情始終抱着沉默態度。固然，背地裏也免不掉嘍咕嘍咕。他們對於顏氏母女巴結有錢的，十分不贊成，可是究竟人家結了有錢的慶家。錢這個東

西，簡直能夠轉移人的志趣。明明是恨有驚的，可是見了有錢的仍是巴結，這是中國人的一種劣根性，吳姑娘這時又常常向顏如玉說個話什麼的，不知道爲什麼這樣羨慕她。吳姑娘自己覺得有點落伍了，她感到舊禮教維持不住自己的尊嚴了，落個老巴板的名譽也不見得有什麼光榮，何況現在的人對於「老巴板」已經不視爲怎麼光榮了呢。顏如玉在外邊和人開了房間，又怎麼樣了呢？誰也沒有罵她一頓，街坊四鄉反而說她摩登，誰都願意和她說話。社會上逼得女人解放呀。這天，吳姑娘正和顏如玉說話兒，劉好德又打聽來一件消息來，進門就嚷他是向劉大奶奶說的，可是叫街坊全聽着，他說：「嘿！那個瘋娘們又養了一個。在人家門洞兒裏添的，人家倒是好心好意，給她接的生，你說瘋子一樣添孩子，有人要花錢買，她還不買，她別提多喜歡這孩子了，寶貝似的叫着。」大家一聽，果然這個事兒新奇便全跑出來問，劉好德說：「這瘋娘們以前老說她的結實是沒爸爸的孩子，現在也不說了沒爸爸怎麼會有孩子？這個爸爸還不知道是那兒的呢，真有點急碇兒的。」吳姑娘還直納悶，也不是怎麼就會有了孩子，劉好德說：「真奇怪，一個男人，霸佔一個瘋子，也太沒出息，這應

當處有期徒刑。可是瘋子也願意，她不願意不會有孩子。」吳姑娘心說：「怎麼瘋子還有願意的？」她琢磨那事兒怪那個的，她跑進屋裏去，想到顏如玉，又想到嫂嫂歸氏，她又不自在起來，說不出是從那裏生來一股氣，像那樣的蠢婦，也居然有丈夫。於是又挑錯兒罵，罵得歸氏連言語也不敢言語。小姑打嫂嫂這是天經地義。只有等到丈夫回來，同丈夫訴了苦。這一夜說不盡的苦處。丈夫馬馬虎虎，也說不上怎麼安慰來，第二天起來的晚一會兒，婆婆和小姑子就講究起來，吳姑娘說：「昨天說了一夜，也不知道說的是什麼。」婆婆道：「這姑娘們，非把我的孩子的命要了不可。」吳姑娘不知怎麼就要了命。她不願意哥哥同嫂嫂甜蜜，他們一甜蜜，自己就孤單了似的。吳大媽也不願兒子和兒媳婦甜蜜，他們若甜蜜，兒子的身體就要壞下來。他們越發對歸氏不好了。等到兒子走了，娘兒倆又是一通罵，媳婦有時真忍不住氣了。隨口頂兩句，得這頓架要打到黑夜，兩頓飯也不用吃了。吳大媽還嘆：「你這個娘兒們，簡直活活氣我，這家裏我可不能待啦。」這家裏倒彷彿是歸氏家裏，她又嘆：「把你們爺們找來！」歸氏正願意找回來，說道：「找來就找來。」吳大媽一聽，可了不得了，這娘們要造

反，真敢頂嘴，好，有你沒我。」歸氏道：「您不是說把你兒子找來嗎？」吳大媽更嚷起來道：「喲，你可太欺侮我了，你還說，你有完沒完哪？」她倒問媳婦有完沒完，媳婦道：「這不是您直沒完嗎？我壓根就沒言語。」吳大媽道：「可了不得了，她簡直是根我來呀，我可不能活啦，我的天兒呀！她倒哭起來了，吳姑娘忽聽媽受了委曲，當然氣滿胸膛，大聲喝道：『你這婆娘，還要怎麼着呀？你要是把媽氣壞了好了，你可留神你這條命。』歸氏心說：『不就是這一條命嗎？反正是給了你們了。』她這是心裏的話，可是嘴裏也不知怎麼會嘟囔出來，吳姑娘道：『你嘟囔什麼呢？你這娘們，還了得嗎？我非撕了你這嘴不可。叫你嘟囔！』說着，她過來就擰。歸氏連還手都不敢，可是也不便把臉遞過去叫吳姑娘去擰，吳姑娘認爲這是太瞧不起她了，更打得厲害，吳大媽也越想越有氣，這氣都是想出來的。也過來打，打得歸氏狼號鬼叫。街坊誰也不敢出來管。劉好德倒是敢管，可是他不管，他盼着他們出了人命，打了官司，他這裏彷彿有生意可作似的。歸氏倒在地上，氣息奄奄，這娘兒兩個才住手，可是媳婦也起不來了，她們還說她是裝着玩，不理她，街坊看着不過意，把她挾進屋裏去了。也不吃也不喝。到

了半夜，她們聽着媳婦上廚屋，她們知道她去找東西吃，可是她們早想到了，一點東西也沒給留着，火也滅了。她們暗笑着睡去了。到了第二天，她們到廚房一看，了不得了，歸氏歸西了，兩隻脚在水缸上，過去一看，頭在缸底，吓得往出就跑，立刻就嚷，求街坊給搭出來，街坊誰也不管，男的都沒在家，只有劉好德在家呢，他說：「您快去報警察去吧，這誰敢動呀？」吳正名也慌了，真沒想到媳婦會來這麼一手兒，他們都有點害怕，又有點恨她，這不是給他們找麻煩嗎？他們都沒有主意，求劉好德給辦一下，又問他是不是要打官司？劉好德道：「這個我不知道，最好您還是把您的舅爺找來，叫他給辦，連喪事槓房，都給辦了。」吳正名一聽，沒有辦法，只得把二舅爺又找了來，二舅爺把歸氏從缸裏抱出，放在地上，上面蓋上了席，他說：「不要緊，她這歸爲自殺，自殺的人自己都有罪，跟您沒關係。」吳正名道：「怕她娘家來打官司。」二舅爺道：「鄉下人不懂得什麼，也許就算了，打官司也沒什麼，誰叫她自殺的？」吳姑娘又壯了壯膽子，說道：「抵償我抵，我跟了她去！」劉好德一聽，這丫頭明知抵不了，所以才說這話，我得吓一吓她，想罷，他走了出來道：「您可別說這話，您要說了，她就許拉替身。」

吳姑娘一聽，果然吓得直發抖，她道：「我跟她去怎麼配呀！」她趕緊跑到屋裏叫道：「媽，算命的不是說我能夠活到七十多歲嗎？」吳大媽道：「不怕她，咱們求老仙多念念咒就成。」吳正名還是談善後問題，他道：「聽說小實報不是捨棺材嗎？」二舅爺道：「人家捨給那沒錢的主兒，您襯一所兒房子，你還要施捨的棺材，那不成，人家不幹哪！您良心上也得過得去，您這份棺材錢省不下，告訴您說吧，您得買一個，至不濟也得是那麼一回事的，這不是爲死人，這是給活人看的，要不然人家指指道：您受不了。」他極力主張買棺材，因爲他這裏也可以賺筆錢，吳正名道：「那得多少錢？」二舅爺道：「那不一定，三百五百也是它，百兒八十的也是它，這沒有準稿子，棺材鋪的價錢，沒法兒劃一。反正我給您划着去，又叫好又省錢才成。」吳正名道：「至多別過五十塊錢。」二舅爺道：「好吧。五十塊錢您說值什麼？兩袋洋麵都買不了。吳正名道：「我想棺材來了，先抬出去埋。」二舅爺道：「那不成，麻煩着哪，連報案帶領執照，親友您不請，媳婦娘家您得告訴一個話兒。我先去報案，把媒人許先生找回來，叫他通知她娘家一個話兒，我順便去看棺材，找和尚不必搭棚了。」吳正名道：「還給她

念經嗎？」二舅爺道：「這就是那麼一回事，找幾個來，敲敲打打，就是那麼一回事，要不然她娘家不答應。回頭找幾個來，不夠數我湊一個。」吳正名道：「怎麼您也能來這個？」二舅爺拍拍腦袋道：「喝，告訴您，我雖然不是和尚，可是我沒短走佛事，和尚不夠就把我找了去，也搭着這年頭兒方便，禿子當和尚，將就材料。」吳正名道：「念經呢？」二舅爺道：「馬馬虎虎反正迷啦迷啦，誰聽得懂呀？好啦，我就去啦，先支給我兩塊錢車錢。」吳正名便給了他兩塊錢。二舅爺走了。一會兒許達仁走進來，他聽了二舅爺的報告，特告了一天假，跑了回來，他一邊走着，一邊叫提着心，彷彿有什麼大禍降臨似的。他回到家裏，吳正名夫婦帶女兒，因為怕許達仁和他們不答應，所以預定好了，先把許達仁拍下去，他們又都知道許達仁夫婦是老實膽小的人。所以許達仁剛一進門，吳大媽就先嚷起來，吳姑娘也幫腔，他們說：「啊，娶個媳婦是短命鬼，這也是該她的怎麼着？進了門來，什麼也沒幹，好模當樣的就扎水缸，誰家興的呀？我們吳家門招着她們沒有？這連娶帶發送，得多少錢哪！我們有這富裕錢是怎麼着？錢不錢還在其次，這懨了我們的房，我們找誰去說去呀？過了門來，飯也不叫她作，衣裳也不

讓她補，一天就洗點兒衣服，兩個飽一個倒，還要怎麼着呀？就差婆婆伺候她了，臨完了她倒不願活着了，不願意活着回她娘家去死去，這是那兒有的事呀！許達仁一聽，真是萬分的抱歉，恨不能以身殉了，才覺得住吳家，可是又一想，自己死了，於他們也沒什麼利益，得啦便再三說好話，反倒央求吳家別告他們。劉好德一聽，心裏說：「這小子，窩囊廢！這還不跟他們瞪眼，姑娘娶過門沒幾天，那麼捧的身子股兒，叫她搓磨得成了什麼樣？告他，虐待！」劉好德在屋裏替許達仁使勁，許達仁却不作臉，直說好的，他說：「給她娘家送個信，連來人都不必來了，人家還要告呢。我這就去。」說着他走了，劉好德一聽，心說：「這小子好軟蛋，我要是媒人，先訛他一筆錢再說。衝這一下我得給他們說個媳婦。」這是劉好德打着算盤不提，再說二舅爺，出去之後，警察得了報告，便到吳家來，一個警察看着屍首，一個警察把吳正名帶到區裏回話，這裏立刻報告局裏，由法院派人來驗屍。自警察一來，附近鄰居，便全都知道了，一個傳兩個，兩個傳十個，一會兒的工夫，攜男帶女，扶老抱幼，全來看驗屍的，大家都站在門口兒往院裏望，什麼也望不見，大家接頭換耳。和娶歸氏那天下轎的情形差不多，可是空氣

不大一樣了，雖然門前也是遍熱鬧，但是熱鬧之中，總帶着悽慘的樣子。孩子們是爭前搶後，可是被大人嚇得也跑到一邊兒去了。大禿禿還是那麼活躍，許虎子却早蒙在被子低下，連許大奶奶都沒敢出門，午飯也不作了，在屋都起毛咕。下午，法院驗屍的來了，門口兒的人越發多了，許多作小買賣的全都跑來，臨時作起買賣，頗像個市場的樣子。一會兒，新聞記者也來了，進了裏面，一邊調查，一邊照像。外邊的人都擠不動了。第二天，就登在報上，還帶像片兒，大字標題：『少婦跳水缸自殺。』裏面說：『草場大院甲四號，住戶吳正名，北京人，妻金氏，生一子一女，家道小康，經媒人許達仁說，安安定門外小王莊歸姓女爲媳，歸氏美貌多姿，多愁善感，因見女婿不解風情，不能時常回家，閨闈不覺冷落，心中悵鬱，日久乃身體軟弱，後因纏綿日久，又兼丈夫難以如意，一時心窄，遂於昨日晨二時三十五分，掙扎起來，至廚房，立於水缸邊旁，見水中映出己之弱影，不免嘆息數聲，珠淚滾下，當時躍入水缸，忽覺驚悶難過，欲出缸外已下不可能，雙足連登數下，便一縷芳魂，飄上西天之路。聞附近鄰居，莫不表示惋惜，吳氏亦頗爲感傷云云。』報上的話，暫且不提，以後也不提了，還是提吳家吧。法院驗完了屍，

委係自投水缸被淹而死。有了法院驗訖，立刻抬了棺材裝殮起來，就停在院裏，也不搭棚，明天領下執照，後天就接三出殯。諸親老友，一概不驚動。二舅爺請了陰陽，在廚房念了半天咒，扔了許多黑豆，據說可以避邪，開了殃榜，說明天正午出殃，殃奔東南，吳正名把廚房改了堆房，水缸作了煤缸，正名也不正名了。第一省得上廚房老駭怕，第二是廚房搬到上屋，可以省一個爐子。當天晚上，二舅爺又找來一個看街的，兩個人輪流的看着靈。夜裏各屋裏街坊，都聽着有動行，彷彿水缸裏的水嘩嘩的響。誰也沒睡好，好在院子裏還有兩個活人，死人才一個，這就差多了，顏如玉也還膽子大，看驗屍的，敢則到夜裏一閉眼，歸氏就站在她的眼前似的，她嚇了一身汗，也不敢睡了，把電燈拈着醒着，顏子厚也駭怕，他說：「明天把張大哥找來，跟咱們作伴吧，要不然，簡直睡不好。」顏老太太和顏如玉也贊成，叫他第二天把張大哥找來，夜裏作伴，白天還可以跑跑道兒什麼的。第二天一清早，有人哭着就進來了，大家接窗一看，是歸氏的娘家媽，歸老太太也是一個沒有常識的一個老實鄉婦，由家裏走了來的。進門就哭，本來挺壯的女兒，竟會短命死了，怎不傷心呢。哭了會子，還是二舅爺告訴吳大媽，出來

給勸進屋去。雙方見面，各無言語，一說準抬起來，吳姑娘還替自家辯白，人家歸老太太，倒想了，反正人也死了，說什麼也沒用了，除了傷心，沒有別的話，她由家帶來的紙，在棺材前燒了，叫女兒到陰間化去。吳正名沒什麼可談，根本他看不起的鄉下老婆娘。他坐在一旁，想起昨夜裏各屋裏電燈的事，他總是屋裏看是整夜開着電燈，那一月得多少錢電費呀！還不能不說一說，得用多少電，大家担負，不能按老規矩一日一塊錢了。他到各屋裏去了。歸老太太，坐了一會兒，便到許達仁屋裏去坐。許達仁早就囑咐好了許大奶奶了，說媳婦娘家若來什麼人，就說她得了病，老不好，別說虐待。歸氏來到南屋，二舅和看街的全到澡堂子睡覺去了。正午出殃，東屋和南屋都關閉了門，西屋也不叫孩子出去，怕叫殃打了。大禿子直問殃什麼樣兒。劉好德說：「一股白氣，人眼看不見。」大禿子不明白人的氣怎麼會出來呢，它不會不出來，一人不是老不死了嗎？到了下午，門外又集了不少人，都向裏邊望，望了半天，也沒望出什麼來，才又轉身回去。顏子厚把張夥計找來，張夥計當然願意，這簡直求之不得呢。他道：「這有什麼？這院子人都走，就剩我一個人，我也不駭怕。」顏子厚道：「還是大哥。常在外邊闖，膽

子大得多。」張夥計道：「那在外邊，什麼沒有見過呀？踩着死屍走。」她越說越兇，且往後便找那解氣的說，什麼大頭鬼，吊死鬼，形形色色，說得顏如玉道：「別說啦，怪駭怕的。」張夥計得意道：「這白天還駭怕。要是夜裏怎麼辦呢？」顏如玉道：「夜裏誰要叫我駭怕，我可不答應誰。」他們談着天，歸老太太住在南屋，因為吳家沒有地方，也不喜歡她在那裏住。吳正名的兒子也沒叫他回來，怕是中了邪魔，魂靈走不出去。吃完晚飯，老遠還傳來瘋婦唱小曲的聲音。漸漸就沉默了，漸漸黑暗撲上來，漸漸星星露了光，漸漸人聲寂得一點也聽不見了。看街的和二舅爺臨時在吳家廚房搭了個鋪，水缸的水早掏出來拋了。水缸放在院子裏，裝滿了煤球。二舅爺不時的出來，在院子裏繞個彎兒，咳嗽了兩聲，把烟袋在台階上磕了磕，吹了吹，又點起一袋，一邊抽着一邊說：「天陰上來了，明天要變天。」看街的道：「二爺，您先睡來吧！」二舅爺道：「不怕，我在澡堂裏睡了一大覺，不困呢。」看街道：「可是明天您還得累一天呢。」二舅爺道：「好，我先睡一會兒去。」二舅爺睡去了。到了夜裏，分外的靜，劉好德把孩子都打發躺下，大禿直問：「爸，怎不燒燒活呀？」劉好德道：「他們不燒，他們缺德。」大禿子

道：「他們怎麼缺德呀？」劉好德道：「別瞎問了，睡吧？」大禿子直納悶，睡去了。南屋許達仁夫婦和歸老太太，在炕上也談着天，歸老太太那裏談得下去？直唉聲嘆氣，許達仁倒是再三的勸，他們小聲的說，怕叫街坊聽見。上屋吳正名夫婦，帶着女兒，兒子也回來了，四人各全無話可說，各人有各人的心事，在兒子以爲挺好的媳婦。就這樣犧牲了，還都是媽媽不好，可是他說不出來。這院子就火熾了張夥計，他高興極了，和顏子厚說開了。顏子厚總是有點害怕。說到半夜，顏老太太和顏如玉也睡去了，張夥計立刻就沒了精神，他和顏子厚也到屋裏睡去。顏子厚睡不着。他恨不能叫張夥計老同他說才合適，張夥計他吃得飽睡得着。『一會兒呼呼的打起鼾聲。彷彿喊嗓子那兒有個汽水瓶的球兒在堵着。院子裏真靜靜得廚房上沸着熱水壺的聲音，在早殺的響，都聽得見，二舅爺和看街的在廚房，一邊抽着旱烟，一邊談着天，看街的說：『真是，年輕的自殺因什麼呢？』二舅爺道：『喝，這年頭兒自殺的太多了，以前要是那兒出了一檔子橫事，不用登報，就能夠轉動九城，京西海甸有個跳河的，現在還留下小曲兒，現在這年月，拿自殺不當回事，報上每天都得登着有幾個自殺的。閻王爺也奇怪，

這兒也收留，」看街的道：「不見得，這不多這麼死的，魂靈鬼不散。跳河的總拉替身，前些日子報上不是說什刹海還有拉替身的嗎！」二舅爺聽了，打了一個寒戰，他道：「咱們還是別聊這個了。你看那個黑的是什麼，好像直動彈。」看街的道：「什麼也沒有，二舅爺的眼花了？」二舅爺擦了擦眼睛道：「這兩天直上火，起吃糗糊。你聽，這是什麼響？」看街的聽了聽道：「沒有什麼響。」二舅爺道：「我聽着彷彿有人在院裏挖道兒似的。這兩天火真不小，耳朵也有點聾。」正說着，就聽外邊有一種鬼叫似的聲音，把他們都吓了一跳，二舅爺直哆嗦，說道：「呀，你去看去，到院子裏看看！」他不敢出去，看街的剛要出來，二舅爺又覺得在屋裏一個人害怕，他道：「我跟你一塊兒去。」說着，他同看街的走出來，使勁咳嗽了一聲，咳嗽的自己都有點頭髮根兒發麻。來到院中一聽，聲音出自南屋，跟着許大奶奶叫許達仁：「我說咳，你醒醒，作夢哪？」許達仁的聲音停止了。我們才知道許達仁是夢嚙。這聲音東屋顏子厚都聽見了，他聽得直往被窩裏鑽。鑽到被子裏，還叫張大哥。張大哥不打呼了，又把吧嗒嘴，彷彿像吃什麼似的。一會兒，又說開了夢話，他說：「我沒有，饒了我吧，我不去……」他夢把那天

區裏的事又帶到夢裏，可是顏子厚聽着，却特別森然淒然，他連頭髮根兒都冷起來，出了一身冷汗，在被子裏發抖，他覺得有人走進門來，又覺得走到自己的床邊，又覺得要掀開自己的被子，又覺得伸進一隻毛手來，他覺得不由大喊了起來，把張夥計和顏氏母女都喊醒了。這一個院子裏，真叫熱鬧，這個屋裏嚷完了，那個屋子裏嚷。張夥計下了床，便掀顏子厚的被子，顏子厚更吓得大叫，嚷道：「別來別來，沒有我！」張夥計把被子掀開道：「老二怎麼啦，是我！」顏子厚這時才聽出張大哥的聲音，半天還不敢睜眼，等到顏老太太過來一叫他，他才敢睜開眼睛，一看果然是張夥計和老太太，站在自己床邊，他這才放了心，可是心裏還直跳。張夥計道：「怎麼一回事？作夢那吧？」顏子厚道：「可不是。」顏老太太道：「有張大哥在旁邊還怕什麼的？睡吧！你不喝點水！」顏子厚道：「不喝，您睡去吧！」顏老太太遂又走回自己屋中。這時張夥計打了一個哈欠，他道：「我不睡了，等到天亮再睡吧。」顏子厚道：「剛才你又打呼又說夢話，你作什麼夢呢？」張夥計道：「我不知道，我就覺得睡得挺沉，」說着又打了一個哈欠，問道：「什麼時候了？」顏子厚道：「外頭屋有鐘。」張夥計來到外屋，拈起燈來，

看了看鐘，問道：「你們這是新鐘老鐘？」顏子厚道：「新鐘。」張夥計道：「現在才新鐘兩點，天亮早着呢。」說着又走進裏屋道：「哎呀，外屋真涼。」說着又鑽到被子裏。顏子厚道：「我說，我要解個手兒，你跟我去一趟。」張夥計道：「解手也要跟着？」顏子厚道：「得啦，跟我去一趟。」張夥計道：「走，在那兒？」顏子厚道：「女廁所得過那廚房，男廁所在門外大院呢。」張夥計道：「還得出大門走，穿上大棉襖。」說着和顏子厚都爬了起來，穿上大棉襖，顏老太道：「你們上那兒呀？」張夥計道：「到大院，跟二兄弟解手去。」說着便往外走。顏子厚道：「別忙，等我一等。」說着跟了出來，走到院子裏，他不敢抬頭，怕看見棺材，棺材裏頭就躺着死屍呢。那死屍聽着自己走出來。也許跟在後面，他拉住張夥計道：「咱們一塊兒走。」他閉着眼睛呢，他們剛要出門，就見從那邊繞過一個人來，把他們都吓了一跳，細一看，是二舅爺，問道：「上那兒去？」顏子厚道：「解手兒去。」說着，兩個人開了大門，又叫道：「二舅，您給聽點兒門吧！」二舅爺道：「沒有什麼。您走您的。」張夥計和顏子厚走出來，一直夠奔大院。在大坑旁邊，蹲着就拉，這時才想起忘了拿手紙。張夥計道：「我給您拿一趟去。」顏子厚道：「別

介。」他不敢叫張夥計離開他。張夥計道：「沒有手紙怎麼成呢？」顏子厚道：「你給我在那坑裏摸點爛紙也成。」張夥計道：「好吧。」張夥計從那面繞下坑去，坑挺深。張夥計在底下給他摸爛紙，一摸摸了一手屎，他道：「嗚，好臭，沒摸着紙，倒摸了一手狗屎。」顏子厚在上面道：「不是狗屎，人屎。」他的意思是狗不會在這一兒拉屎的。張夥計先在土裏把手揉搓了半天，然後又找了葱皮子擦了擦，聞了聞，倒是沒有屎味了。可是葱味却也難聞。顏子厚在坑邊上蹲着，猛然看見老遠來了一個東西滾滾的來了，不高，也就有二尺多高，走着一點聲音也沒有，黑乎乎的，他扎眨眼睛，仔細來看，仍是看着它向自己走來，他吓得直哆嗦，那東西越來越近，他往後一退，忘記了是蹲在坑邊的。一退就覺腳底下一軟，整個兒掉在坑裏了。張夥計正在坑底下找紙，顏子厚下來，正騎在他的脖子上，弄了他一脖子屎。他道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顏子厚道：「別嚷，上面有個黑團團，也不是什麼找我來了，我一駭怕，掉了下來。」張夥計道：「什麼黑團團？我先鬧了一脖子屎，咱們先回家說去。多憐呀，不知道身上還有沒有。本來我就找了一手了。」說着兩人爬上坑來，再一看時，原來是條狗，由老遠就聞見味兒了，

跑來趕頓食，不料把顏子厚吓在坑裏。張夥計道：「走吧，回去吧，真臭！」他們只得走了回來，先把暖壺打開，把熱水倒在盆裏，張夥計脫了衣服一看，衣服倒還沒有髒，他就洗開了脖子，那水由脖子直往嘴角上流。顏子厚又到一旁去擦屁股。弄得屋裏都怪臭的。好容易都洗完了，聞了聞，似乎還有點味兒，到明天再說吧，把水拋在院裏，仍舊躺到床上睡覺。他們這一通忙，回來的時候，竟忘了關街門，那條狗聞着味兒走進門來，這條野狗，大概是餓了幾天了。越聞臭味越濃，在院子裏，吃着地上剛拋的水。大家睡在屋裏的，一聽院子裏彷彿有人吃什麼，就像歸氏吃窩頭似的，大家吓得都變了顏色。張夥計躺下，頭向裏睡着，似睡不睡的樣子，猛覺得有個舌頭舐着自己的脖子，這一下，把他吓得竄起來。大嚷起來道：「誰呀！這一嗓子把全院都嚷醒了。顏子厚也起來了，問道：『怎麼一回事？』張夥計道：『誰掐我的脖子來着？』這時狗早就跑出去了，顏子厚一聽，又吓得哆嗦。張夥計爬起來，他覺得不能睡了，再睡真許被掐死。他繼續嚷道：『這是誰呀？掐我的脖子，我招着誰惹着誰了？我可不虧心，我心明眼亮不怕這個，幹麼呀？』他跑到院子裏一嚷，彷彿衝棺材說，又彷彿棺材裏的死人聽着他。他把全

院都喚醒，各自嘍咕起來。他爲是把全院喚醒，他才不害怕，二舅爺出來了，問道：「怎麼一回事？」張夥計道：「我睡的好好，剛要睡着，就覺得脖子有人摸，先是挺熱火的，越摸越涼，還有濕氣，我翻身一看，一個人也沒有，媽的要掐我是怎麼着？誰該你的你找誰去，找我幹麼？我惹着你礙着你了？有什麼冤曲就說話，拉替身也不要緊，找我沒用。」他這一嚇，不要緊，許大奶奶神經一受刺激，當時昏亂起來，神經系不受統制了，把腦子裏新裝的東西，自由的往外擠，也有從前聽說的，也有心裏曾經想過的，也有看見過的，從那腦子的各角落裏，把向不回憶的話題，都說了出來，於是大家又嚷道：「許大奶奶又撞客了。」許大奶奶坐在坑上又笑又鬧，她也嚷：「我可委曲死了哇！我是大廟不收小廟不留呀！你們害苦了我呀。」說得大家毛髮悚，連張夥計都有點毛咕了。顏如玉道：「張大哥快給治治吧，簡直聽着怪害怕的。」張夥計一聽，勇氣突增，來到南屋，叫開了門，許達仁還沒有辦法，他怕吓着了孩子，趕快把他治回去，張夥計進來，許大奶奶還直哭鬧：「你們大夥兒欺侮我呀，我非得告你不可，到陰間告你們去。」張夥計過來一掐許大奶奶的腋下，許大奶奶急得一疼，神經便復了元，打了一個

哈欠，一聲不語了，許達仁問她怎麼一回事，她說什麼也不知道。大家又都說張夥計能治鬼，張夥計又得意了，走了出來，指着棺材，表示他的膽子大，他道：「好好的到西天去，別在這兒鬧，有什麼話不會跟閻王說去？誰是你的仇人你找誰去，別這麼胡來。你要是進不去鬼門關，大家給你燒點紙，就成了。」他洋洋得意的說着，大家聽着都爲之膽戰心驚。顏如玉叫道：「大哥，您別說了！」張夥計道：「怕什麼不要緊，有我呢。」說着，便往屋裏走，二舅爺都說：「您的膽子可真夠大的。」張夥計一拍胸膛道：「咱們什麼沒見過？」他剛說完了話，忽別眼睛一花，彷彿棺材前面站着一個人，他眨了眨眼睛，越看還是越真似的，他轉身便走，不料棺材底下的板凳腿兒絆了一個跟頭，吓得他爬進了東屋。大家吓得也怔了，問道：「怎麼了？」張夥計半天說出一句話來：「明天給她燒點紙吧！」這時，歸老太太一陣委曲悲從中來，失聲痛哭，這院裏，真夠熱鬧的，這一夜誰也沒有好好睡。只有大禿子和二禿子睡得真香，什麼也不知道，這兩個孩子跟他爸爸差不多，躺下就睡着，打都打不醒，所以他媽時常在他們睡着的時候給他們薙頭。可是一到天亮，這兩個孩子准醒，醒了之後，就不閉着，在被窩裏就打起

來。這時槓房來了。還來了五個和尚。連念經帶送殯。以外二舅爺還約了一樁子文場，全都來到。大家一夜沒睡，跟着便起來，抬槓香尺一敲，裏外一吹打，立刻也招來不少觀衆，吳正名看着真心煩，心疼錢又出去不少。別看現在的錢不值錢，可是一塊到底是一塊，這一通事，得多少個一塊呢？吳正名的兒子倒真哭一氣，在棺材頭裏走着，究竟夫妻感情，非同平常。二舅爺也跟着送到坟地。歸老太太也送到坟地裏，看着下葬才回來。院子少了一口棺材，彷彿顯得特別空似的，吳家少了一口人，彷彿特別寂寞似的。看街的給收拾院子，一直到下午，送殯的都回來了，張羅吃飯。吳氏母女做飯，這時感到沒有歸氏，有點累得慌。吳正名也想到家裏沒有人不成，一來是子嗣問題；二來兒子死了媳婦，當然很傷心，爲安慰他，也得給他說媳婦，三來是靜貞母女，也累不了。於是他便託人說合。這回誰也不管了，誰也不給了，吳正名很着急，心想再有媳婦，真得好好待她，別拿牲口待她了，人道還在其次，這死一通就不少錢，誰受得了哇。這時劉好德給說了一個人家，是東便門外頭的，在二閘那地方。姑娘也挺能幹，身子股兒也不錯，沒什麼挑憾，就是一樣姑娘小時候摔個跟頭，把『喜』摔沒了。沒有喜是不是摔

的，那就心裏分了，反正就得說是捧的，這麼說着好聽，如果講正名的話，那就沒法說了。吳正名這時也無法正名，有媳婦就得念彌陀佛。他答應了，說馬上就娶。劉好德說：「下月吧，跟顏家一天兒，東屋聘姑娘，你家娶媳婦，一出進，咱們院兒裏不缺人。挺好！」劉好德辦什麼事，都講究脆快。各屋裏一忙着辦喜事，把歸氏這個確兒全忘了。可是許達仁有點沉不住氣了，他自歸氏娶過門一不得人心，他就準備着道歉。這次歸氏一自殺，叫人家花了不少錢，他更不安了，時常的自動給人家增加房錢，可是自己又的確拿不出來，愁思了許多日子，也是沒有辦法。洋麵到三十塊錢一袋子了。怎麼辦呢？來輛三輪車，可是怎麼上班呢？這個月局裏告了四五回假了，科長都說了話，其實科員整天不在班上，早退遲到，那也成了。事情越小，應酬越多，這月份子就出了四個，一個份子至不濟也得兩塊錢，這還顯得挺窮，可是這已經八塊錢了，科長得少爺，局長搬家，都得應酬。這個月薪水拿下來，並沒有多少錢，而同人還要來聚餐會，每人拿五塊錢，不隨着就透着不合羣兒，可是人家拿五塊錢不當回事，自己拿五塊錢，就能過半個月。一說作事，第一先得應付環境，第二才能談到本事。自己若不是熬得這三四

十年的工夫早就被裁下來了，這總是上天有眼，該着自己有這頓飯吃。人家當局長科員的，都是運氣，自己運氣不成，不能跟人家爭。他這天上了班，心裏彷彿老有事似的總不安寧，本來人家就常拿他打趣，這一來，人家跟他說什麼他都聽不見，人家越發拿他開玩笑了。他們這一班同事，人物真相複雜，有個油頭粉面的專好研究戲劇，人家有會什麼紀念會唱義務戲什麼的他都參加。有個滑頭滑腦的油子，抓大頭他永遠佔自吃才幹。有個大學未畢業的而作官癮大，恨不能把徽章戴在腦門子上，說話也是官僚習氣。有個並不漂亮而自己以為「夠味」的，專門在女職員面前來回幌，或者拿老實的同事如許達仁之類的打打哈哈，以博女職員的一樂，而透着他俏皮。有個脾氣非常狗食，昨天打牌輸了幾塊錢，今天和聽差的發脾氣。這些人物都有外號，那油頭粉面的叫「電燈」，滑頭滑腦的叫「白吃猴」，那個有官僚習氣的外號叫「徽章」，那個好發脾氣的外號叫「氣筒子」。許達仁外號很多，他的外號是按照氣候來叫的，像現在這個天氣，大家都一致的叫他「白薯」。那叫徽章的說話最苦薄，其實他昨天晚上買五個燒餅當了一頓飯，他却說吃了翅子席，而且他還要拿別

人家俏皮，他說：『白薯今天來得晚了。』許達仁道：『昨天家裏有點事。』他承認他是白薯。他的資格經驗都比徽章高，地位也相等，但是他就不敢惹徽章，他總覺得徽章的姊姊是局長，長的姨太太，徽章嘲笑他道：『白薯向來沒有遲到過，拿事情總當墳地看，看了三十多年了，連科員還熬不上。』許達仁道：『我沒有那福氣，留着科員都是給造化人幹的，我只好幹這個，真要給我科員作，我還鬧得慌呢。哈哈。』他自己先嘲笑自己，那意思好像犧牲『小我』同情別人，這樣至少可以攔住一些俏皮話，即或攔不住，那俏皮話也失去了俏皮的意味了。許達仁的人生經驗，真是到了爐火純青的時候，這也是中國人的國民性，白吃猴說道：『聽說你的院裏有個小娘兒們扎下缸了？不是你們娘兒們呀？』許達仁道：『我那老婆沒有那麼年輕。』白吃猴道：『因為什麼？報上登着說挺漂亮的。怎麼樣，跟你有一腿？』許達仁道：『別瞎說了。』氣筒子道：『他媽昨天打牌真氣死了，我停了三六萬的平胡門兒清，媽的，上家截我，這一下就背下去，一直打了八圈，才胡了兩把，媽的這氣人。』大家一見他講起牌經，便全離開了他，回到桌上辦公。氣筒子失去了說話的對象，越發生氣，他非要發洩他這一肚

子牢騷不可，大家不願意聽牢騷，尤其不願意聽他一句一個他媽的，氣筒子硬駁了話不說，好像於衛生有礙，他遂找許達仁來說，許達仁根本不懂牌經，可是人家跟自家說話，又不能不敷衍，於是他更說上沒完了，許達仁也記不清是那夥兒跟着那夥兒，馬馬虎虎答應，氣筒子說到半截，還要發問，許達仁也不知從那裏來這麼一句，說道：「老許你說這時候我應當打那張牌，」許達仁也不知打那張牌，以前的話，就沒聽見，可是說沒聽見，也是失禮的事，他裝假思索的樣子道，「打二條吧！」氣筒子道：「你真白薯，這時都有打二條的，打二條就叫下家胡了，這時應當打么萬打么萬可是平胡斷么不是嗎？」許達仁一聽倒是還有個二條，沒白說，他有點得意，彷彿聽懂了他的話似的。氣筒子道：「我又抓了一張牌來，你猜這張是什麼？」許達仁道：「七筒。」他也不知怎麼腦筋一轉，想起個七筒來，內七筒和氣筒音同，犯了聖諱，氣筒子道：「你山藥七筒好？」大家一聽，全都笑了，許達仁也笑了。那電燈談開了交女朋友，他一談交女朋友，徽章便和他抬槓，徽章正拿一本，處世奇術在看，徽章永遠不知道靠大當作事，他總想來個手腕，一步登天，所以他喜歡看這種書。白吃最反對看這種書，白吃有

點崇拜中國聖人，不崇拜洋聖人，他說：「處世奇術，賭癮，聖人說處世無奇但率真，只要率真，別的都沒用。也不是那位聖人說的。」電燈說道：「像你這樣還真率，抓大頭永遠白吃才成。」白吃道：「這就叫率真，我絕不屈心說話，我打牌輸了五塊錢，我絕不說輸七八十。我說白吃就白吃，絕不假意掏錢。」電燈道：「你也就是吃上率真的。別的你試試。有個公事人家跟你打聽怎麼樣，你一樣滿心昧己，不輸實話。這年頭兒，自己有利利益的事都率真，對於別人利益的事，就不率真了。」徽章說道：「但是這年頭兒，也不能率真，你不使手段不成。」徽章是贊成使手段，所以他最愛使手段，但是他使手段却還告訴人，表示他的手段不錯。比方抓大頭的時候，如果女職員抓了大頭，他必定替女職員墊出錢來，然後他又告訴人：「這就是手段。」他的手段大抵是如此。他見了別人，客氣了一番，故意叫人看出他的客氣是假的，表示他會使手段，人家背地裏說他：「徽章那個人，可真厲害呀，簡直笑面虎，心裏壞透了。」於是他就高興起來。他情願人說他是「虛偽」，「厲害」，而表示他老於世故，手段高妙似的。其實他不知道，叫人看出來厲害，看出來是手段，那才是道地的大傻瓜。但是許多人都往這條

上走，以爲在現在的社會上，非這樣不可，你也這樣，他也這樣，我也這樣，大家都這樣，都彼此知道是假的，而彼此又都這樣作。就以徽章這樣淺薄來說，大家也很恭維，他會使手段，而他也越假模假式起來，環境硬把一個人失去了人性。這還是科學的知識知道的太少的緣故。人生觀最複雜的莫過於機關裏的辦公室。許達仁在這一羣裏，他簡直沒有個性了，他對於任何意見，任何態度都表示贊許表示同情，而心裏都覺得和自己不大對。他又說上自己到底是怎麼一個主意。每天他來辦公，彷彿心裏有個「一定之規」，但是他每天他抓那樣兒都得琢磨半天。按着他這樣每天琢磨一看，一定有什麼新收穫或是新發明，但是他辦出來的公事，仍然是三十年前的老套兒。遇見一個新來的人，知道他經驗了，向他打聽，他也覺得自己把公事都吃在肚子裏。真是「了不的」的人物，可是真叫他說出點兒什麼真格的來，他又一點也沒有。他在社會上活着，就混得是一個「資格老」而已，所謂資格，就是年限，中國社會上的有名人物，差不多都是光陰的鍋裏熬出來似的。而許達仁還連這點牛氣都沒有，他覺得越老越不濟。他敷衍他們，他敷衍公事，他也敷衍自己。中國社會，專門把一般青

年往他這樣的模型上造，造得人人都沒有朝氣，都沒有火候，又瞧不起人，又瞧不起自己。這裏也有幾個女職員，這女職員們，也每天來辦公，辦了一天，連自己也不知辦的是什麼，她們就比許達仁多着一點活氣兒而已。看她們外表，是比男人活動的多，她們常聚在一起，談談電影，打打毛衣，講講衣服樣子；說說跳舞姿式，一天也不閑着，也看不到她們安靜的時候，可是她們的心裏，就和蓬草了一樣擁塞着。她們把她們的生活作成機械化，有的也談談戀愛，看看男朋友了。但那也是機械的。在一個偶然的機會，她們也許談到一點國際間的情勢，——一百天裏未必有這麼一天——或者也顯着激昂的樣子，可是一會兒便過去了，有時連激昂的樣子都沒有的，好像洋麵賣一百塊錢一袋子，都和她們沒關係似的。她們也時常拿許達仁開玩笑，許達仁對於她們這羣毛丫頭並沒看的起，可是他準知道她們是天之驕子，得罪不得，楞得罪君子，不得罪小人，女子跟小人是並列的，這是聖人的主意，按邏輯的三段論法來說，所以他不得罪女人。這個有件公事不願作了，找許達仁來道：「勞您駕，您把這個給寫下得了。」那個有電話來約，把沒辦完的公事交給許達仁道：「許先生，您多累了，把

這個寫完了得了，就差一點了。」許達仁每天就是這公事都要接到很多。合着他們這一科裏，就是許達仁一個人辦公，而許達仁辦的公事，也是馬馬虎虎，一年三百六十日，老是這樣。中國的官場，就是這麼，每天看見許多夾着皮包出入機關衙門，問真了，什麼事也沒辦。他們不是給老百姓作事，而好像老百姓應當養活這一羣人似的。許達仁在班上愁着家務。恐怕家裏生活發生問題；他在家裏，老愁着班上，恐怕班上發生動搖。在班上怕得罪同事的，在家裏怕得罪街坊。有時他夜裏躺在床上，忽然想起：『得罪就得罪了，至大不是飯碗掉了嗎？我許達仁怎麼不能找飯吃呢？一輛三輪車，總比在班上還掙的多，而且不受氣。』他忽然覺得有這麼一個仗恃，膽量略略的增了一些。他想別再這麼老實窩囊肺了。儒夫都應有立志。爲什麼老叫人這麼瞧不起呢？叫一些毛丫頭們耍着玩呢？他想得很好，第二天一起來，便不是那麼一回事了。這天他到班上去，因爲鬧肚子，沒在班上，可巧這時候科長找他，別人平時都免不了求他幫忙的，但到了這時候，誰也不替他說話，硬說他還沒來。科長一聽，不免大怒。過了一會兒，許達仁從廁所到辦公室裏，還是聽差的告訴他，科長請許達仁連忙去了。科長道：

「你爲什麼來得這麼晚，好幾次我都見你不在班上？」許達仁道：「我鬧肚子，到廁所去了。」科長道：「胡說，你還以爲我是一兩句假話，就暫哄過去了嗎？」他以爲許達仁說了實話倒好了，這一不說實話，似有意欺騙他似的，其實許達仁却是說的實話呀；科長又申斥了他一頓，科長比他年輕十歲的樣子，而作事的經驗，遠不及他，他受了這窩囊氣，真是又委曲又不平。可是他只得忍耐着，飯碗握在人家手裏，不能低下一頭，科長訓了一頓，叫他去了。他垂頭喪氣的回到班上。這時大家都在聽消息，平時以爲誰要叫科長請一回，都是榮耀的事，至少得跟科長接近一回，尤其，那外號叫徽章的，最注意這個。許達仁走回班來，徽章先問他：「科長找你什麼事？」許達仁不高興的樣子道：「我鬧肚子到廁所去了，這麼工夫他找我，硬說我來晚了，還不准我分辯。我多倒霉呀！大家一聽，全笑了起來，徽章也得意了，他道：『我以爲科長找你是給你加薪呢，』許達仁道：『給我加薪怎麼配呀！人家倒許都有，到我這裏就吹了。』徽章道：『要求他加薪你同別人不一樣，你是老資格了，老資格如果不加薪，那末必不像話，你就上呈文，要求加薪，沒錯兒，我給你擬。你就衝着方才這一手，自己倒要拿

他一手兒，看他怎麼樣？」那外號叫白吃也道：「對，我說，你別看你叫白薯，這科裏沒有你還不成呢。科長一定不放鬆你，你越軟，他越欺侮你，你給他一個硬手兒就是，此處不養爺，還有養爺處，你跟他一擺譜兒，他非給你加薪不可。現在連局長都知道你是有把傢伙，你自己不能做倒了行市幹！」氣筒子也說：「真的，這話一點兒也不假，這也是白薯脾氣太好，要是給我這個脾氣，早他媽不幹了，願騎三輪車也不受這個氣！是不是，徽章？」徽章道：「可不是我向來不說假話，真得給他一手兒看，你當科長你有什麼本事？那樣不是老許幹的？」大家你一句我一句，這個叫着架秧子，起哄，許達仁雖然練得已經沒有火氣，可是禁不住大家把他往上架，這一來，許達仁真有點不知吃幾碗乾飯的了，他心裏打上主意，真不能再受這個氣了。得幹一傢伙，這不但給科長看，並且也給同仁們看看，要不然他們太瞧不起我了。許達仁想着碴兒，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，他也不知聽誰的好了。電燈也說：「說真格的，咱們這科就幹的是老許一個人，沒有他，這科全完。老許倒要硬一下，叫局長知道，還許加升一級，要不然白受氣，局長一點也不知道。薛仁貴不就是這樣嗎？他要不是救駕遇見皇上，他得受一輩

子。」電燈的戲典來得挺快。許達仁一聽，越想越有理，大家都這樣看得重自己，自己反而看不重自己了，未免太叫人瞧不起。對得要求加薪，可也別太硬了，把詞兒寫得柔和一點兒，就說自己怎麼苦，寫這苦勁兒，就得批准。大概不致於把我看成反動份子。他想了想，當真把公事先推在一邊，寫呈文要求加薪，叫大家看見也像那麼一回事呀。大家又在旁邊起哄，互相談論，可是就爲給許達仁聽的，他們說：『我要是老許，早就辭職啦，你看他挽留不挽留？並且像老許這樣資格本事，到那兒不歡迎呀！到那兒都比這兒強，你爲着的，這兒的事，簡直不能幹，我但分有老許這樣能耐，那麼有十分之一呢，我也早已到別處去了。這兒不成，賣盡了血心，沒人搭情，現在洋麵什麼行市，就掙這兩壺醋錢，這簡直是難人呢！也就老許這性情，能忍得住，換着誰誰也不能幹。說真了，老許的本事比我強的多，我又是剛進來的，可是我就比老許拿的多，說這樣我還不願意幹。對於老許，咱們真看着不平。』你一言我一語，許達仁越想自己越委曲。衝自己若干年的經驗，到那兒不能吃飯呀？報上時常有招考什麼的，他媽的真幹那個，不幹這個事。賣這麼多血心，還他媽掙這兩個錢，別人那個不兼着什麼差事？誰都

有個三分四分的事，就是自己，看坟似的守着這個事，媽的不幹啦？」許達仁大概是運氣來了。連脾氣都有點變了，把那呈文撕得粉碎，往紙簍一扔。白吃一見，不由說道：「我說白薯一點也不錯，真正是白薯，你看，他又不寫了。」許達仁道：「不寫？咱們不幹了。」說着把公事往旁邊一推，泡啦。大家鼓掌贊成道：「老許這回一定有了好事，要不然他不會這樣堅決。老許，你要是活動什麼事，得想着咱們一點兒。」許達仁道：「我一個小時的街坊，現在當了局長，我們從前最好了，他們家裏跟我們家裏也非常近。」大家道：「喝，既然有這麼好朋友？爲什麼還幹這個事呢？」許達仁道：「我就是不願找人家去，我這人脾氣彎扭，其實找他去，沒問題，還可以拉拔幾個朋友。」這麼老實人，也曾承認他脾氣彎扭起來。大家道：「還是嗒，爲什麼不找他去呢？要是我們早就去了。到底老許朋友多人家不自幹這麼多年，人家跟當局長的是朋友。有這朋友，還在這裏幹，太沒勁了。」許達仁也覺得沒有勁了，連他自己都相信他當真認識一個局長起來。他道：「媽的，不幹啦。」大家道：「老許，你可真得想着我們點兒。」許達仁道：「沒錯兒，希望我奔個好事由兒。大家都能有事，不過氣筒子得改一改脾氣，作大

官都得有涵養才能。」他還沒得了大官，他先教訓起人來，這要是當了首領？「一朝權在手，」還不「便把令來行」嗎？可見人的脾氣，也是隨着環境而改變，許達仁的老實膽小。是多年壓迫下來的呀！電燈也道：「給咱們一個小事兒作，錢不在多少，來個兼差就得。」白吃道：「你呀，你看你的臉全綠了，再一擦雪花膏，真跟東瓜霜差不多，你歇一歇心吧！」許達仁道：「電燈好好練習練習，他還成，他有個聰明勁兒。」許達仁的口氣立刻就大多了。其實他不知道大家是拿他開心呢。徽章是恨不能許達仁立刻辭職才合適，他是幸災樂禍的人，他願別人都辭職了，就他一人幹才好，可是他又幹不了。他道：「咱們今天晚上給老許餞行，一個人掏三塊錢，誰幹？」大家一聽，全都願意，白吃道：「我坐陪。」氣筒子道：「你呀？這回不掏三塊錢，沒有你。」白吃道：「喝，你太瞧不起我了，三塊錢嗎？沒關係，」徽章道：「這回爲老許餞行，他不好意思不拿的。大家還沒等人辭職，便給人餞行，這簡直是開玩笑。許達仁道：「那個實在不敢當。」大家道：「別客氣了，按說我們應當每人請你一回，可是那樣不熱鬧，再者說，你也等不了，今天大家先喝餞行酒，以後你到任，我們再賀你升官。」許達仁也推脫不了，

再推脫就顯得自己太戀棧了，那樣就叫人看不起。他答應了他們。到了下班，大家一同出去吃飯，來到飯館，找了一個單間，讓許達仁上坐，許達仁這時不知是快樂還是悲哀，他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，彷彿心裏很亂，這時人家跟他說話，他都不知道是什麼了。大家開懷暢飲，名兒是給許達仁餞行，其實和聚餐差不多。白吃也照拿三塊錢，可是他總覺比別人多吃一點也合算，雖然他跟別人拿的一樣多，而他要打出『白吃』的份兒來，許達仁有點醉了，本來他不會喝酒，大家勉強叫他喝，心裏再一有事，不覺就有點醉意，他道：『科長，媽的，我今天說我一頓，明天當面跟他說，爺爺不幹啦。』科裏沒有我老許，看他怎麼辦公事，他以為明天科長一聽他辭職，一定要挽留他，並且向他道歉。他這時闊言大論，不似以前的許達仁了，徽章道：『以前還沒有見過老許這樣，可見老許是有一把傢伙，什麼都藏着，藏好藏好的，一點不錯，』許達仁高興了，真以為自己藏着好似的，他道：『平常我就不願太露鋒芒，其實我什麼不懂呀？』大家道：『可不是，老許太經驗豐富了，像我們這樣，簡直是小孩子呀。』老許借得撒瘋，大罵科長，大家又都跟着起哄，許達仁真有點『一個人拜把子』，不知是老幾了。吃

完了飯，各回各家，許達仁回到家裏，跟許大奶奶說同事的請他吃飯，他沒敢提要辭職的事，他想等到自己別的事成功的時候，再告訴她。許大奶奶直問：「他們幹什麼請你吃飯呀！」許達仁道：「我要升了，升到科員，一日掙一百多塊錢呢。」許大奶奶一聽，歡喜非常，她道：「要是多掙的話，咱們得給人家漲兩塊錢房錢。」許達仁道：「你就不用管了。你一提這個，我心裏更透着亂。」許大奶奶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，既然不叫提，也就只好不提了。許達仁躺在床上，又琢磨起這件事來，他好像大禍臨身一樣，性命都有了危險，可是細細想起來，左右不過是職業問題，沒了職業自己怎樣也能找飯吃，至不濟來輛三輪車，學生還有騎三輪的呢，賣苦力氣掙錢，不算難看，總比當小職員受氣強的多。想到這裏，爲之坦然。東屋裏張夥計唱着老媽上京，越唱越高興，西屋劉好德也唱唱小調兒呢。院子在淒慘裏有熱鬧，許達仁又想：就是跟張夥計一樣，一個月也掙個一個倒兩個飽。像劉好德那樣，也能養活一家子，人家怎麼幹來着？自己就不能幹嗎！越想心裏越痛快，他又想：假如自己明天到班上，向科長一辭職，真能震動全局，我老許也該出這麼一回風頭。他越想越得意。到了第二天一醒來，滋味就

覺得不同了，他悔不該昨天聽了那一羣壞蛋的話，今天上班，若是不辭職，他們一定要嘲笑自己，罵自己，甚至於欺侮自己起來，這樣自己將永遠受氣了。可是辭職之後，自己又怎麼辦呢？一點轍也沒有呀，唉，爲人老實就要永遠老實到底，偶然一振作，馬上就出錯兒，倒不如永遠忍耐，永遠靠本份走就好了，這是許達仁的人生觀，這也是中國人的人生觀。許達仁坐在桌旁發怔，大家先還靜靜的望着他，後來見他並沒有辭職的表示，似乎有後悔的神氣，大家都不自然了。白吃先說：「媽的，我昨天花三塊錢請客才冤呢，太沒意思了，你說，我們請客是什麼意義？」他也不是問誰呢？可是許達仁聽着一句刺一下心，真是難過，多麼忍耐的人，到那時候也忍不住了，不然那不叫着忍，那叫着沒人性了。有把力的人，便利用人這種忍耐來壓迫人，而更利用人的這點人性，來掩飾他的虛偽的面具。人假如真都沒有一點人性，那資本家的虛偽手段便使不出來了。白吃這點火氣就不夠程度。他還沒等許達仁表示他完全沒有人性的時候，他都要暴露他的劣根性了，白吃昨天既花了三塊錢請了客——其實他也吃了一頓——又給科長買了幾塊錢的禮物，假如許達仁不走，這錢大家都白花了。他比

別人先着急，氣筒子當然也着急，可是他的急還和白吃不一樣。徽章也着急，他着急的是促他的手段早日成功，如果不成，顯得他的手段不好了。大家都着急，這着急裏含着好奇的意思，以爲許達仁如果不辭職，班裏不能起變化，多麼沒有意思呀！中國人的人性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無事又生非的。許達仁在這種大家熱望之下，如果不辭職，他除非不是人。他把徽章叫了去，徽章高興了，連大家都精神一振，靜等着這幕劇演變出來，許達仁道：「我說徽章，你替我想個辭兒，怎麼說辭職才好？」他表示不幹的決意，所以不急急於發表者，因爲尙未想出辭兒來也，大家一聽，果然不幹了，立刻精神全來了，這個過來也替他說出一百個不幹的理由，那個也過來說個婉轉好聽的詞句，一個比一個出色，那詞句說出來的漂亮，無以復加，徽章在他們這一羣裏，倒是手段多些，他先從反面說起，他道：「我說老許，我看你還是幹吧，咱們相處怎麼好，偶爾分離，真覺怪不好受的，雖然你到別處比這裏拿的多，可是我們求你幫忙的地方真不少，我們真不好意思叫你走。假如你不是前途比這裏有希望，我們勸你還是幹下去的好。可是你堅決的不幹，也使我們無可耐何。」許達仁道：「我倒也是也。」

想到同仁這方面，相處很好，真不願意離開你們。」徽章道：「當然。可是人挪活，樹挪死。別處有了好地位，把我們都拉過去，一樣歡聚在一起。」他怕許達仁借台階下，所以趕緊往前領他。電燈道：「真可以不幹，這回洋麵配給的都不足，下月還聽說不配給了，比起人家機關來，差得遠上遠，幹麼真沒勁。」許達仁一看，拉回來是不可能了，只好硬下去，他道：「不能幹。我說徽章，你說怎麼說才好。」徽章道：「這樣吧，你寫了條兒就成了，就說因病辭職，特請恩准，又大方又好，你寫好了，蓋上圖章，我給你遞去，我給說叫科長發你一個整月的薪水。」許達仁道：「那好極了，請你多幫忙吧！」說着，便寫辭職條，下面蓋了一個圖章。徽章接過來道：「交給我啦，準保順利成功。」說着，便拿了那個紙條，一直來到科長室。把條子遞了上去。科長道：「他辭職，好呀，誰辭職我也不攔着，他不是掙五十塊錢嗎？四十塊錢也有人幹。三十塊錢都能拿鞭子閔，有的是人。」說着，在那紙條上寫了照准兩個字，蓋上一個圖章。徽章說道：「科長給批上一句，給他一個全月的薪水得了，也怪苦的。」科長遂給他批了一句：「支本月全薪。」徽章拿回條來，對許達仁說道：「你得請客，我給你講的情，支全月的薪水。」許達仁一

聽，知道辭職照准了，全都心裏說不出來的難過，他真要哭出來。大家先還拿他開玩笑，現在一看他辭職照准，又覺得有點怪慘的，看他那哭喪的臉，又好笑又可憐，許達仁拿了那個紙條手裏直哆嗦，說不出來的滋味，事情是叫大家給鬧散了，其實好好的，何必要辭職？就是科長再罵幾句，也能忍住。真得當坟地看着。現在全是大家鬧的，可見這年頭兒是沒有好人。自己越想越窩心。坐在那裏發怔。別人說道：『你還不到會計處去支薪？』許達仁沒有聽見，三十多年的光陰，全伏在辦公桌上耗過去，現在硬要和辦公桌永別，真比刀挖心還難受。大家知道他難受，也不便和他開玩笑，同時知道再和他開玩笑，他能夠拚命，大家都躲在一邊去了。女職員們這時候心好，叫聽差的道：『你過去把許先生的薪水支出來，交給許先生，好叫他離開這裏。』聽差的走過去道：『許先生，我給你把薪水支出來吧？』許達仁似聽見似沒聽見，把紙條交給他，聽差去了，一會兒又回來道：『會計說，必須許先生另寫一個支條才給。』許達仁聽見了，可是他沒有動，聽差又跟他說了一遍，一個女職員道：『我替許先生寫一個條吧。』說着，寫了條，交給聽差的，聽差的去了，一會兒又走來道：『會計說非得許先生

蓋圖章才成。」他又跟許達仁要圖章，許達仁摸了摸兜兒，說道：「我沒帶着，」聽差的道：「那個凸出來的是什麼？」許達仁掏出來一看，可不是圖章，他摸着圖章還說沒有帶着，他簡直有點傻了。聽差把圖章蓋好，又拿條兒去了，一會兒走回來道：「會計說還得由局長批准才給。」許達仁只得等着，這時他想起來，反正是不能幹了。率性罵幾句出出氣。他道：「他媽的。此處不養爺，還有養爺處。」只有這種話可以解嘲，彷彿得到精神勝利似的。其實你就是爺。回頭也得滾蛋，這極精神勝利，算得了什麼？徽章鼓動他道：「對，此處不養爺，還有養爺處，別處不養爺，把爺也驚不住。」他把原詞改了，這比原詞還精神到底。許達仁道：「明天我就找那個朋友去。」白吃道：「你那朋友是什麼局的局長？」許達仁說不上來，本就沒有這麼一個人麼，他結結巴巴的道：「反正，我不能發表，將來你們就知道了。」電燈道：「白薯你活動活動，在妓女檢驗所來個事兒，我看到不錯。又掙錢，又白打茶園，看飽了還來財，我要有這麼一個親戚，我非得往裏鑽不可。」氣筒子道：「電燈老是色迷，你要進去，不到一個月你就得小命見閻王。」白吃道：「我覺得幹這個事真好，財色兼全，再舒服沒有了。」徽章道：「可

是越幹這好差事，咱們越爬不上去。」白吃道：「當然，這好差事誰不想幹呀？」氣筒子道：「所以現在幹官吏的，都是打快杓子主義，因為誰都幹不常。作一個事，先得花好多錢運動，好容易上台了，沒多少日子又給頂下來，要是不撈一點，那還不賠本嗎？」電燈道：「不會不換人，人人都能幹常了，生活不發生問題，貪賊也就不會這麼着急了。」徽章道：「這麼一說你還是外行，這完全看上頭了，在上面他好撈錢，賣一個缺進一筆錢，這要是老不換人，那兒賣缺去呀？」白吃道：「賣了缺的就想法傾錢，反正這年頭兒老百姓倒霉。」電燈道：「可不是，昨天白吃就破費了不少，兩匣子點心，是薩其馬不是？」白吃道：「你別挨喚了，告訴你說，作官的有一個有良心的，我就改姓，連我都算上。」許達仁也不是把他們的話聽進去沒有，他一個人怔着，一會兒聽差說會計請許先生去一趟。許達仁去了，到了會計室平常領薪的時候，對於會計都得說幾句好話，低三下四的，趕上會計吸着煙，他得把烟捲吸完，才能給錢。今天許達仁見了他，越發抖戰。會計倒是沒有說什麼，把錢給了他，不過說這裏扣了一筆捐，一筆賄金，一筆什麼費，許達仁也沒有聽清，拿在手裏一點，只剩下四十多塊錢。四十多塊錢在以

前的年頭並不算少，兩塊多錢一袋洋麵，至少能買十幾袋，現在不成了，這四十塊錢，也就買上一袋零些。能買來還不錯，簡直還買不來呢。許達仁拿了錢，走回班上，再也待不住了，再待就叫人看不起了。他拿起帽子，和大衆告別。大家說道：「以後仍可以常來玩，」立刻把許達仁看作外人了。許達仁走出局子，心裏說不出來的難過。他往家裏走，可是又想起這麼早回家，家裏必問，那麼說實話不說呢？說實話，家裏一定着急，說假話，那麼將來怎麼辦呢？他走回家裏，許大奶奶一見，他今天回來特別早，十分奇怪，便問道：「今天怎麼回來的這麼早？」許達仁道：「今天放假，也不是什麼紀念日。」許大奶奶信了他的話，因為近來時常放假，紀念日太多了，也說不清是什麼跟什麼了。許達仁不敢把錢拿出來，他怕拿出錢，許大奶奶一問他，他說不出來，露了破綻，可是錢又不能不拿出來，假如把它花了，十分可惜，總不如放在自己手裏。還能支持半個月，花了之後，將來怎麼辦呢？可是拿出來用什麼理由呢？並且老放在兜裏，也不保險，慢慢的想主意吧，想出好主意來再說，合着一直到睡覺，也沒有想出個好主意。第二天一清早起來，照舊上班，他不去不成，局子不能老放假。他假裝和平日一樣，走出家

門，把錢掏了出來，數了數，把三十塊錢放在汗塌兒的兜裏，又用別針把口別上，使票子不致滑了出來，真好好像要做爲基本金，他又把那十幾塊錢，放在大棉衣兜裏，後來又覺得不放心，又拿出來安放在小棉衣兜裏了，只把剩下幾毛錢，放在大棉衣兜裏。在大街上踽踽。上那兒，也沒準主意，當然得離局子遠點碰上熟人，不大好看，走到西單牌樓，先喝碗豆漿。平時沒有這個習慣，他也不知道是渴是餓，喝豆漿總可以消廢時候。一邊喝豆漿一邊想主意，豆漿喝完了，主意還是沒想出來，摘了手套由兜裏拿錢，掏出來一看那十幾塊洋錢票沒有了，就剩下幾毛錢小票，當時他的汗就流下來，他道：「哎呀，我的洋錢票丟了。」他這一說，大家全都看他，他着急似的就要往回走，怕是落在地上，賣豆漿的却一把拉住他道：「先生，你先把豆漿錢給了，」許達仁道：「我丟了錢了。」賣豆漿的道：「你丟了錢，可不是我賣豆漿的偷去了，您得給我們錢呀。假如喝豆漿的主兒如果都嚷丟錢了，放下碗就走，我們這買賣就不用了，」大家一聽全都笑起來。許達仁遂給了豆漿錢，眼淚都要流出來，他轉身要走，賣豆漿的道：「給您手套，這是您的吧，落在排子上了。」許達仁一看，又差點把手套丟了，心裏這時

亂透了，一邊走着，一邊摸着，一摸到大棉衣的兜，那十幾塊錢票原來在小棉衣兜裏呢，他又樂了，仍舊放在小棉衣兜裏，旁邊人看他，彷彿有點神經病的，他散蕩遊魂似的走了很多路，忽然看見路旁有個算卦的，他忽然一想：『算算卦吧！』他便走上前去，算卦的早就注意他，連聲讓坐，說道：『您占一卦？』許達仁道：『占一卦。』算卦的叫他抽根籤，其實不抽籤也成了，因為算卦的早把詞句想好了。許達仁抽了籤，算卦的又拿起大木頭子兒，來回一把問道：『您算呢？是替人算？』許達仁道：『我自己算。』算卦的道：『您問什麼事？』許達仁道：『我想活動一個事，你看看有機會沒有？』算卦的拿出一本易經，表示他是周易八卦。翻了翻，翻出一個卦來，是『雷澤歸妹』。他念道：『傳曰，歸妹天地之大義也。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，歸妹人之終始也。說以動，所歸妹也。征凶。信不當也。无條利柔乘剛也。象曰：澤上有雷，歸妹，君子以乘終，知數。初九歸妹，以娣，跛能履，征吉。歸妹，以娣，以恆也，跛能履，吉，相承也。』他念了半天，也找不出關於找事的話，他道：『按這個卦象來說，不關於您的事，可是有一點別的事牽連着，』許達仁道：『什麼事牽連着呢？』算卦的道：『這裏頭有一點女人的事，您有一個姓歸

的妹妹嗎？」許達仁驚訝道：「先生真靈，有一個姓歸的親戚，現在已經死了，死了不多日子。」算卦的道：「是呀，我還沒有說呢，卦裏說着，歸妹，人之終始也，就是已經送終，她這個人是水淹死的吧。」許達仁道：「是呀，先生，您太靈了！算得怎麼這麼對。」算卦的道：「這裏說澤上有雷，澤就是水呀。我跟你說，別人算卦都是江湖，沒有像這樣會批，易經，不容易啊。」許達仁道：「是，您真是神仙，您看看這事於我有什麼牽連？」算卦的道：「初九，歸妹以娣，跛能履，征吉。這個女人還有個弟弟嗎？」許達仁道：「有。」算卦的道：「初九這天他丟了一隻履，履就是鞋，丟了鞋，剩了一隻，有不跛的嗎？可是這好，應當丟，要是不丟這隻鞋，一定還有災，丟沒丟？」許達仁道：「我不知道，我沒見着他，回頭我去問問他去。」算卦的道：「他要是丟了鞋，您就沒事了。要不然您得丟點什麼，鞋就是邪，非出邪事不可。」許達仁道：「您算的太對了，我現在可不是出了一點邪事。您給看看要緊不要緊。」算卦的道：「那是另一個卦了。這個卦裏沒有，您再占一卦，我給您看看。」許達仁只得又占一卦。這是四圍就圍了好幾層人了。中國人到底是閒人多，大清早一個算卦的也圍了這些人看，還是越圍越多。這回算卦的翻

開一看是，「天地否。」他道：「否之匪人，不利君子貞，大往小來。傳曰：否之匪人，不利君子貞，大往小來，則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。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邪也，內陰而外陽，內柔而外剛，內小人而外君子，小人道長，君子道消也，你這事是受了匪人的害呀，小人太多，您知道不知道？」許達仁道：「太對了，可不是。」他全明白，那還算什麼卦呀，算卦的道：「否之匪人，不利君子貞，就說你多麼貞也不成，這年頭兒要虛的，您這個人太直爽了，不成，您非得掬奸巧虛滑壞，才能站的住腳兒。」算卦的帶教訓人，許達仁聽着，却非常滿意，他道：「最近我想改行，您看成不成？」算卦的道：「改行是可以，可是我不怕您怪，您改了行，恐怕還沒有現在這事的高似的，可是這個事盡受氣，盡受小人擠兌，要是改行就沒有了。大往小來，就是把大事沒了，來個小事。」許達仁道：「我想不作事了，賣賣苦力氣，我看比作事還掙的多，先生您看看適宜不適宜。」算卦的一聽他這口氣，說道：「本來要是看作什麼事好，您還得占一卦，不過這個卦我自送您了，再饒上一卦，您就給兩卦的錢。」許達仁道：「好好那謝謝了。」算卦的翻了翻，翻出最後一卦，是火水未濟，他道：「您改這個行兒，雖然說不合您的身份，可是能夠

順心，書上說：『雖不當侯，剛柔應也，您要問幹這一行，這書上也說着：成其輪，貞吉。您就借輛三輪車兒拉拉吧，準保大吉。』旁邊這時候有人問道：『周朝就有三輪兒拉嗎？』算卦的道：『聖人是前知五百年，後知五百年，聖人早就算出將來要出三輪車。』大家一聽，全都納悶，可是許達仁是非常滿意。給了卦禮，回家去了，他決定來輛三輪車，聖人都算好了，他要拉三輪車了。幹！可是回去還不能跟許大奶奶說，許大奶奶是俗人，他不懂的聖人是怎麼一回事，他先找到車廠子，車廠的廠主，告訴他必須打妥實鋪保，他一想，那兒打鋪保去呢！自己也沒有熟鋪子，倒是那雜貨鋪鄭老法挺熟，可是他向來不管打鋪保，並且他那鋪子打出保來，車行幹不幹還在兩可呢。求劉好德給找個鋪保許成，可是叫人知道自己騎了三輪車，這太不好看了。他真沒主意，最後他想找張夥計，張夥計的汽車行打保許成，就說是自己一個親戚，張夥計爲人很熱心腸的。想到這裏，連忙回家吃飯，吃完飯，在院子裏站着，想等張夥計出來再說，他不意思進人家屋裏去，人家屋裏有大姑娘。劉好德這時由外邊走進來，見許達仁站在院子裏，便道：『大街上三輪車兒又出了事，跟一個自行車撞到一塊兒，把車座擰

了下來沒掙着錢，先挨了一頓打，還把車給毀了。真倒霉！許達仁一聽，想到拉車都這樣困難，他不由又皺了眉頭，劉好德進到屋裏去了，許達仁一想，怎麼難也得拉，現在除了拉車沒有路。雖然明知道一拉車就算完了，再幹什麼也幹不下去了，可是現在除了拉車沒有事作。他終於把張夥計等上了，把他約在外邊，低聲跟他說，有個親戚想賃輛三輪車，想在車行打個鋪保。張夥計當時答應了，他說：『得花幾個錢，』許達仁身上有錢說道：『得花多少錢？』張夥計道：『十塊八塊的都成。』許達仁掏出八塊錢來道：『得啦，由你給辦去吧，將來再謝謝你。』張夥計把錢收起來道：『沒什麼，交給我啦。』說着，他就去給辦去了。許達仁不知將來是什麼結果，究竟這工作是好呢是壞呢，簡直沒法兒想，鋪保打了，車也賃好了，許達仁頭次試車騎在上面，真怪不好意思的，不敢看人。說不出來的心裏不合適。招攬買賣，也不知怎麼叫喊，雖然平日他常聽拉車的說：『要車不要』可是到自己這兒老說不出來。他又不敢上大街，怕遇見熟人，在胡同裏轉又轉不開，騎在上面車跟自己轉腰子差點兒還撞在牆上好幾次。他想：『這還是空車，若是上面坐着人，還不翻跟頭嗎？騎着走了幾條胡同，漸漸熟些

了，至少心裏想往左，車還不往右邊去，這時，猛古丁的有個外國人，跳上車來，說道：『前門去快快的。』許達仁一看，這倒不錯，不用講買賣倒省多事了。他便登開了輪子，往前就走。敢情上面坐着人，勁頭兒又不一樣。他就使勁這麼一登。車就走下去了，越往南越熱鬧，他越眼暈，坐車的還直嚷：『快快的，車站的趕去呀，時間的不行呀。』許達仁道：『我的快快的沒有，我的剛會。』坐車的道：『什麼，媽的皮，快快的錢給。』許達仁一想。只要給錢，快點就快點，好在自己力氣是有，就是怕出事故。車過東單牌樓，往西一拐，東長安街挺寬的馬路，走起來，挺舒服的，許達仁心內道：『北京的道路都能變成這樣兒就好了。』他是爲騎三輪車的方便，他騎着挺好，也不費力，到了王府井南口，他仍舊往西走，他沒有留神崗上的交通燈變了紅色，警察把他拉住了，打了他兩拳，罵道：『他媽的，你沒有看見這燈變了嗎？』許達仁心想：剛騎上三輪，便挨打，沒辦法，誰叫拉車的是挨打階級呢？好在警察看着坐車的面子，沒有十分追究而已，許達仁一直騎到前門車站，座車的下來，給了三毛錢，三毛錢似乎少點，可是自己若是坐車，去就給三毛錢。以己度人，得啦，三毛錢就三毛錢。先進三毛，有了這回經驗，立刻知道

很多似的，再攬座兒，也透着像行家了，跑了一天，他盡找老太太拉，老太太，又全不敢坐三輪，因爲三輪都是拿老太太來試驗。老太太也全知到了似的。好在許達仁要的錢很低，老太太就圖省錢。許達仁這一天賺了一身汗，把車交了，還剩餘兩塊多錢，他想：一天兩塊多錢，一個月就七八十，今天還沒敢多要錢，明日就許賺個三塊多錢，一月也到一百元，這比小職員強的多，他有點高興，落了落汗，走回家來，以後就這樣麻煩，回來不一定老趕上下班的時候。心想着，到時候回家了，一時就許繞到鼓樓去，回家只得撒謊。以後還有一個麻煩，就是每天淨的錢，往那兒攔呢？如果每天交家，一定叫家裏疑心。還是存在車行裏，到月底取出來，彷彿拿到薪水的樣子，一天存兩三塊錢，一月就比薪水還多呢。還有一樣，出門的時候，是裝着上班的樣子，衣冠齊楚，可是一登上三輪，就不能再戴着呢帽子了，呢帽子和大棉襖，也都得存在櫃上，交車的時候再取。他一邊心想着，一邊走到家裏來，今天掙了兩三塊錢，真是比上班還有勁，上班在那兒坐一天，也沒有給兩三塊錢呢。他一高興，給虎子買了半斤花生，買回來了。許大奶奶道：「怎麼今天回來得晚些？」許達仁道：「唉，以後就沒準了，也許比這個還晚，現

在公事忙得厲害。一忙什麼強化運動，簡直不得閒。」說着，脫了衣服，先洗臉，他這時想到，騎三輪還省鞋省襪子呢。洗完臉吃飯，今天吃的特別多，許大奶奶挺喜歡，許達仁自己也很高興，衝這樣，身子股非強起不可，吃完飯就困乏得很，躺在坑上便睡，還是真睡的香，第二天起來一穿褲子，許大奶奶道：「你這褲子怎麼襠全破了，」許達仁一看，可不是，屁股那處破了一個窟窿，敢則三輪省鞋，可費褲子。他臉紅道：「嗟，現在上班還得練體操，你給補一塊吧！多補點，厚着點好。」許大奶奶現找布條，七拊八湊，給他補上了。他想得儲錢買條皮褲子才好，許達仁這回有了昨天的經驗，今天就熟習得多了，從此許達仁先生變成了一個善良的車夫，不過他還是瞞着家裏和一切朋友，走路也繞着局子遠些，頭上包個手巾，以為這樣人家看不出來是他，即或看見他，也想不到他騎三輪，所以也不往他那兒想。平常人對於車夫，也沒有仔細端相的。只有女人才叫人看得眼直，還沒有看車夫眼直的，所以即使遇見熟人，也沒人注意，於是他越發老練了，回到家裏，仍然說局子怎麼忙，並且說：「今天白吃同徽章吵起來了，」說得那麼像有點公事。這天可巧碰上徽章了，徽章看見了他，忙道：「老許，怎麼改

行了！許達仁一聽直不好意思的，說道：「沒有，這車是別人的，近來不是調查車輛情形嗎？我正在研究三輪車所以愛出事故的原因。」讓他這話給遮過去了，其實那麼遮過去，不過徽章不願和他多說話而已，惟恐怕許達仁同他借錢什麼的，所以他匆匆而去，又有一次，許達仁正在拉着座兒，又碰見電燈了，許達仁沒等他問，便道：「敢則三輪車拉着人和空車不一樣。」電燈啊啊兩聲，又走過去了，第三次見面，電燈連理他都不理了，他也就省了心，不理倒好。有一天遇見白吃了，白吃早就聽徽章說他拉了三輪車，所以他一點也不覺得驚訝。許達仁見也瞞不住了，也就只好說實話。他說他每天可以進四五塊錢，白吃有點羨慕他，他說：「我告訴你吧，科長下來了，將來恐怕要換一批人，這一沒了職業，還不如你呢。」許達仁有點得意，他道：「科長怎麼下來的？」白吃道：「還不是賣缺賣缺的？人家報紙都給登了出來，他還登報聲明呢，其實誰還不知道是那麼一回事呢？」許達仁道：「那到底怎麼辦了呢？」白吃道：「還不是那麼一回事嗎？」許達仁道：「按說他挺得風的，怎麼也會下來了。」白吃說道：「唉，這回他算是遇到崗子上了。他栽了一個小職員，這個小職員家裏好幾口人，全仗

着他一個人掙錢養家，他這一被裁，怎不着急呢！什麼都架不住着急，狗急了還跳牆呢，人急了也有上屋的時候，你猜怎麼着，他來個跪車告狀，算是把他告下來了。我真望小職員們就給他們來一手兒，要不然在這個時候，窮得要命，他一個人肥了，多麼殘酷。幹就跟他這麼幹，豁出去了。告訴你，說，反正也是反正啦。」白吃發了一個牢騷，許達仁還真沒有看見過他這種神氣，他道：「他下去，我却稱心了。」白吃道：「誰不趁心哪？誰不罵他？假如他再不下去，我也快。他媽的！我看你幹這個營生倒不錯，光省得受氣。」許達仁道：「可不是，我就會了這個辭的職，我早想到這層了。」他正說着，那邊叫道：「洋膠！」許達仁道：「回見！」他攬買賣去了。白吃立刻轉身走了，惟恐怕叫坐車的看見他同拉車的說話，失了身份。許達仁騎了車，把車座拉到市場，那座車的堂堂走進去了。許達仁被警察一圍，趕緊進到西邊胡同裏去，這時他才發現車上還放着一個皮包，他一看心裏一陣跳，立刻往四外看了看，見沒有人，先把皮包拿起來，放在懷裏，他想：「這真是意外之財，活該是我的運氣。」後來又一想：「坐車的無了錢，還不知怎麼着急呢，那天我喝豆漿，差點兒丟了十幾塊錢，還着急的了不得。他這皮包

裏也不知多少錢，看一看，假如錢不多，再還給他，他是多麼感激我呢，」他想罷，便找到一個清靜地方，把皮包掏出來，打開看了看，見裏邊放着十七元鈔票。翻了翻，點了點，還是十七元鈔票，他又揣在懷裏，他又怕那坐車的找了他來，他騎過了北池子，走到景山東街，他又放慢了蹬子，一邊走一邊想，這個錢，十七元，還買不了一袋洋麵，但究竟是十七塊錢，攔在家裏，可以過十天。可是這十天一花也就沒了，不如交到局子去，市長親自賞一個獎牌，再一登報，誰不知咱許達仁拾金不昧呢？別看你們當科長什麼的，反不如我，這倒叫他們看看咱們雖窮，也不像他們那樣貪鄙，話又說回來，就是鬧個拾金不昧，又當老幾，錢究竟是錢，這要是拿到家裏，大奶奶是多麼喜歡呢，我一天吃一塊錢的醬肘子，還能吃半個月呢，我身子股兒先得保養什麼叫善良車夫呀？有什麼用，回家，可是這樣花着，也不大舒服似的，究竟不是自己掙來的錢，昧起這十七塊錢來，回頭再生點兒病，不如交上去，心裏也是坦然的，正大光明，走到那兒都不怕鬼神，還是這樣痛快。想到這裏，又像轉回去。可是他又一想，反正坐車的都有錢，丟個百八十的不算什麼，即或叫他給回去，他也不搭情，他還是他，我還是我，並且不捨他們

的錢，搶誰的錢呢，他又加快了一點速度，正想回去交車，這時迎面來了個警察，看了他兩眼，他又毛股起來，他想：『這要是遇見檢查的怎麼辦呢？錢在自己身上，隨便人家看兩眼，心裏還覺得不舒服，雖然這不是偷的，可是總沒有交上去安然。』他又站住了，他仔細的琢磨，這銀還是交局子好，還是交家裏好，交家裏大奶奶永遠是喜歡的。可是他喜歡不成，萬一她說走了嘴，跟人家一說，我撿了二十塊錢，人家一聽，不說是我撿的，還是交局子去吧。跟局子多露臉呢！誰不要誇我正光明，連市長都得見我一面，我可以交人家說的出去，以後連警察都得怕我一頭。善良的車夫，名譽大啦。他越想越高興，一直走到警察局門口，他這時又想：『可是這一交上去，這錢就算人家的了。』他一猶豫，警察端着槍就跑過來了，喝道：『滾開！』許達仁連忙把皮包掏出來道：『我送皮包來了。這是我剛才撿的我拾金不昧，交到這兒來，』警察一聽，心說：『這年頭還有這傻白薯，』說道：『你跟我來！』許達仁推着車，跟警察進到局子裏，把他讓到門房，說道：『車先放在這裏不要緊，丟不了，』許達仁進到傳達處，傳達警一問他姓名年齡住址，和在那兒拾的皮包，問個詳細。然後對他說道：『你

等等，」說着，傳達警報進去了一會兒，又把他傳進去嘉獎，說了一番訓勉和誇獎的話，並且給他獎狀，又說回家去，聽候市長傳令面賞，許達仁誠恐誠惶，感激涕零，走了出來，非常得意，騎着三輪車，回車廠了，把車就回給廠子，然後把拾金不昧的事一說，那拉車的裏面，有的就誇獎許達仁，並且說：「他媽這年頭兒，倒是拉車的盡是好人，越是有錢的越不行人事。家裏有個十萬八萬的，不用說十七塊錢，七分錢，少不少，你問問他給過要飯的，有對他們就盼着老下雪，多要車錢，要不然叫他常掉皮包。說有的就以爲許達仁這不以爲然。他說：『你真白薯，十七塊大洋，不用這十七塊錢買鞋還買幾雙，兩年不用愁沒鞋了。』許達仁也有點後悔，他道：『可是咱們有獎狀呀，』那車夫道：『獎狀當不了洋麵，我的哥哥。』許達仁道：『你那叫俗氣，低級社會。』那車夫道：『媽會，你這十七塊錢到手裏又沒啦，你是沒有這個財命，你情受不住。』許達仁沒有和他抬槓，拿着獎狀走回家來。許大奶奶不認識字，以爲是丈夫由班上拿回來的公文。許達仁一進門，便對許大奶奶道：『我說，今日我真運氣，撿了十七塊錢，』許大奶奶一聽，十分的喜歡，連忙說道：『在那兒呢？』許達仁道：『我交給局子裏了，給

了我一個獎狀，」許大奶奶怔了怔道：「什麼給局子存起來生利嗎？」許達仁道：「不，就算人家的了。我是拾金不昧，」許大奶奶一聽，也不是從那裏來的委曲，哭泣着說道：「你這個窩囊肺，你這一輩子算是白活了，我算倒霉就得啦，一點兒好處也沒有想着，好容易老天爺可憐，給這麼一點便宜，你還給了人，你呀，你算完了。」說着大哭起來，許達仁急不得，惱不得，街坊一聽，便全過來問，兩口子爲什麼吵呀？許大奶奶便哭訴着情由大家一聽，也自以爲許達仁把錢不要，怪寬的。十七塊錢，紅色的票子就三張呢，平常那兒就進這些錢了，就那麼大方給人家，真有點冤。許達仁也後悔了，可是再要也要不出來了。劉好德說：「聖人說的好，處事無奇但率真。」什麼事就別想，比方這十七塊錢，你願意要，不願意要，許達仁道：「願意要。」劉好德道：「還是要。願意要爲什麼給人家？您這叫不率真，弄這虛僞，結果錢給了人，現在這年頭，不來虛面子，沒用。錢到底是好的。」許達仁一想，對呀，自己的事情，會是這麼下來的，唉，現在處世，盡爲人是不成的，還是爲自己打算吧！許大奶奶還直不答應，到彷彿那十七塊錢是她去的。大家又再三勸了勸，這才漸漸平靜，可是許大奶奶却爲了這十七塊錢得了

一塊病，窩在心裏，怎麼也不舒服，就是把十七塊錢給了她，她也不舒服。許達仁越想越窩心，他也一聲不言語，計劃着明天三輪車怎麼趕車站。街坊回到屋裏，也談論着這件事，張夥計又發揮他的哲學，說上沒完，盡說他在車上搶東西的事，他的經驗也太多，你無論談什麼，他都有一大套事情說出來，吳正名夫婦也直可惜這十七塊錢。爲了這十七塊錢，他們三口子都睡不着覺了，錢到底是好的，震動人心的東西，這個問題，他們談論了好幾天，雖然老是一套，要知後事如何，自然是要請您看下章分解。

第五章 爆竹兩三聲人間是歲

自許達仁拾金不昧之後，這附近草場大坑的住戶，就彷彿事變了似的，鬧得人人談論，對於這件事爭論不絕，還有爲這事抬槓打架的，幸而天氣冷，假如要在夏天，這個大院裏每天都能出人命，天涼已後，這大院的人，都由男人變女人了，這些女人都是在拾煤核。在這大院附近，以拾煤核爲生，或以拾煤核爲副業的很多。每天蹲在地上，用一根木棍，撥來撥去，現在

拾煤核都困難了，因是燒煤的人都經濟了，由爐子裏倒出來，至少自己先挑一遍才往出倒，這一來拾煤核的都受了影響。吳正名看着人家有時也能拾它半筐，能夠燒一天的，他非常羨慕，假如自己不是爲了維持自己的體面，全家三口人都出動，這幾個月先省得花煤錢。這是年月逼出來的吳正名的經濟學。他又想到，娶了兒媳婦至少可以叫她來撿煤核，喜期快到了。臘月裏中旬，顏如玉也是那一天，大家又忙着籌備過年，又忙着喜事，歸氏的事漸漸忘掉了，於是張夥計就顯着多餘了似的，這年頭兒烏盡弓藏，兔死狗烹，狗雖然不烹了，可是不願意他在家裏多吃這兩頓飯了。張夥計總算還有心，不肯白吃人家，雖然自己也沒有鬧着，直給他們辦事，他隔那麼兩三天，就給老太太和顏如玉買點兒醬肘子，電機炒栗子什麼的，甚至於喝點酒喝點茶，都是自己買，合着張夥計並沾不着顏家什麼便宜，不過他有這個癮，車行也不常去了，近來汽車沒有，長途有時就歇了。整天陪着顏老太太，和顏如玉打牌，也倒很快樂，錢永利也時常來，現在不是講摩登嗎，未過門的姑爺和姑娘打打牌，也是時興的，這時候不是那時候了，可是吳靜貞姑娘却不那麼想，她總覺得男女授受不親，尤其未過門的

夫妻，不能在一塊兒打牌，結婚後成啦。合着「男女授受不親」與「授受可親」當中隔着那麼一夜。這一夜是一條男女絕大的劃界，這一條劃界，是聖人劃出來的。這且不提，且說現在已到陽曆年。每到陽曆年，許達仁衙門必放假，許達仁帶着許虎子逛逛沒有年意的廠甸，今年的新年，許達仁得作買賣，越是新年，越是掙錢的時候。他跟家裏撒個謊，說今年新年不放假，不但不放假，並且還透着忙。許大奶奶以為公事總是要緊，玩必需擱在後邊，因為掙錢才能玩，玩不能掙錢的。許達仁特別給了他們母子兩個子五塊錢，叫她們連吃飯帶玩帶看電影什麼的，一天的花消，按着這五塊錢到手裏，幹不了什麼就沒有了。可是許大奶奶還不願意都花了呢，她以為五塊錢一天都花了，簡直是個敗家子，如果買什麼東西也值得，若是為玩花錢，簡直太冤，她預備只花兩塊五，其餘兩塊五，自己添點兒什麼，像鞋面兒什麼的，她是想到天橋去玩，只花兩毛電車錢來回兒。許虎子可以不打票了。到了新年這天，許達仁一清早走了，許大奶奶忙着吃早飯，東屋裏還沒起，她們就吃上飯了，吃完了飯，把許虎子刀尺一下，自己也梳了梳頭，便準備動員，可是這個火却發生問題了，是封是不封呢？封上火，怕

回來的晚，這一爐火燒過去，豈不白費？如果不封，回頭用火現燒。又費了劈柴，想了想，封上就封上吧，回來一挑，就有火使，封好了火，便帶着許虎子出門玩，臨走的時候還託咐街坊，她們出了門，走到電車站，一直奔天橋去了。到了天橋，各場子都走到了，她不能老在一處待着，老在一處，花錢就多了。這場子要錢，跑到那場子去，庶幾乎不花錢而看熱鬧矣。轉了工夫大概不小了，都覺得累上來，於是又到布攤撕鞋面兒，挑材料這工夫估得最大。都買好了，已經不早了，她們便往回走着，許大奶奶還惦記家裏封的火，回去晚了，怕火荒了過去，許達仁跟她們錢，叫她們在外邊吃，許大奶奶怕費錢，還是回去吃，她們走到電車站等電車，這個工夫，忽然許虎子看見他爸爸，見他的爸爸騎着三輪車，拉着一個人往北去，他不由叫道：「爸爸：：」許大奶奶喝道：「別胡叫，你爸爸在那兒呢？」許虎子指着說道：「那不是爸爸嗎？騎着車，媽我也騎車，」許大奶奶一看，可不是許達仁麼，騎着三輪車，往北走着。她一看，這個氣可就大了。許虎子還直喊：「爸爸，爸爸我騎車。」許大奶奶喝道：「不准叫了，走咱們回家。」說着，帶着許虎子上了電車，一直回家來了。回到家裏，飯也懶得吃。可是孩子直嚷餓，隨便作點

麵吃了，到了晚上，許達仁衣冠楚楚的走回來，不是白布包頭神氣了。他道：「喝，今天真累，公事特別多，忙死了。」許大奶奶氣的也不言語，許達仁一看這神氣，就有點納悶，便道：「怎麼了？又跟誰惹氣了？」許大奶奶仍不言語，許虎子道：「爸爸我也騎車。」許達仁想到一定是西屋的孩子買了車，許虎子也要，所以大奶奶生氣了，便道：「好寶貝，不要跟人家學，爸爸明兒給你買飛機。」許大奶奶道：「跟人家學跟誰學呀？」許虎子道：「爸，給我買車，我要跟爸那樣的。」許達仁一聽，更覺奇怪，可是有點耳熱了，但仍然假裝莫明其妙的道：「跟我那什麼樣的？」許虎子道：「爸騎着，還有一個在後頭坐着。」許達仁道：「不要那個車，那個車不好。」許虎子道：「不好，爸爸騎呢？」許達仁的汗都流出來了，他不敢看許大奶奶，他道：「我沒騎，你多會見我騎來着？」許虎子道：「就是媽帶我上大街，看見爸的，我直叫爸，爸沒聽見。」許達仁道：「那你是看錯了人了。」許大奶奶道：「你就別冤孩子了，孩子看了真真的，連我都看見了，你還說什麼？你放着差事不幹，你幹這下三……」許達仁不能等他說完了，便道：「別嚷別嚷，小點聲，叫人家聽見，多寒蠢！」許大奶奶道：「怕寒蠢你還幹。」許達仁道：「唉，

你不知道。」許大奶奶道：「什麼不知道？」許達仁道：「我問你咱們現在一個月過多少錢的日子？」許大奶奶道：「你還不知道嗎？緊着花緊着花，什麼都不敢買，一天就吃兩頓雜合麵，一月還得五六十呢。」許達仁道：「我一月薪水才五十塊錢，七折八扣，四十多塊錢，還不是虧嗎？咱們拿什麼墊呢？所以我簡直沒辦法了，所以才幹這個，一樣累這個可不受氣，並且掙的也多，你算算今天我掙了六塊多錢，平均按三塊錢說，一個月還進九十多塊錢呢，比那薪水加一番。你想想，你願意掙錢多，還是掙錢少？」許大奶奶一聽這個錢多，心裏就盤算起來，不再生氣了，雖然拉洋車名兒不好聽，可是這也是賣力氣掙錢，不是偷來，不是搶來的，這又有什麼寒蠢？拉車也混個兩飽一倒，且比那奔不上吃的強的多。現在吳家怎麼着，不也得拿口袋買麵去嗎？現在這年月，不能叫真兒，誰也不能笑話誰，許大奶奶一想到這一層，便對丈夫的改行加了同情，但她仍是不願意叫別人知道，瞞着總還是瞞着好。人生對於名利永遠在矛盾着，許大奶奶道：「那麼你的錢呢？」許達仁道：「我都存在車行了，我想到月願拿出來給你。」許大奶奶道：「那可不好，趕快拿出來吧，這年頭沒好人，你現在就去吧，就手兒

買點什麼來。我說，你就說家裏用錢不得不提。」許大奶奶怕自己提款招人，不樂意，許達仁趕緊去了，到了車廠，見了掌櫃的，說道：「掌櫃的，跟您商量點兒事。」掌櫃的道：「什麼事？」許達仁道：「家裏有事要用錢，您把我的存款給我吧，要是不方便的話，明天再說也成。」他竟彷彿跟人家借錢似的。掌櫃的道：「成成，你的錢都單給你放着，沒有動，拿去罷！」說着，把櫃打開，遞給他一個紙包道：「數一數，對不對？初六是兩塊，初七是三塊，初八……」許達仁道：「沒錯沒錯，不用看。勞駕勞駕！咱們沒事啦。」拿着紙包回家了，許大奶奶一看，這幾天的工夫，就掙了這些錢，比在衙門裏還掙的多呢。不勝歡喜。許虎子道：「爸給我買車。」許達仁道：「給你買。」許虎道：「我要爸那樣的！」許達仁忙道：「虎子，可不准你跟人家說去！聽見沒有人說，要是問你爸爸幹麼去了，你就說上衙門了。聽見沒有！別說我騎車，你說一個我聽聽。」許虎繞不過來了，他道：「如要問爸，我就說上衙門去了。沒有騎車。」許達仁道：「就別提這個車字，聽見沒有？」許虎子答應着。這南屋爺兒三個人說了一會兒話，睡覺了。這時西屋裏還沒有睡，大禿二禿竟鬧着逛廠甸，劉好德本來想帶他們到廠甸玩一趟，可是這兩天

劉大奶奶直鬧病，不是別的病，是犯胎氣。劉大奶奶的肚子，這些日子，有點顯形，混身老不大得勁兒，想吃酸的，老彷彿嘔心似的。劉好德，這幾天盡忙着伺候她。劉好德真有兩下子，劉大奶奶也真給勁，大禿二禿之後，又來個三羣兒。——劉好德沒等生下來，就給起了小名——吳正名。看着人家又得兒子，又想到自己應當抱個孫子才合意，他恨不能兒媳馬上娶過來。娶期已經迫近了，他們還是那舊傢伙和東西，不必再另行準備了。現在只忙着東屋。雖然錢家說明不要嫁粧，但是顏如玉總喜歡好看，買這個做那個的，一天到晚沒有什閑，張夥計這時看着顏如玉忙着嫁粧，心裏不知是什麼滋味，這時他又有點恨姓錢的而有點同情於李豔華了，張夥計不知自己這是什麼心理，他若是個文人，他一定會自己下個名詞兒：『同情弱者，』其實所謂同情弱者，就是一種嫉妬心。自己是強者，絕不對弱者同情的。張夥計同情李豔華的失意，正是嫉妬錢永利之得意啊！這天張夥計幫着顏老太太包餃子，一邊說着話，張夥計說：『您說這年頭兒，盡出兇殺案，官馬司又來了一擋子，一個小子把老公母倆掐死啦，這都是冤孽，您說是不是？』顏老太太道：『可不是，這都是前世的冤緣，』張夥計道：

「可是也在自己作，唱戲的就沒好人，跟唱戲的在一塊兒，簡直好不了，再者說教華語，他媽的，中國人還學什麼中國話，還不是裝蒜嗎？教華語，我也能教，他們不跟我學，偏要找紐兒教呢！紐兒還得好看的，不好看的就不要，這都是彎着什麼心呢？所以說有姑娘趁早兒說人家，別自由，自由準壞，可是不合意也不成，您說是不是姑娘不合意，也是麻煩，您說究竟是有錢的好還是沒錢的好？當然是有錢的好啦，可是有錢的不能幹，還不如沒有錢能幹的好呢，有錢不成，架不住花的厲害，多少產業也禁不住胡花，幾十萬的財當兒，幾年就能花沒了，可怕呀！沒錢也不好，吃上頓沒下頓，乾受罪，您說是不是？」他就這麼有一搭無一搭的說，一點兒不靠排兒，沒系統，沒主宰，想起什麼說什麼，有時前言不搭後語，有時後語與前言相反，有時話說了半截就轉了，再也轉不回頭來，有時一句話却來回的說，表示他嘴沒有閉着，就是了。顏老太太跟着他說下去，可是結果也沒有理會他都說了些什麼，張夥計自己也沒有理會都說了什麼。顏如玉，在屋裏打毛衣，恨不能一個人長了十隻手，一齊工作，一會兒就把毛衣打好才好，一邊打着毛衣，一邊想着事，打了半天，才知道，打錯了，又折了重打，自己起急，自

已跟自己生氣，喜期是迫近了，顏如玉總想到換一個新環境是非常好玩的事。顏宅的喜事是在飯莊子上辦，說不願意同吳家攪到一塊兒。吳家也想到這一層。找來二舅爺商議，說在家裏搭棚，等於給顏家搭了，打算這回不搭棚了，二舅爺說：『不搭棚，不合適，打一個小棚吧，靠著北房搭三間寬，一間進深的棚就得了，大冷的天，不搭棚人家怎麼待着，可是搭太大了也沒有用，一樣冷，搭個小棚倒是緊施的多。』吳正名遂聽他的話，尤搭一座小棚。頭天，落座兒，顏子厚又找來一羣票友，在屋裏一唱，以表示對吳家示威，張夥計真張羅，湖茶倒水，全是他一個人的，比僱用一個使喚人都方便的多，也沒有這麼痛快的。他又喊好喝彩。又倒水飲場，又吆喝花生瓜子，又打手巾把兒，特別顯着活躍火熾。街坊是各屋裏忙各屋裏的，吳正名家不用說了，人家也落座兒，至親好友前來打牌。西屋裏也乘熱鬧的來，南桌風將，爲是抽點頭兒。明兒好出兩家的份子，他是兩家的媒人。南屋是許達仁累了一天，到晚上又出去了，因爲他明天得出份子，不能作買賣，所以頭天先拉個晚兒，多掙兩個錢，好出份子，合着東屋裏的清唱，是自己唱個自己聽，沒人聽，只好謂之過癮，到了半夜，他們才散，許達仁到一點才回。

來，這回可感到累得慌了，進到屋裏，躺下就不耐意起來。許大奶奶埋怨他，「白天幹了一天，晚上又去拉車，這不是不要命了嗎？」許達仁道：「明天不能拉，可不是今天得多掙一點。」許大奶奶道：「也不是必定天天拉，咱們省着一點過，有個頭疼涼熱歇一天兩天也成呀！」許達仁道：「這不是明天兩個份子嗎？沒有這兩個份子，我也就不出去了。」許大奶奶道：「說到這兒，咱們這個份子怎麼出呀？」許達仁道：「現在出份子真難，出少了真不好看，那時席面才幾塊錢一桌，現在得二三十塊，還吃不出好的來，你若是還給人家出幾毛錢，人家當然不願意。可是出多了，咱們又真受不了。這年月，什麼年月呢！」真的，現在這年月，出份子是有什麼可考慮的，所考慮的是怎樣算計雙方平衡。辦事的人，能夠把別的事都放在一邊，先商量席面，死人連棺材還沒有裝進去，先得講菜碼，倒好像辦事不是辦事，而是作一回買賣，出售筵席，算計能賠不能賠。壞在不知道出份子的人是出多少。出份子又沒有官價，又不能劃一，尤其現在錢不值錢的時候，一點預算不出來。以到還能關於收入打個，「大公母兒，」現在沒法兒打，出份子的也爲難，出多出少，也時常以辦事的席預備的好壞作標準，完全不

是以情感作標準。好像出份子不是盡全友誼，而是花錢去吃飯帶着熱鬧，看着帖子上印着「席設東興樓」這份子就和上同春園不同了。假如彎着吃頓好的而多出一兩塊錢，而到時都是平常希鬆得，回來能夠罵兩天，人情薄似紙，一百塊錢，怎麼着，不也是一張紙嗎？人情完全在物質上，所謂精神主義，在出份子上沒有聽那一套。有的因為出份子而辯了交情的。沒法子，辦事的盡想多賺點兒，出份子盡想不賠錢。思想衝突，沒法兒不辯交情。老世人家兒，還講究看帳出份子，不能比人家出得多，永遠維持均等，假如出多了，反而給人家為難。所以「喜敬四千」能維持數輩感情。可是現在仍是「喜敬肆千」那簡直是開玩笑了。許達仁說：「現在起碼得一塊錢。這一塊錢在許大奶奶聽着真有點毛髮悚然，以前那有出過了一塊的份子。可是許達仁說：「這一塊錢還叫人不願意呢，若是在班上一出份子，就得三塊五塊的，一個月幹幾個份子，到拿薪水的時候就沒有多少了。」許大奶奶道：「吳家和顏家兩個份子，就得兩塊錢，兩塊錢咱們只能吃一頓哪，」許達仁道：「不可以吃兩頓。顏家聘姑娘，必得早晨辦事，咱們一清早就去，吃完了回來再趕吳家這頓晚飯。」許大奶奶仍嫌份子大，

說給吳家不出那麼多，許達仁道：「一塊錢咱們上算，你看咱們三口一齊吃，到那兒一塊錢也吃不出來。」吃完睡覺，第二天一早起來，在老西兒雜貨鋪買兩個封套，劉掌櫃的和許達仁聊上了，劉掌櫃的道：「忙不忙？」許達仁道：「不忙。」劉掌櫃的道：「今天歇一天嗎？」許達仁道：「歇一天。」劉掌櫃的道：「隨便可以歇嗎？」許達仁道：「那有什麼不隨便的？」劉掌櫃道：「那班上不告假嗎？」許達仁道：「許達仁這才想起來，劉掌櫃的還不知道，自己騎三輪呢，差點兒說走了嘴，忙道：『告假昨天告的假，回見。』回到家裏，一個寫『喜敬壹圓』，一個寫『磕敬一圓』，下邊寫上，『許達仁率子虎敬拜。』後面還寫上，『本院南屋。』把份子寫好了，三口子都換上衣服，許大奶奶連火都沒有升，反正兩頓飯都在外邊吃，升火幹麼，這時顏家都到飯莊去了，坐馬車去的，顏老太太，帶着一兒一女，顏老頭子在外邊回不來，一切全權均由顏老太太代拆代行，有人問顏老太太，爲什麼不先說兒媳婦呢？顏老太太說：「這孩子盡喫自由自由的，我也不管他了，多嚙他自由了一個，多嚙就娶。」顏子厚也說得好：「我要說一個媳婦，非得百裏挑一不可，不能馬馬虎虎的。」他們到了飯莊子，自然也有親友給張羅一

切，張夥計是知賓，又兼總務，帳房是顏老太太的娘家親戚，關係雖遠，比朋友可靠的多，張夥計跑前跑後，跑裏跑外，連帳房都要支配似的，親戚不算多，朋友都是顏子厚交的票友，說話舉動，都帶一點戲台上的味兒。他們想鬧一鬧，也鬧不起來，出份子，就願意出娶媳婦的份子，不願意出聘姑娘的份子，娶媳婦多進一口人，又得鬧又透着火熾，聘姑娘見不着新娘子，不能鬧，沒勁。馬車一來，人一娶走，越發無精打彩。男女兩家辦事，都熱鬧新娘子一個人身上。女家姑娘一出嫁，全棚頓行失色，無聊透了。男家一進來新娘子，立刻舉座皆驚，滿堂譁然，連茶房都帶精神，雖然都是喜事，而情形不同，有如此者。所以顏家的喜棚裏，總是不帶精神，而錢宅却正熱鬧非凡呢，許達仁夫婦帶着孩子，進門先給顏老太太道喜，許大奶奶當面把份子交給顏老太太，她是怕帳房不可靠，萬一不給他入帳，那兒查消息去呢？許虎說：「怎麼沒有鼓呀？」許大奶奶道：「別忙，一會兒就來了。」她進到新娘的屋裏，看顏如玉正在哭。本來，眼看着自己就成了另外一家的人，和母親不能再朝夕聚首，怎不難過？顏老太太對顏如玉又非常的膩愛，顏如玉平常總沒體會到，現在一到出嫁，便想起媽媽對自己這點心血，真不容

易在媽媽懷裏養到這麼大，驟然離媽媽，叫媽媽一個人呆着，多麼寂寞呢！哥哥又是糊裏糊塗，不懂得孝順，媽媽更要受罪了。想到這裏，又哭了起來，大家一邊安慰一邊勸，說：「雖然過了門，但是可以常常回家來看望，不是跟在一個樣嗎？就是晚上回去睡覺。」顏如玉覺得也對，她準備着和錢永利說：「每天她回來看母親，晚上再回來，反正錢永利一天也不在家，晚上回去睡覺，有人伺候，不就得啦嗎？」他沒有不幹的。不過想到自己到底是錢家的人，終有些悲痛，仍是止不住的淚。「文明結婚」好一點，雙方先交易過了，臨上轎的這種滋味，可以改少好多，許大奶奶看顏如玉今天打扮得越發漂亮了。說道：「呦，這小人兒多麼福氣，姑娘長得多麼體面啊，再加上這麼刀尺，真跟天仙似的了。」大家爭着誇贊顏如玉的美。這時茶房一喊入席，她們便全蜂擁而出，許虎隨着媽媽，也佔了一個位置，許大奶奶一邊吃，一邊給許虎夾菜，娘兒倆吃得比人家幾個人還多。可是許大奶奶也怕招人家不願意，所以偶爾也給別人夾一兩筷子，她們吃完了，許大奶奶還賞茶房一毛錢，怕茶房罵，吃完了也沒嗽口，沒有這個習慣。由兜裏掏出昨天剩下的半塊檳榔，又放在嘴裏，看看時候差不多了，男家這時

候「發車」了。許大奶奶走到院子，一看許達仁在那裏站着，他盡在知賓的前邊幌。知賓的老不讓他入席。他又沒有膽子硬往席上座，有一次知賓讓他入席，他說：「先不忙，讓別人吧。」他是這麼一句客氣話，以爲知賓一拉他說：「您先陪一陪。」他也就順手兒坐下了，誰知知賓也死硬，便不讓他，他在院子裏轉，許大奶奶問道：「你吃了沒有？」許達仁道：「沒有呢。」許大奶奶一聽，這氣就大了，說道：「你真窩囊，怎麼還沒吃呢？你不會去吃嗎？」許大奶奶生怕過了這村沒有那個店，這時不吃，回頭就不擺了。許達仁連忙進到屋裏去，見人家都吃了好幾個菜，他道：「我加個凳兒吧！」他搬了一個凳子，夾在下位，座下跟着吃，也沒有吃好，不過午飯算是解決了，吃完了飯，站在院裏剔牙，談着衙門裏事。一會兒，娶親的來了，樂鼓樂號在頭裏，別看個個都瘦得好像沒底氣了，可是頸綁子凸的真能夠，塞兩個饅頭。大喇叭一吹，震動人心，越聽越鬧的慌，差點兒把許大奶奶剛吃的海參翻了出來。伴娘伴新娘子出來，隨着音樂的點兒，在紅氍子上走，樂隊吹着，「叟刀刀刀，叟來剃頭……」顏老太太哭了，真動了心的哭。顏如玉也哭着，幾個親戚老娘兒們也直落淚，這個慘就別提了，人娶走之後，

棚裏立刻清靜多，無精打彩，個個都溜了出去，出聘姑娘的份子真沒勁，許大奶奶找着許達仁，一塊兒出了飯莊子，往回家裏走，走到家裏，正合適，吳家的喜轎還沒回來呢。姑娘家在二闌兒，真不近呢。許大奶奶先回到自己屋裏，又照着鏡子刀尺了一番，這方到吳家喜棚裏來，進到上屋，從此就等着吃晚飯了，許達仁坐在棚裏看帳子，跟別人談閒話，不說話淨等着吃飯，未免着急的急，可是談話的中心，總離不開生活問題，連張老頭兒都說了：「以前一說話，都講究說什麼吃喝玩樂，什麼老譚的戲。寶全兒的大鼓，現在不成了，您論到那兒，一談起來，準是生活問題，敢則誰家都鬧洋麵，又搭着這年頭兒，哪像個樣兒？今天這兒出一檔子砍死倆，明天那兒又出一檔子殺死兩口子，我看都活膩了。」李老頭子說：「現在全是女的給鬧的。女的沒有一個是好的，禍水你看報上的新聞吧，離不開女人的事，不是我這麼頑固，這簡直不是好年頭。」王老頭道：「女的越來越精明，十幾歲的孩子，就想交男朋友，我不知道她們家裏管她不管？我近來愛犯肝氣，我一說就生氣。」李老頭道：「你說這年月，拉車的還會有好人。今天報上又登着一個拉車的姓許，拾金不昧，真叫高！我贊成這個人。」許達仁一聽，

一定是自己的名子登了報了，他樂不敢樂出來，他想：「連市長都得知我，還是拾金不昧好，榮譽是長久的，若是昧起來，這十七塊錢不就完了嗎？」他一個人在想着，噠兒樂。一會兒，老遠就聽着鼓聲了，專有小孩跑前站，飛奔進來，嚷道：「來啦來啦！」這棚裏立刻騷然，一齊跑出來看。鼓聲是聽見了，轎子還沒影兒。大家都在門口兒等着，門外的人却往門裏擠，到底不知站在那兒是合適。轎子來了，轎夫，個個都累得走不上來路了，吹鼓手的也現重整精神，堂堂而入。轎子是一直抬進屋裏，新夫婦拜天地，拜完天地，在新房坐帳，盤着腿兒坐在炕上，新郎把新娘的蓋頭揭下來，合着剛才拜了半天天地，連模樣都沒看見呢，揭下蓋頭，送親的慶家娘，把蓋頭奪過來，放在膽瓶上。據說姑爺若是壞，把蓋頭坐在屁股底下，則姑娘必受一輩子氣，若是放在膽瓶上，則一輩子平平安安，送親太太專門爲了這個事跟得緊。這時擺上團圓飯，新夫婦只是動動筷子，不能吃，外邊還有人問：「生不生？」回答必須說：「生。」如果說不生，那一定沒有兒子。可是娶歸氏的時候，也說生來着，她不但沒生，反而死去了，這回仍然是這一套，新郎官這回熟習多了，幹什麼都不力巴，自然洞房一幕，也就不像上回那麼

費事了。這是回頭的話，現在先不說。且說大家這時看新娘子，和歸氏差不多的強壯，可是不像歸氏那麼傻似的，眼角兒都帶着挺厲害的，這時許達仁三口子，已經吃完了回到屋裏去，把門一關。泡壺茶一喝——跟茶房要的開水——依着許達仁還想拉個晚兒，許大奶奶特別放假一日，不叫他去了，於是他們也入了洞房。把許虎哄睡了，不管外邊是怎麼亂，兩口子入於膠着狀態。就不在話下了，顏家這時已經由飯莊上回來，顏老太太帶着顏子厚，進到屋裏，一看顏如玉不在跟前，非常難過，幸而還有親友等都跟了來，湊了兩桌麻將，非有麻將牌，可以轉移老太太的情緒，吳家的親友走了不少，可是也還可湊兩桌麻將的，新娘子的家裏人來了不少都沒有走，留在劉好德家裏，也打着牌，新郎新夫入洞房。新郎這回一點不力巴，對那件事總算有了經驗，可是新娘子也不見得是外行。都毫不猶豫的鑽進被子裏去，這回新郎發現新娘子並非處女，他失望了，他說不出來的懊惱，他又爬了起來，新娘子也感到嚴重時期到來，她也起來穿了衣服。新郎跑出去，吳大娘一看兒子出來，不也一怔，兒子一撇嘴，說道：「您看看吧，好沒喜。」吳大娘一看兒子這樣委曲似的，覺得對不起兒子了，她把吳正

名叫過來，吳姑娘也跟着過來了，吳大娘道：「這是你這老頭子給兒子辦的事，新媳婦不是個姑娘。」吳正名也以爲有傷吳氏門庭，吳靜尤其生氣，她道：「不成，找媒人說去。」她們這樣一嚷，別人都不由奇怪起來，吳大娘問二舅爺把西屋劉好德找過來，一說姑娘沒喜，劉好德說道：「這個眼您可不能挑，一說的時候，我就跟您說了，您也答應了，這時候您又不承認，那可不成。」吳大娘道：「媳婦娶過來，也不能說不要了，是不是誰叫我們家走着喪氣運兒。我們直當接個窰姐兒來，認啦背了。可是有一樣說在頭裏，媳婦是從此不准回娘家。」劉好德道：「這您就不對了，什麼叫窰姐兒呀？您這是怎麼說話呢？人家姑娘是正經人家，您這一句要是把人窩回去，又是一條命。這不能像姓歸的那麼老實。」他們這一嚷，西屋裏出來二十多口子，男男女女有的把通條抄起來，有的拿着擔把子，好像是卑就準備着開打，吳氏三口一見，來勢甚兇，不由大驚失色，也認不清誰是誰，據說都是大舅子。大舅子罵道：「你們才他媽的窰姐兒。湊你們王八旦！」說着就聽嘩啦一聲，也不知是那個桌子上的東西，全都摔碎。吳大娘這個心疼，可是又不敢奈何，看這些人有拆家的可能。這時二舅爺常走江湖，連忙

走過來相勸道：「衆位，先坐一坐，有話慢慢說，有媒人在頭裏，怎麼都好辦。」他先把責任放在媒人身上，然後再和媒人交涉就成了，若是直接談到舅爺，非叫舅爺給揍了不可，那些人還直罵，有的在後邊嚷：「揍他！不論他誰。」劉好德連忙攔住說道：「諸位先慢慢動手，能夠和平談判，就和平談判。」說着，又問吳正名他們道：「你們是怎麼主意吧，姑娘已經是你們的人，已經入了洞房，你們是要是不要，要一個說法，不要是一個說法。」吳姑娘道：「不要怎麼說？」她是彎着不要的。後邊有人道：「不要拆完了打官司，誰也活不了，玩命！」吳大娘道：「你別答碓兒了。」吳正名道：「事已至此，我們也花了不少錢辦事，那有不要的？」這一羣舅爺道：「你不是要了嗎？咱們有要的法。這不是媒人在這兒那嗎？咱們說一說，親戚照舊走。姑娘愛什麼時候住家，就什麼時候住家。你們得好好待她，不能欺侮她，只要她回家一說受氣，咱們就是一通拆，不客氣。」又有一個說：「姑娘嬌生慣養，不能叫她幹什麼，是僱個老媽子。」這個一條，那個一條，吳正名不應是不成，「牙崩半個說不字，」立刻就能損失一個膽罐。這個氣真有點窩的慌，還得陪笑臉陪不是。兒子見爸爸服了軟，他也不敢怎麼樣，仍舊

回到屋裏睡覺，他心裏有了主意，就是永不回家，給她一個精神抵抗。吳姑娘可氣壞了，這個打擊比什麼都厲害。想拿媳婦出氣，可不可能，瞪她一眼，她都不答應，一點兒辦法也沒有。若是真打官司，他們先來碰一碰，打官司未必能贏，即或贏了，也得破產，家敗人亡，名譽還鬧得不好聽，只好忍了，別叫人笑話就得。親戚朋友見鬧得這麼大，全都不歡而散，這事誰也管不了。這院裏鬧得這麼亂，許達仁這三口子會一點不知道，吃得飽睡得香，倘若他們若是知道，差點兒打起羣架，真能由床上滾下來。顏老太太似乎出了氣，把自己嫁女兒的這點委曲，都放在吳大媽身上。張夥計也直幫着罵吳家，原因是因爲看着西屋人多。打架都佔着優勢，現在無所謂公理，誰橫誰就佔上了，這一夜熬過去了，第二天顏如玉回門。昨夜顏老太太就沒睡好，只歪了歪，張夥計和顏子厚也沒睡好，今天一清早起來，就忙着收拾屋子，從此顏如玉就當作外姓人看待了。張夥計盡惦記着飯莊子那點「折羅」，又說飯莊子剩下的酒，都裝在一個罐子裏，自己收起來喝。許達仁還是一清早出去了，昨天沒作買賣，今天得多跑幾趟，剛出門。遇見買白薯的大陳了，大陳說叫道：「許先生您剛上班？」許達仁道：「可不是。今天

還早一點。」大陳道：「您來兩塊熱乎的。」許達仁道：「什麼？」大陳道：「白薯。」許達仁最忌諱白薯兩個字，可是知道大陳並不是開玩笑，遂道：「怎麼樣？現在是什麼行市？買賣怎麼樣？」大陳道：「喝，買賣可真糟，您說這白薯好幾毛一斤。現在好幾毛誰不買棒子麵呀？拿白薯當飯吃，也不經濟，您說是不是，再者說，有錢的人家不吃這個，沒錢的還真吃不起。這年頭兒，連白薯都快成人參了。」許達仁老聽着白薯這個名兒彆扭，他道：「來塊。」大陳用大鐵筷子，從爐子裏一夾，夾出一塊大型的，在手裏提了提，用小破笤帚掃了掃，說道：「就賣這塊吧，不用切了。」說着，放在稱上稱了稱，說道：「您給兩毛錢吧？」許達仁道：「兩毛錢買塊白薯？」大陳道：「跟您說這胡同兒這就是賣您一個人。這一早晨，這條胡同也賣不出錢來，白叻喝，您就說這胡同四五十號人家，一個門裏總住着兩三家，您就看看門口的牌子，沒有一個有職業的，就是您這一家，我從前當巡警時，一月九塊錢，也能養家，現在九十塊錢也不成呀。我早晨賣白薯，下午買柿子，晚上再賣一趨蘿蔔跟花生，跟您說，一天要是不賺個三兩塊錢簡直就不成。您看這一條胡同，不是寫着小本生意，就是擺花生攤，換洋取燈，拉排子車，要

不然就是賦閒，只有你這一家當着官職，難得，您在北京胡同裏轉，您就看看牌子。沒職業的佔十分的九。就拿您這門裏說，四家倒有三家沒事的。」——其實他不知道許達仁也是假的了，許達仁沒有說話，一塊乾糶兒正堵在喉嚨裏，差點兒噎。看大陳又說：「我就納悶兒，這些賦閒的，也都能活着，您說都幹什麼來着？」正說着，忽然一輛汽車駛過來，嚇得大陳急忙把車子推着跑，心說：「這地方還有汽車的來？」只見那汽車在許達仁門前停住了，許達仁一邊吃着白薯；一邊怔怔的看着，只見由車裏跳下一個摩登少奶奶來，豔麗極了，他還沒看清，那女人就向他行了一個鞠躬禮道：「許大叔，」許達仁一看，敢則是顏如玉；後邊隨着錢永利，原來今天回門，許達仁的白薯還沒有噎下去，門裏出來了人，張夥計同顏子厚，他們一聽汽車笛響，便馬上跑了出來，張夥計見了顏如玉那種漂亮，都不敢言語了，這時想着自己那有這福氣娶她，這都給有錢的人留着呢。顏如玉見了他也是一鞠躬道：「大哥，」張夥計的現像兒差點出了殼，怔在那裏，像這樣美的美人，叫自己一聲大哥，不知折壽多少年呢。顏如玉又向顏子厚道：「媽昨兒沒累着呀？」顏子厚道：「沒有，張大哥倒是直受累。」顏如玉

又向張夥計道謝。張夥計差點兒轉腿肚子，心說：『可別理我了，再理我能抽羊角瘋。』沒這個福氣。錢永利也跟了進來，一直走進二門，來到東屋，顏老太太淨等着她們來呢，顏老太太把沒人陪姑爺說話，所以昨天就跟張夥計說好了，叫他今天陪一天。他今天還特別打扮了一下，穿了長袍馬褂，脖鈕兒也扣上了，這一規矩。反而把他拘住了，他跟在錢永利的後面直彷彿是個聽差的。顏如玉進到裏院，先往各屋裏看了看，叫道：『媽，我回來啦。』顏老太太連忙走出來道：『孩子，你回來啦。』她今天看女兒打扮得一朵花兒似的，真是喜歡不盡，錢永利過來請安，顏老太太把他們讓進屋裏，桌子上早就擺好了菓子糖食物，什麼蜜餞海棠，炒紅菓，金絲棗，一碟一碟的，擺了一桌，幾乎把乾菜鋪都要給搬來。顏老太太對顏子厚道：『你同張大哥給陪一陪，我測點兒糖水。』錢永利道：『您別張羅。』顏老太太道：『這是一個律兒，老媽媽律兒。』姑爺來了，第一碗先得喝糖水，張夥計陪着新姑爺坐着，一語不發，他也不知道應當說什麼好，坐在椅子上筆直，他倒像個客人了。戰戰兢兢，這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盛典，錢水利倒是很大方，往後一靠椅背，右腿搭在左腿上，拿自己火點着煙，慢慢吸着，臉在煙

氣繚繞中，有點仰着，偶爾也拿起一塊糖瓜條兒，放在嘴裏，表示毫不客氣的樣子。顏如玉道：「你瞧你這姑爺樣兒？你也不讓讓人，你就一個人吃。張大哥您吃！」說着，給張夥計端過一碟子去。張夥計忙站起來道：「不敢不敢，你是禮從外來了，應當我給張羅才對。」他簡直不知手脚放在什麼地方才合適。錢永利道：「這個銀絲棗挺好吃的，回家咱們也買點兒。」顏如玉向他一撇嘴道：「德行！」錢永利笑着，張夥計要笑，又收回去了。他感到結婚的偉大，一夜的力量，就把陌生的男女，弄得這麼的熟。任何力量也辦不到。老天爺興的這個主意真叫高，怎麼過了一夜就會這樣熟了？「真有點邪門兒。張夥計不知這是怎麼一股勁兒，他嫉妬錢永利，可是像顏如玉這樣天仙似的，也不能嫁給自己，這非得銀子堆着不可，顏老太太把糖水沏好，叫顏子厚給端，並且說：「回頭吃飯，把西屋劉大爺也請過來陪一陪。」張夥計道：「回頭我過去請去。」他覺得他幹這個比什麼都合適。張夥計這裏坐不住，坐着不舒服，以請劉好德爲名，跑到西屋，西屋劉好德剛起，昨日打了一夜牌，見張夥計來，連忙讓坐，說道：「怎麼樣，你累得可以。」張夥計道：「沒有什麼，那屋老太太請您過去給陪一陪。」劉好德

道：『沒什麼。回頭叫我們大奶奶過去幫着溫溫菜，我正要去呢。』說着，嗽完了口，又擦了擦臉，然後叫大奶奶給孩子作飯，隨便作點什麼都成，好在有昨天剩的，叫孩子們吃完飯，給幾分錢叫他們到街上玩去。然後過來幫助顏老太太熱菜。明着，是叫他幫助顏老太太熱菜，其實是叫他過來吃席，這席是老太太現叫的。劉大奶奶答應了。劉好德也穿上馬褂同張夥計走了過來。顏老太太道：『對啦，劉大爺給陪一陪吧。我們這孩子簡直不會說話兒。』劉好德道：『沒關係，熟了就得了。姑娘可好？在那兒呢？』顏老太太道：『在裏屋呢。這丫頭也不出來見見劉伯伯。』顏如玉回裏邊先了出來，在門口一站，說道：『這不是昨兒見的嗎？』劉好德道：『那可不一樣，今天跟昨天差遠了去了。好，今天你是錢家的人了，我得問問你受氣不受氣，我這個媒人作得硬氣，你要說受氣，我就找錢大爺不答應他。』哈哈，他有一半好像是給吳家聽，大家也就全都笑了。劉好德道：『你到底受氣不受氣？』顏如玉道：『噢，幹麼呀？』老跟說這個！劉好德道：『好姑娘，過過門，就長脾氣。你也跟你大叔頂起嘴來，你們的說話的心壞了。』大家又全笑了。劉好德又說：『姑娘再回家就得過年正月初六了。』顏如玉道：『喲，

我從此天天回來。」劉好德一聽，看了錢永利的眼，錢永利沒表示，好像已經通過的樣子了。劉好德心說：「男人真有出息就結啦。」他道：「姑娘天天回家，省得老太太悶的慌，有工夫可以接老太太出門聽聽戲什麼的。」顏如玉道：「這禮拜請我媽看電影去。」劉好德道：「請請我什麼呀？」顏如玉道：「請您打牌。」劉好德道：「請我打牌，我再輸幾塊，你算的倒是不錯。」他們談笑着，顏老太太要抬桌子。劉好德道：「幹麼呀？這早早就打牌？」顏老太太道：「不吃飯。」劉好德道：「這麼早吃飯忙什麼的，菜還沒送來，等到送來再吃也不晚，老太太真實成。」顏老太太說道：「可不是，我就這麼實成，我的孩子也是這麼實成。」顏如玉瞪了老太太一眼道：「什麼也不是。」劉好德道：「得，姑娘先反對老太太這句話，還是姑娘厲害，這小子不成了。」說着一指顏子厚，顏子厚沒言語，顏老太太道：「對啦，我想起來了，姑爺要是得機會給這孩子找個事作，這麼大了，一點正經也沒有，將來怎麼辦哪？」錢永利道：「成成，他不知他是幹什麼？」顏老太太道：「他能幹什麼，簡直我也說不清。」不但顏老太太說不清，連顏子厚自己也說不清，又不能寫，又不能算，除了寫算兩種，還要在社會上找事。

那只有賣苦力氣了。可是他連賣苦力氣都不成，錢永利道：「我跟他找，差不多都關於商界的事多。」顏老太太道：「那兒都成，只要有個事情作，一個月掙兩個錢夠他花的就得了，錢不錢在其次，就圖他不閒着。」顏老太太以為有個事，是個人就能幹，顏如玉道：「您見面就提這個。」劉好德道：「那有什麼關係？」顏如玉是怕叫人看不起，顏老太太道：「姑爺也不是外人，怕什麼的？」錢永利道：「沒關係，我一定給找。交給我啦沒問題。」他們這樣的談着閑話，張夥計也很想託錢大爺謀個事，可是他沒好意思說出來。其實錢永利也還沒有什麼事，他只是靠着他的父母遺產而已。張夥計想錢永利在半夜裏抱着顏如玉的情形，他真有點恨自己的爹媽，為什麼不給自己留點什麼，至不濟，應當給自己一個好容貌，他媽的完啦，老和尚瞧嫁粧，下輩子再說了，要是還想幹，就是當土匪。不怨得現在土匪這麼多，簡直不平。張夥計心裏越琢磨越深，要不是顏子厚拉他一下，他真能坐化在那兒。劉好德道：「吃飯吧，吃完飯好打牌。」他是餓了，顏老太太道：「叫張大哥給看一看，菜怎麼還沒送來。」劉好德道：「不忙不忙，咱們慢慢的搭桌子，佈置布置。」說着，飯館夥計抬了菜來。於是他們便

是一通亂，大禿二禿也跟着菜挑子進來了，又叫劉好德給闕了出去。他們一邊灑酒，一邊溫菜，大家一讓，團團坐起來。張夥計見了酒，嗓子眼兒就癢癢，他恨不能一口氣先喝他一大盃才合適，可是大家又是那麼規規矩矩，文儂儂的。顏子厚道：「咱們豁拳吧。」他不會喝酒，可是覺得豁拳却熱鬧，「幹。」張夥計首先贊成，把拳頭揮在空中，準備着輸，因為輸才能喝酒。他找不着對向，劉好德道：「來，咱們來兩拳。先滿上酒！」顏子厚把他們的酒盃都斟滿，劉好德道：「咱們是三拳兩勝，還是一拳一光當。」張夥計道：「一拳一乾盃，好不好？」劉好德道：「就這麼辦。」張夥計一揮拳道：「到，哥兩好，三星照，五魁手，四季財，四季財呀。喝酒吧！」張夥計這回得了勝利，他看着劉好德喝了一盃，心裏更癢癢，他唾了一口吐沫說道：「到，四季呀，六六順那，六六順那，六六順那……」他老喊六六順，他以為劉好德還猜不着他的拳嗎？誰知道這拳仍是劉好德贏了，仍是劉好德喝酒，張夥計連贏兩拳，真罵自己飯桶，來，張夥計又舉起手來了，使足了勁道：「八匹馬。」一拳就勝了，真乾脆。他道：「劉大爺的拳敢則這麼乏？」他真有點埋怨劉好德，劉好德喝了三杯，吃了不少菜，陪你一杯吧？」輸了叫喝，勝了叫

陪，張夥計沒等人勸，他一仰脖，一盃酒下去了，『滿上！』顏子厚便又給他滿上酒，他道：『老弟，你同劉大爺豁兩拳，』顏子厚道：『我不大會喝酒，』張夥計道：『輸不了，輸了我替你喝。』正說着，大秃二秃跑進來道：『爸爸又打鑼了，』劉好德道：『玩你們的，不用管那些個，』大秃道：『還貼紙條兒呢，也不幹麼。』劉好德道：『誰知道，反正洋麵落不了價兒，去玩去，遠遠的。』顏如玉道：『來，大秃兒，給你們錢，』說着拿出一塊錢的票子給他們，大秃二秃忸忸不前，可也不走，看了看錢票，看了看劉好德道：『這孩子，也不知道鞠躬，』大秃二秃一聽，趕緊鞠躬，過來把錢接在手裏，劉好德道：『這孩子，把錢給你媽，不能都花了。大秃兒拿錢往外就跑。』劉大奶奶便追他們，追到門口兒，踏在一個破大盆上，自己也摔了一交，把拿盆水也傾在地上。把鞋也弄濕了，她直報怨，那也沒辦法，那盆水是不放不成的，她又給續上了。東屋裏吃完了飯，劉好德便張羅打牌，牌手當然有錢永利夫婦，有顏老太太，顏子厚不能再上，張夥計本想打，可是自己沒錢，有錢又怕輸了，他只得同顏子厚在屋裏談天。打了八圈，顏老太太還要接着打，錢永利怕防空演習，截在道上回不去，所以急急忙忙吃了晚飯，顏如玉又擦臉摸

粉，對顏老太太說：「媽，明兒我還來看您。」顏老太太道：「幹麼又出來？」顏如玉道：「我不喜歡這樣，明兒我還出來。」顏老太太道：「你不是前天燙的媽？」顏如玉道：「我不喜歡這樣，明兒我還出來。」劉好德道：「姑娘愛出來，老太太您可管不了，現在管的可有人啦。」說着，看了錢永利一眼，顏如玉一撇嘴道：「誰也管不了我！」劉好德道：「得，人家可字號呀！天不怕地不怕。」錢永利只是笑，張夥計在旁邊看着，他想到：「我要有這麼一個媳婦，她管我一輩子我都幹。」顏如玉化裝完了，穿上了大衣，給大家全一鞠躬，同着錢永利出了大門，上了汽車，風掣電閃而去，可巧這時被那瘋婦看見了，大聲叫道：「坐汽車的站住，他媽的，你坐汽車我也不怕你！」顏老太太一看，忙說道：「快進來吧。那個瘋子來了。」他們趕緊進來，劉好德又賣弄他媒人的功勞，說姑娘這樣兒自由，那兒找去呀。顏老太太十分喜歡，他們又低聲講到吳正名家，連罵帶挖苦，吳家這樣守着這麼一個媳婦，爺兒三個誰也不好說話兒了，有時乘媳婦到廁所的時候，爺兒三個開了談判，說兒媳婦種種不好，低着聲兒，唧唧喳喳，見兒媳婦來了，立刻打住話頭。這日子過得簡直彎扭透了，全家都要變成啞叭了。他們又不好說什麼，一說

就得吵，一吵就得損失東西，爲避免損失東西，只好自己忍住氣好些。可是忍得日子長了，就難免身體受損失，精神上起變化，人要是再不能達觀，什麼事都往心裏放，日積月累，就不免受傷了。今年他們熬的臘八粥，和往年不一樣，往年他們熬的臘八粥，什麼米豆粥果，樣樣俱全，吳大娘頗興熬。熬完了。成上了許多碗，上面擺了各種仁棧，擺成各種花樣，能夠擺在桌上三五天都捨不得吃。今年不成了，又搭着什麼都是貴的，心裏又不痛快，只熬了兩盆雜豆米粥，臘八粥熬了就得每年熬，不熬就不合適，他們也不送人了，乾脆拿粥當飯吃，多一半也是爲氣媳婦，反正你不能說臘八粥不是飯，誰不拿臘八粥當飯吃呢？媳婦也倒能吃，臘八粥也能吃兩三碗。西屋劉好德時常把媳婦叫過去，給她菜吃。這一來，吳正名夫婦反而不上算了，他們又不能攔住街坊給媳婦些什麼吃的，他們又不能叫媳婦不吃人家的東西。假如一說，馬上能夠把娘家的人全找了來，進門一通權，誰也惹不了。這種窩囊氣，真是受了不少，尤其是吳靜真，氣得都打哆嗦了。其實他們就不會作人，若是好好待遇兒媳婦，兒媳婦也盡孝道，自然就和美，這一進門，先把媳婦看作外人。一切待遇都不一樣，當然容易引起媳婦的反感。

弄得貌合神離，背地裏互相講究，即或有一方面被迫無奈不得不裝作慈善。但結果仍然是不合，長久下去，沒有不出事故的。人與人之間，彼此並不是很難了解，只是人們不往了解的道路上去想，人人光是一味想着自己，這實在是大錯，不了解人的人，絕不會了解自己，社會上的一切不幸事件，都發生於自私，不去了解人，這種人就是理智不夠。我們不能承認他感情的人是完全好的。我們常聽到人們有這樣批評的話：『雖然他作的不對，可是這個人的心不算壞。』我們不管他心壞不壞，他作錯了事，影響於別人，這仍然是不可恕的。吳正名家裏，因為全家都是自私的，所以他們都陷於煩惱之境，而他們還不知他們，所以煩惱的緣故，他們只是恨怨媳婦，而又不能奈何媳婦，所以越發煩惱了，許達仁這兩天倒是快活多了，又搭着天氣很好，年底又快到了，出門的人很多，買賣倒是不錯，雖然仍然有騎三輪車的跑到廁所裏自殺，可是許達仁也還知足。其實不是他們不能掙錢，而是拴車的主兒太扎車夫的血了，賃一輛車，要兩塊錢，這是多大利呀，社會上這種畸形的傾軋，爲什麼總不見當局加以取締呢？車主們暴虐純粹資本家的劣根性，多少條性命，多少量血汗，都犧牲在這高利軋渣下，

這是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呀！許多慈善家捐款開粥廠，放小米，而叫他們掙了錢送給這些資本家，這不是白搭嗎？劉好德曾經給錢永利出過主意，叫他弄幾輛車，不用多，只十輛三輪車，這一天連白天帶黑晚，一天就進四十塊錢，一個月就一千二百多塊錢。聽說有拴個百十多輛的，那一個月要進多少錢呢？這錢都是由窮人身上挖擠出來的呀！錢永利也想到這是一個發財的買賣，後來聽說當局只准有三千輛三輪車，然而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出來，三輪車比已有數萬輛的人力車不在以下呢？並且現在的三輪車，越出越壞，簡直有的和紙糊的燒活差不多，先是圖利，不顧市民的安全，出了危險，反正拉車的先遭殃，像這點不平，像這點感觸，許達仁都沒有。沒有人覺得憤慨，那感到痛苦而不能爭扎的，便跑到廁所裏自殺去了。許達仁騎着輛三輪，一滴一滴的血，在輪子底下軋，他自己並不覺得，而人們也不覺得，即或把他寫在小說裏，而還有人覺得許達仁真有趣。社會就是這種社會。這天許達仁正在大街上攬買賣，忽然看見由理髮館出來一個摩登女人，叫道：『洋車！』許達仁連忙騎了過去，走到跟前一看，却是顏如玉，他想再退後，已經來不及了。顏如玉已經看見了他，也怔住了，怪不

意思的，許達仁羞答答的道：「姑娘，我給你叫輛去吧？」顏如玉道：「不用不用啦，您怎麼？」許達仁道：「唉，衙門這點掙項，那裏夠呢？可不沒有工夫就騎騎車掙幾塊幾塊，姑娘上那兒去呀？」顏如玉道：「我到家，看我媽去。」許達仁心裏一想，這個買賣不能坐了，拉到自己門口，叫人家街坊看見，算是怎麼一回事呢？他道：「我給您叫一輛吧。」顏如玉本想這個買賣叫他作了，省得這便宜給了別人。許達仁直不肯拉，也就只好算了。許達仁道：「您回去可千萬別提，對誰也別提。」顏如玉道：「好吧，其實這也沒有什麼，我一定不提。」許達仁道：「那麼，送您一段兒吧？中途再給您換車，省得叫他們胡要價。」顏如玉一聽，便上了三輪車，許達仁便騎了走下去。顏如玉坐在上面，真不知是什麼滋味，許達仁一邊走着一邊談天，問姑娘過門可好。看看快到了，他道：「姑娘下來多辛苦幾步吧，再過兩個胡同就到了。」顏如玉只得下來，掏出一塊錢來給了他，饒多花錢，還沒坐到家。許達仁道：「您別給啦，那有這麼着的呢？您可千萬別同他們說去。」顏如玉答應着去了。許達仁這一趟掙了一塊錢，真是幸運，他看今天掙的差不離，早點兒收車，把車騎到車廠。這時有幾個拉車的都在那裏擦車，一見許

達仁回來，便道：「小許今天怎麼這麼早就交車？」許達仁到這環境裏是被稱爲小許的。他平時若是由衙門出來，拉車的還得稱呼他先生呢。現在有什麼辦法，人家若是叫他先生，他還真不舒服呢。他道：「今兒夠啦，媽的收車。」他好像是罵他自己。他把車交了。別的拉車的道：「小許這兩天工夫不錯啦，騎上真像跑。」許達仁道：「那什麼話呀？咱們幹什麼都不外行。」別的車夫道：「今天怎麼樣？」許達仁道：「刨去車份兒還有兩塊多錢。」別的車夫道：「這就不錯。」許達仁道：「買點兒醬肉回去一捲餅，泡壺小葉茶兒，明兒見啦。」許達仁變成了這種人生觀，拉車之沒起色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回到家裏，顏如玉正在東屋裏和顏老太太說話兒呢，許達仁低着頭溜進南屋去。就聽顏子厚和顏老太太正在抬槓。顏子厚想在年前唱一回戲，人家約來着，給人家搭桌，顏老太太說：「唱戲就唱戲，也沒有什麼。」顏子厚說：「還得拿出一筆錢。」顏老太太一聽，就不大願道了，唱戲不掙錢，已經可以的了，還往出掙錢，真算有這個癮。顏老太太說：「唱戲不要錢還不成？還要拿錢，幹什麼呢？」顏子厚道：「您當是唱戲就那麼一唱就完了哪？穿行頭不給人錢哪？拉胡琴的人家白給拉呀？不給人家錢

那嗎？」顏老太太道：「有這錢坐在家裏吃什麼不香？一死兒要唱戲，花錢，受累，挨罵，惹氣，圖什麼，這要叫你爸爸知道，他還不罵你呀？」顏子厚道：「也花不了多少錢，一共二十塊錢就成啦，咱們又交朋友，又玩了一回，您可以聽戲去呢。」顏老太太道：「交朋友也不交他們，唱戲的，什麼人沒有呀？就拿李豔華說，男不男女不女，算是怎麼一回事呀？」顏如玉插言道：「你們唱戲有李豔華沒有？」顏子厚不知她這是甚麼意思，他半天才說道：「我也不知道有沒有，大概有他，因為約搭桌的人也認識他。可也沒準兒，我還不知道呢。」顏如玉道：「媽，您就叫他唱去得啦。」顏老太太道：「我不是不叫他唱呀，他愛唱就唱去。反正我沒錢，他們過不去年唱搭桌戲，我還過不去年呢。」顏如玉道：「不就是二十塊錢統統在內嗎？」顏子厚道：「可不是，一包在內，什麼都有。」顏如玉道：「我給你二十塊錢，可是你可別再跟媽耍了。」說着，由錢袋掏出許多錢票來，給了顏子厚兩張十塊錢的。顏子厚真是說不出來的喜歡。顏老太太道：「你瞧瞧，作哥哥的花妹妹的錢也不羞的慌。」顏子厚道：「這個錢也不是我落下了，這不是幫朋友嗎？」顏如玉道：「那天我可陪媽聽去，你若是說瞎話可不成。」顏

子厚道：「決不會的。還有一件事，明天還得求妹夫銷點兒票。」顏如玉道：「喝，得屋就想坑。」顏子厚笑道：「沒辦法，就那麼說好了的，一個人銷五十張票，我還算少的，只擔任銷二十張。」顏老太太道：「好，這唱戲又給他們賣票，又給他們錢，又給他們唱戲，你們的癮也太大了。你不會叫他們也給你唱一回嗎？」顏子厚道：「不能那麼說，人家怎麼給咱們唱過呀！那天咱們家辦事，人家也來唱來了。」顏如玉道：「不管怎麼着，你得叫媽聽戲去。」顏子厚道：「這樣辦吧，這不是擔任二十張嗎，乾脆拿十張換兩個包箱票，一個包箱叫媽去連街坊也請上，一廂叫錢家他們去。他們家不是人很多嗎？」顏如玉道：「好吧，你弄兩張包廂票，來吧，其餘的散票我不管。」顏子厚答應去了。顏子厚剛走，張夥計進門，顏老太太道：「你瞧，你兄弟剛出去。」張夥計道：「上那兒去了？」顏老太太道：「又給人唱搭桌戲。」張夥計道：「我早就不讚成我兄弟唱戲，唱戲簡直不是事，掙錢不掙錢還在其次，人格先保持不住。唱戲的那有什麼正經人？有許多拆白黨都拿唱戲作機會，損透了，不知遭踏了多少好人家的女人。現在就拿報上登的，還不夠瞧的嗎？還有人家不知道的，報上不好發表的？還不知有多

少擋子呢，聽說還有公公跟兒媳婦有一腿的，爺兒兩走一條格，這是什麼事呀，居然還有人恭維他們，我要是督軍，我先槍斃了他們。」張夥計說的這樣好，其實他若作了督軍，玩戲子玩得更厲害，張夥計又說：「我就是不會寫字，我要是認識寫小說的，非得叫他把戲子的事兒全寫出來不可。」顏老太太和顏如玉聽了張夥計的話，也說出自己的情緒。張夥計又接着說：「尤其是唱旦角的，簡直更難說啦，您說，男跟男的還有爭風吃醋的事，這不是妖怪嗎？他們整天價沒事，光研究這種事，那有不壞的？他們壞他們的，也還罷了，我就納悶，堂堂的一個念書的人，盡跟唱戲的在一塊兒，這人格兒還有沒有啦？聽說老年間，唱戲都不准穿馬褂，見人就得請安，身分低極了，現在是什麼年頭兒，沒法兒說。」張夥計若是牢騷來了，是沒結沒完，幸而顏如玉問了一句：「媽，咱們晚上叫什麼？讓張大哥受趟累給買一下去。」這才把張夥計的話打住，他道：「您吃什麼，我給您買去。」顏老太太遂支配了幾樣小菜，叫張夥計給買去，張夥計真是喜歡不盡，他就喜歡給人家白幹點兒什麼，雖然透着身份低些，可是他高興。買了回來，顏老太太去作菜，屋裏就剩下張夥計和顏如玉兩個人了，張夥計這時心裏

反倒不安寧了，雖然他喜歡跟顏如玉多談一談，但不知怎麼一股子勁，他非要走不可，他道：「我回去了。」顏如玉道：「張大哥忙什麼的？一塊兒吃吧。您兄弟也就快回來了。」張夥計道：「他得什麼時候回來呢？」顏如玉道：「快，說話就回來，他是換票去了。這時候快要回來了。」顏如玉倒是實意留，因為他有點悶的慌。張夥計明知人家實意留，自己也願意多待會兒，可是嘴裏却道：「他要是回不來呢？我得等他什麼時候？」顏老太太也跑過來道：「喲，您兄弟不在家，您就不能多坐一會兒了？您陪着您妹妹談談，她一個人也悶得慌。」張夥計聽了，心裏發的笑，從混身的毛孔眼往外冒。他道：「那，那……」他不知說什麼好了。站了一會兒，說道：「回頭我再來吧。」說着，仍是往外走，走到外邊，心裏又後悔，自己罵自己道：「媽的就多待一會兒有什麼，偏要走，走的那一門子呢？」已經出來，就不好再回去。可巧這時有送信的來了，喊着顏家的信，他忙接了過來，又借着機會走回來了，說：「真是不叫我走，剛出門又來了信，又把我支使回來。」顏如玉道：「本來麼，您就瞎走。」說着，把信接過來，看了看，扔在桌上了。顏老太太道：「誰的信哪？」顏如玉道：「我爸爸來的。」顏老太太一聽是老頭子

來的，立刻說道：「你給念念我聽聽說什麼。」顏如玉道：「沒事。」她那裏知道老太太的心呢？顏老太太道：「這孩子，叫你念念信你都不管，張大哥給念念我聽聽吧。」張夥計道：「我這認識三個半字，那裏能念信？」顏老太太道：「您認識的就念出來，我也能聽懂八九成兒。」張夥計遂把信拿起來，結結巴巴的念道：「厚兒知悉：來信業已的收到。那個，什麼，玉兒婚事，家中俱已麼，辦妥，爲父麼，無任什麼慰。現在年關在，在什麼，爲父可告假數日，可告假數日，就是說可以告幾天假，回家看望，這個字是望吧？我中下來的，今年可少作年菜，我不在家，玉兒出閣，只你與你母二人，總以麼儉省爲要，年頭太可怕，您猜怎麼着，年頭兒真怕人，今天下午，我到商場轉了一圈兒，喝，簡直……」顏老太太又怕張夥計說下去，立刻就道：「您看看信上還說着什麼？」張夥計又拿起信來看道：「下面還提着我兄弟的事，」正說着顏子厚回來了，進門便道：「提着我什麼事？」顏如玉道：「爸爸來信了，叫你好好要強，找個事作事，不准你唱戲，」顏子厚道：「沒關係，不唱就不唱，」說着，進到裏屋，把大衣脫了，唱起來道：「我好比，南來雁……」顏如玉道：「說着不唱可又唱起來，簡直是機器。」顏子厚道：「反

正爸爸沒在家，廂票已經換來了，你給錢吧！」顏如玉道：「我得聽完了戲才給錢，沒聽說先給錢，你們要是回戲了呢？」顏子厚道：「聽完戲再給也可以。咱們晚上吃什麼？明天大哥也聽去。大哥什麼時候來的？剛才看見兩處打架的，現在打架的那麼多……」他一句跟着一句，滿不着邊兒，而他爸爸的信他連看也不看，顏老太太罵他一句不孝，他也不理會，他說來信就是那一套，要強要強，他也得強的了呀！他有他的一套兒辭。今天過去了。明天是唱戲的日子，錢家一個包廂，有錢永利的女兒，和家屬什麼的，錢永利的女兒，比顏如玉還大一歲呢。現在也沒念書，有錢就好看中國電影和舊戲。西洋電影看不懂。看話劇是沒有鑼鼓，沒勁，她最近有了這麼一個後媽，娘兒倆倒是很投緣，脾味都差不多，談起嗜好來，越談越相同。顏如玉帶着女兒等佔一廂，另外一廂是顏老太太，請親戚一塊兒聽，張夥計本來也說在這廂裏，後來顏子厚又給了他兩張散票，他又約一個汽車行同事的，兩個人去了。顏老太太是由錢永利先接到市場吃飯，由市場就到館子聽戲去了，錢永利是吃完饭回家，他不願意聽，他聽都是義務戲合作戲，這平常票友戲，他是不聽的，雖然他對於名角與票友所唱的並分不出

好與壞來。兩個廂挨着剛吃了飯，一喝戲館子不開的茶。顏如玉又買了許多吃的，張夥計也買了好幾包東西拿到樓上來，好像不叫聽戲，而是吃來了。顏老太太面前堆了好幾堆，戲也沒有聽，先是讓坐，讓好了坐，又讓茶，讓了茶，又讓吃，一邊吃着一邊說話兒，戲台上演的是什麼，就沒有看見。顏如玉倒是直注意台上，看看有沒有李豔華，他雖然偶爾覺得和李豔華彷彿有了隔離，可是看一看他，也是生活上一種趣味。不必還同他談情說愛，只是在已經隔離了的情形下，再答見了面，豈不是很有意思的嗎？這時台上正演着捉放曹。陳宮上場，丑把曹操帶到公堂，陳宮說：「上站的敢是曹操？」曹操說：「既知我名，為何又問？」兩個人都夠明白的。陳宮說：「見了本縣為何不跪？」曹操說：「我那雙全膝，上跪天子，下跪父母，豈肯跪你這小小縣令？」陳宮說：「你豈不知王子犯法，與庶民同罪？」曹操說：「我身犯何罪？」這時他又犯賴了，陳宮說：「吓，你行刺董太師，還說無罪？」曹操說：「我行刺董太師，可是你親眼見的麼？」曹操這時越發撒賴了。陳宮說：「雖非親得見，現有董太師鈞旨，捉拿與你。還能強辯嗎？」曹操一聽，唱起快板：「聽他言，口問心，自思自語，看陳宮，他胸中，頗有韜略，說幾句，巧

言語，將他哄過，管教他棄官職，共除奸徒。」他心裏的話全都唱了出來，陳宮全都聽見了。可是他雖然聽見，而又裝聽不見。要不然怎麼「頗有韜略」也會談幾句巧言哄過呢？曹操說：「公台，你可知朝中誰忠誰奸？」曹操倒有審陳宮的趨勢。陳宮說：「我在外省爲官，怎知朝內忠奸？」可見他也不怎麼有韜略，連個忠奸都不知道。曹操又唱了快板，說董卓是奸惡。陳宮也戲癡上來了，也唱了一段快板，說董卓大大的是好人，反正我拿住你，就不能叫你跑了。曹操這時駭怕了，駭怕也要唱一段快板，他唱：「聽他言，嚇得我，心如刀割，見董卓，那時節，自有話說，刺董卓，是陳宮，修書與我，那時節，遍體牙，也難辯說。」這簡直跟小孩子撒賴一個樣子，他說：「你若是我送到董卓那裏去，我說你也是反動份子。」這哄小孩子都未必哄得過，可是頗有韜略的陳宮，却真的駭怕起來，他也唱了快板，唱了半天，還是把曹操放了，兩個人一齊跑了出來，說是下鄉查旱，「八月中秋桂花香的時候，還查什麼旱？半途上遇見呂伯奢，飾呂伯奢的倒是個內行，先唱，夢見猛虎趕羣羊，後來又說夢見燈花結蕊，到底作了什麼夢，他都說不清了，他又問曹操曹操，說了一言難盡，便把刺董卓的事一說，呂伯奢這才明白，

他說：「你令尊前日到此，昨日一早起往原郡避禍去了。」敢則曹操的事，曹操的爸爸全沒跟呂伯奢提，也許是呂伯奢跟曹操裝傻。可是聽戲的主兒却很入味呢，飾陳宮的嗓子不大好，大概陳宮有點烟癮，唱的都不是味兒，有時昌調，有時又不夠調，台底下這哄，聲震屋宇。一會兒，曹操把呂伯奢全家都殺了，陳宮這時又後悔了，他「背轉身，自埋怨，自己作差，這時候，只得忍耐在心上。」這完全是他心裏的話，可是曹操却說：「你言語多詐，」合着他心裏的話都叫曹操聽見了，捉放曹下去之後，便是顏子厚同李豔華的四郎探母，顏子厚飾四郎，李豔華飾公主，這兩個人也不知怎麼又跑到一塊兒，顏子厚一出台簾，台底就先喊了一遍好，等到唱的時候，真好也喊好，不好也喊好，這喊好大概跟鑼鼓點兒走，成了配音了，公主上來，好聲尤其震耳，觀衆向來對於男人扮女角都有點的開玩笑的意思，大家一哄，越發增了他扭扭蹣蹣的神氣，而大家越哄，假如能把唱戲的哄得害羞，那才有意思，可是唱旦的永遠沒有害羞過，皮臉皮吃，越發扭蹣的肉麻。可是能叫人麻肉，也是痛快的。公主臉擦了很厚的粉，鬚眉男子，便把鬚都拔了去，這是中國的藝術。公主硬彎細了嗓子說道：「駙馬，咱家來啦。」

公主用北京話，北京話現在是國語，可是在戲上是番邦語言，唱戲的當作番邦語言，聽戲的也當作番邦語言，就是審查戲曲的老爺們，也把他當作番邦語言了，戲劇教化的力量是多麼大呀！李豔華在台上扭扭躡躡，把一個公主作成蕩婦似的，大概番邦的女子，都是這樣兒。不過李豔華那老粗的腰，來回一擺，真令人肉麻，可是話又說回來，真正名旦又怎麼樣，都是四十好幾啦，兩腿的黑毛，也就是遮着那一點紅紅綠綠的衣服，叫那些迷瞪鬼入迷，他們絕想不到這名旦蹲在廁所裏拉屎，一樣拉出直條七八分的粗屎橛子來。多麼醜呀，而中國人謂之美。顏如玉許久沒有看見李豔華了，今天猛然看見了他，心裏亂跳，李豔華也看見她了，知道她已經出嫁，作了闊太太，遂不免極力送秋波。以前是圖她的色，現在又圖到她的財了，把她調上，形頭一定不成問題。唱戲的兩隻眼睛，永遠往包廂上看，那是找財神奶奶呢。顏老太太道：「這個女的是李豔華不是？」顏如玉道：「就是他。」顏老太太道：「打扮出來就簡直不認識他了。你看厚兒唱的倒不錯。」顏如玉道：「他全仗着李豔華托的好。」顏老太太道：「這孩子唱的倒是不錯，有出息，他爸爸要是看見，也得說他好。這孩子真要是唱戲，也倒

不錯。你看他站在台上，一點不發羞。你說這有多少人看哪，這要是沒有膽子的，一句也唱不出來呀。」顏老太太直誇顏子厚。一直到戲演完了。聽戲的打着哈欠回家，而鑼鼓的聲音，仍然在耳中盈盈不絕似的。聽一天戲，講究震得三天都不滅，所謂餘音繞樑，並不是繞房樑，乃是繞鼻樑子，顏如玉想到後台去看看，可是顏老太太想着趕緊回家，老恐怕出去晚了僱不上車，顏如玉又要想把母親送出門去，僱好了車，她就放了心，可是她又想到後台去看，她怕走出市場門外，僱好車再回後台，那一定人家走了。假如拋下母親不管，自己到後台去，又覺不大合適。她們正走着，忽然張夥計來了，顏如玉道：「好極啦。張大哥可給我媽送回去吧。」張夥計道：「沒什麼，交給我吧。」說完了一想，「交給我，不像話。」他道：「老太太呀，我一定送去。」說着，扶着老太太走出市場。顏如玉帶着她的大女兒道：「咱們上後台去看看好不好？」錢姑娘還沒有到後台去過，她爲了好奇心，遂跟了顏如玉往後台走，這時後台的人，一個一個的往外走，她們簡直擠不進去。她們就站在一邊等着，等這些人出去，她們再進去。這些人有的拿着圓籠，有的提着包袱，有的一邊掖着胡琴，一邊往外走，前前後後互相答話，張

三叫李四，李四喊趙大，誰走到顏如玉的面前，誰都死死的釘幾眼，凡走到她跟前，不知不覺的就放慢了脚步。於是在她那裏便越發擁擠，有的變着擠的沒勁，故意往顏如玉身上挨。這個跟那個說：『盤兒尖，有一眼，不知是找誰的。』顏如玉聽着十分不好意思，可是他知道在這種環境裏，自己又偏要到這裏來，當然引不起別人的好印像來。凡是上後台的女人，都是厚臉皮的，後邊見前邊擠着，便嚷道：『走呀，看什麼，看到眼裏撥不出來。』顏如玉低着頭，直要哭出來，看着這一羣人，真跟野獸似的。可是這也是她來自找。這時李豔華走了出來，顏如玉仍然站着，她看李豔華還不理，李豔華也看見她了，又見她旁邊還有人，知道是她的家屬，萬一自己招呼，當着她的家裏人，怕不合適，可是這機會又不能錯過，他走到顏如玉的前面，飄了一眼，顏如玉也看了他一眼，可是誰也沒說話，李豔華走過來了，她說了一句：『子厚怎麼還不出來，』這句話不知是同誰說的，可是顏如玉却答了話道：『勞駕，我大哥走了嗎？』李豔華得了機會，便道：『就出來，你聽戲了嗎？』其實他在台上看見了，顏如玉道：『我們早來了，唱的真好，』李豔華笑道：『您多挺場，』兩個人又客氣起來，正說着，顏子厚從裏

邊走出來，見了她們，便道：「你們還沒走？」顏如玉道：「我們想到後台看一看，老擠不進來。」顏子厚道：「現在也沒得看了，走吧。」他們一塊兒走出來，李豔華還說話兒找話兒說：「我老沒有看老太太去了。過兩天我一定去看看去。」顏如玉道：「我母親天天在家。」顏子厚道：「媽一個人回去了，你也不管？」顏如玉道：「有張大哥給送回去了。」說着出了門，顏子厚道：「我給你們僱上車回家吧？」他叫了兩輛車，叫顏如玉和她那大閨女，一同回去，顏如玉真恨他哥哥，要不然還可以同李豔華多說幾句話呢，顏子厚不是不知道，他感到現在有這麼一個有錢的妹丈，他不願意得罪人家，不能因為李豔華叫人家挑了眼，李豔華得不着他什麼好處。跟他親近，以免出風言風語的，不大好看，所以他急忙把顏如玉打發走了，他拉了李豔華道：「走，咱們一塊兒走會兒。都快到年底下了，街上還沒勁兒，這麼早全上了板了。」李豔華道：「大妹出門子，我也不知道，也沒有送個禮道個喜。」顏子厚道：「女大不可留，留來留去結冤仇，這就是打發出去，圖個省心，從此她是人家的人了，有什麼好歹，自然有人管。」他那意思是你可別惹着人家，人家可不論快子，李豔華見不是來頭，也就不再言

語，他後悔那時沒有問顏如玉的婆家住處。若是再下手，非得往她婆家人手不可。顏子厚這兒不成了，上次還鬧了一會彆扭，雖然現在見面誰也不提，可是究竟不大得勁。李豔華道：「我可不陪你走了，真冷，我得僱車。」顏子厚道：「誰叫你這天兒不穿棉的？還穿夾袍，不是找着挨凍嗎？咱們又不是坐汽車的，出門上汽車，一點凍不着，像我這身，就是坐三輪也夠瞧的。」李豔華道：「穿棉襖我老嫌它笨。」顏子厚道：「盡爲了好看，身子股兒受罪。也不是那樣好。回見。」他大踏步走下去了。李豔華見沒有洋車，他又走回市場那邊去僱。顏子厚回到家裏，張夥計給他等門呢，他進到屋裏，嘴中還打着傢伙點兒，張夥計道：「你怎麼回來這麼晚？」顏子厚道：「走回來的。」張夥計道：「好，這崩子真不近。」顏子厚道：「沒車，想坐車都找不着。」張夥計道：「嘿，今兒唱的不錯，我聽着比在家裏唱的強。」顏子厚道：「強，強，強，切切，強，不拉達，強。」他又打上傢伙了，張夥計道：「睡吧，老太太剛睡着。」顏子厚脫了衣服，躺在床上，想着今天的戲真叫露臉。睡在夢裏，都喊起「叫頭」，給張夥計一脚鴨子，這一齣戲，前前後後，足折騰他有半個月，才漸漸平穩下來。這眼看到了年底，各屋裏都準備過年。吳正

名家是無心過年了，心裏懊惱，全家連點兒喜歡氣都沒有，年對兒也不貼了，每年都是吳正名親筆寫，今年就藉着喜對當年對兒了，什麼年菜也不作，除了吃頓餃子就得了，許達仁屋裏今年也不講究了，每年放三天假，兩口子帶孩子總要聽回戲，看回電影。今年不成，他得乘時候拉買賣，一年就是正月裏買賣好，那一天都得抓個幾塊錢，她們娘兒要是高興，逛趙廠甸，去趟白雲觀，這就得了。年菜也不必作，年年吃餃子，又省事，又省錢。這黑麵，也就是吃餃子合適，三十晚上也不接神了，二十三就沒把竈王爺祭走，三十也不用接了，每年接神又怎麼樣，不是也接不着什麼元寶嗎？總還是這樣窮，神仙的勢力，漸漸被窮所驅，漸漸消逝，三十晚上不准放爆竹，神仙也不怎麼的，這年月看出來，神仙也勢力眼，不往窮人家裏跑，尤其是財神爺越是有錢的他越巴結，越是沒錢的他越是不理，許達仁也不供神了，知道神仙跟拉三輪車的不發生磨擦。不理他，也是拉三輪車，燒會子香，也是拉三輪車。他想只要能活着，還管什麼年不年，許大奶奶倒是怕人不瞧不起，多少作點年菜，什麼豆腐，芥末墩，作點倒是省得大初幾的動刀。老媽媽律兒，初一不准動刀，一個正月也不准動針線，也不准這個，也不准那

個，反正這正月是婦女的官假，只准吃，只准玩，正月便是中國婦女解放之期，由初一到初五，自不用說，老得吃好的，初六開市，初八順星，十三又到燈節了，直到十七、十八會神仙，十九燕九，二十三小添倉，二十四大添倉，這是必須大吃特吃的。從此就等着二月二接姑奶奶了，這是過年三意義。東屋就剩下顏老太太和顏子厚母子兩個人，本想也馬馬虎虎算了，可是顏子厚非要過年不可，顏如玉也要母親過年，以父親回家爲詞，顏老太太說：「你一不在家，我過年就沒心程似的。」顏如玉道：「過初六我天天回來打牌。」顏子厚也起哄，他自己買的對子紙，自己寫的門對，「爆竹兩三聲，人間是歲，梅花四五點，天下皆春。」橫欄是「五福臨門。」屋裏還貼着「宜人新年，福在眼前，合家歡樂，百鳥聲喧。」末一句是用四郎探母的典，非常得意，可是擱在合家歡樂底下，就有點不合適了。寫好了對聯叫張夥計貼，張夥計還把上下聯貼倒了。等到看出來，已經貼好。張夥計道：「你們也沒告訴我上下聯，我可不是隨我的意思貼嗎，這還沒有頭朝下，就算不容易。」西屋裏過年又不同。他們不講究外表。貼個紅對，供供什麼果子。這都沒有，他們過年惟一的目的就是吃。劉好德差不多把年下應該吃

的全都買了，給孩子買了兩斤雜伴兒，一人一包，可是不准吃呢，非得到三十晚上吃完了薄餅才准吃雜伴。此子越空越空，越飽越吃，他們沒有支配食量與食質的藝術，只要沒離開過年就得。這兩包雜伴兒光是些瓜子花生，偶爾百裏挑一的挑出一個桃腐乾來，大禿子拿着這塊桃腐乾含一半才嚥下去。劉好德又給孩子買升官圖。爺兒三個拈「拈拈轉轉。」他又預備叫劉大奶奶和顏老太太鬥梭子胡，再約上兩三位鄰居老太太也能玩，半夜大禿二禿在屋子再一擲色子。於是劉好德一個人到酒鋪和鄭老西去聊天。到後半夜回來一睡。明兒早晨再帶着孩子逛白雲觀，這是劉好德每年的計劃。眼看着年關一天近似一天。街上也透着緊張。到底是中國的年，過得多麼火熾呀，除夕這天。一切都透着反常，賣白薯的也改了買賣，推着一車子七零八碎，頗像個老西的雜貨鋪搬家，車頭上還裝個水石的燈，照得挺亮。張夥計來向乾娘辭歲，遇到顏老頭子，顏老頭子是早車回來的，顏老太太把顏如玉出聘的前後說了一遍，顏老頭子說：「打發就打發了吧，這不是很好嗎？只要她樂意就得，我真不放心，把你把他們全慣壞了。」顏老頭子坐了坐，便到街坊屋裏去問候，顏老頭子還有點官派，以

爲「行客應拜坐客」他開各屋裏道謝關照之意，然後回來略吃了一點東西，便到澡堂子睡覺去了。等到回來，張夥計正在家裏坐着呢。顏老太太道：「我給你們見見，這就是你乾爹。這是咱們厚兒這孩子的大把哥，人家倒是沒短照應咱們孩子，咱們這通事，人家也跟着受很大的累呢。」顏老頭子道：「啊，謝謝，謝謝。厚兒這孩子太混，不懂得什麼外面兒，隨時多管着他點兒。」顏老頭子見着誰都託囑管自己的孩子，顏老頭子的禮，在算作得到家，無論說到那兒，總叫人挑不出眼，可是他這點禮節，却透着非常的假，他給人磕頭，人家都能看出這是假情假意，可是有這點假情假意，人家也會滿足，究竟他是磕了頭了。可是這在劉好德就不成了。劉好德不吃這個，你就磕一千個頭而心裏也是假意虛情，得這一千頭白磕。你若是真情實意，你給他兩個嘴巴子他都願意，他說你是好朋友，再比如你暗中使他五分錢，他不幹，但你明着拿他五塊他甘心。這種人好像不大好對付，但也不然，也有專門對付這種人的人，他叫不熟假充熟，見面就說：「老劉，鬥咱們兩塊少一分錢都不成。跟你不能來虛的。」於是劉好德掏兩塊給他，並說：「沒錢自管說。」面子是過去啦，可是錢也出去了，社會上是能

人背後有能人，一物降一物，全是機靈人也沒意思，全是傻人也沒意思，最好是全有一點兒，飯後的包子，雜樣兒來着這社會便顯得有意思多了，顏老頭子這點假勁，真能感動的張夥計流淚涕零，可是劉好德最不贊成顏老頭子這點假，他批評顏老頭子是劉備摔孩子，要見人心，而一般人見着顏老頭，都說仙好，正直無私，顏老頭子見人總說冠冕堂皇的話，見着年青的就說要強，見着老人總罵現在人心不古，人人都說顏老頭子這人真是一代完人了，誰也不知顏老頭子在縣裏又弄了一份外家。顏老頭子問了問張夥計現在作什麼，張夥計說：「在汽車行裏作點小事，現在事由兒也不大好，以前的時候，借着車帶點私貨什麼，倒能剩下兩個錢，現在不成啦，」顏老頭子道：「這年月沒法子！」這年月好像幹什麼都不成了似的。其實發財的一樣發財，在這大年下的，真有意急死的，可是大街上的各商店，沒有一時一處不擠滿了人，大有供不應求之勢。究竟是有錢呢？是沒錢呢？顏老頭子一聽張夥計不在機關裏作事，就有點瞧不起他了。可是老頭子還能談幾句，談得叫人看出他的勉強來，張夥計盼着顏子厚回來，因為他跟顏老頭子談得拘束得慌。可是顏子厚吃完午飯出去的，一直沒有

回來。顏子厚想大除夕的非得在外頭玩夠了，然後再回家不可，彷彿三十晚晚上回家是官准似的，可是他轉了半夜誰也沒找着，車頓晚飯都沒找出來，光走了半夜的胡同。等到回家，張夥計已經走了，他見了父親，也不問問父親在外面的起居飲食，他倒是想找話說，可是一句話，也說不出來，真奇怪，一個字一個字組成的話，不知能組成幾萬萬句，可是這時候他竟會找不出一句可說的話，顏老頭子見了兒子，越發要莊嚴虛偽起來，本來心裏是喜歡的，但是肥梆子必須要凸着，小鬍子要蹶着，彷彿老在生氣似的，至親莫若父子，而他們父子之間，却有着比別人還遠的距離，顏老頭子，好虛的，而對自己兒子的虛偽比任何人都深，這是聖人教訓出來的。父子談了一會兒，顏老頭子又歸於那套，仍是叫顏子厚好好用功，多看書，少看言情小說，盡教給人家壞，顏老頭子又說，顏子厚寫的信盡是白字，不通，以後還得多認字，顏子厚忽然想起來道：「爸爸我考您一個字，您認的嗎？」顏老頭子笑道：「什麼字？」顏子厚道：「山字頭，底下一個人一口的合字，」顏老頭子寫了寫，不認識，說道：「沒有這麼一個字，又是瞎造的。」凡是顏老頭子不認識的字，統歸於瞎造之內。顏子厚道：「一點兒都不瞎

造，報上都那麼登着，峇里巴板，報館的先生還能寫白字？」顏老頭子道：「那可別說，報館一樣寫白字。」顏子厚道：「那我考您一個地方。」顏老頭道：「什麼地方？」顏子厚道：「馬尼刺。」顏老頭道：「罵你啦，你這孩子學得撒起村來！」顏子厚道：「不是罵你啦，是馬尼刺。」顏老頭子道：「哼，你這孩子又念白字，那是馬氏刺，行刺的刺，怎麼念成拉？」顏子厚道：「這個刺比刺字多一橫兒呢，您不信您看報。我給您找去。」顏老頭有點不好意思，他道：「別找啦。你這孩子近來不知道學好，盡學些沒用的，那都當不了飯吃，這孩子簡直不像話啦。」顏子厚討了一場無趣，進到裏屋睡覺去了，躺在床上，連個爆竹的聲音都聽不見，這年下過得真沒勁。許達仁回來了，許達仁回來的晚些，他想乘這年下多掙點錢，爲了家，不得不賣血汗，白天賣了兩天的對聯，自己寫的嚴字體，就是墨太稀。寫得一貼，由字上流淚。許大奶奶出主義，墨汁裏和了一點香灰，果然墨不稀了，可是字寫出來是灰的，一點墨色也沒有，對付着賣出去，賺幾個工夫錢，還沒兒本還，劉好德的賬主子真不少，一直要到深夜，還不斷。劉好德應付得也真可以，有的用文，有的用武，文武都不成了，就得使智，把劉大奶奶使出去，用娘子軍

鬧了半夜，快到天亮，這才平靜，第二天一清早，大年初一，各人見面，又全和和氣氣，喜笑顏開，彼此道發財，昨天的急，確是真的，而今天的喜歡，也是真的，中國人的感情變化得快，以過年爲最顯著。顏老頭子起來，穿上長袍馬褂，便到街坊各屋去拜年，叫起真來，全院裏還就屬顏老頭子年歲大些，可是顏老頭講究這個，他先來到吳家，吳正名連忙開門相迎，顏老頭道：「我給您拜個年吧？」頗帶商量的氣，吳正名忙道：「不敢當，不敢當，請坐請坐。」顏老頭作了個揖，落了坐，吳大爺叫媳婦沏了糖水，顏老頭子屁股也就剛落在椅子上，他又站了起來，說道：「我跟你告辭，」說着又走了出來，來到西屋，劉好德一邊迎接一邊說道：「新禧新禧，多多發財，我們還沒給您拜年去，您倒先到我們這兒來了，禿子哪來，給老太爺磕頭，」大禿子二禿子就愛聽給人磕頭，他們真拿磕頭不當回事，而拿給錢不給錢當作要緊的，大禿拿着墊鋪在地上跪下就磕，很快的磕了三個頭，顏老頭子說：「好好念書，明兒將來作大官，」二禿跟着跪下，很快的磕着彷彿頗有訓練的孩子，磕到第三個的時候，也不知是忘了數了，還是止不住勁，又多磕了個頭，顏老頭子道：「明兒跟你哥哥學，一塊兒念書識字，來給幾個

錢花。」說着掏出一塊錢來說道：「兩個人分去吧！」劉大奶奶道：「不能要，那有這樣的，有什麼好處？來一趟給他們一趟錢，接過來吧，謝謝大爺，可不准都花了，我說，你把那塊錢要過來，這兩孩子都拿着不少錢呢。」劉大奶奶把對顏老頭與對孩子和對劉好德的話一連說了出來，顏老頭子不管他們怎麼交涉他又走了出來，拜年就是專門拜年，何必說話兒呢？出門來到南屋，許達仁已經出來了。大初一的，電車是真擠，拜年的還特別多，不在這日子口敦他們。還在什麼時候掙錢去？顏老頭見許達仁沒在家，男女授受不親，他連坐也沒坐就回來了，回來先溫酒，顏老頭子喝酒，能夠喝兩個鐘頭，他喝着酒，顏子厚才起來，還是顏老太太叫起來的，要不然還得睡。他在院裏嗽口，張夥計走進來，今天張夥計特別刀尺，戴上一頂呢帽子，四周圍的帽沿都向下扣着，進門就作揖請安，進屋找墊磕頭，帽子也不摘，不戴就不戴，戴上就摘不下來了，顏老太太道：「來了就是了，幹麼多禮，年年勞駕，」其實張夥計是頭次拜年，他給顏老夫婦都磕了頭，顏老頭子叫張夥計一塊喝酒，張夥計使戴着帽子同顏老頭子喝起酒來。顏老頭子又叫顏子厚給張夥計磕頭，顏子厚道：「大哥在上小弟大禮參拜。」顏

老頭子道：「這孩子簡直成戲迷，」張夥計道：「我二兄弟可不壞呀，唱戲非紅不可，您沒有聽過，好極了。顏老頭子忙道：「不成不成。」老頭把頭搖了幾搖，又接着說：「唱戲？我的孩子絕不叫他唱戲，一唱戲就完了。這個人就沒有出息了。」張夥計立刻拉回來道：「我也說唱戲沒起色，不過現在就是唱戲的發財，」顏老頭道：「發財當什麼人？人格是要緊的，」顏老頭子的正名主義，和吳正名的正名主義不大相同，顏老頭子是「觚不觚，觚哉觚哉？」吳正名是「觚不觚，但爲維持尊嚴起見，還是叫他觚吧！」顏老頭子的正名主義是有點唯物的，吳正名的正名主義是唯心的，精神的。比方說：「踐土」之會明明是齊桓公把周天子叫來，而春秋都說王是「天狩於河陽。」若按「君不君」來說，那還君哉君哉？可是爲了正名，偏不說齊桓公叫周天子來，偏說天王狩於河陽，這不是一種精神主義嗎？名已經不正了，還叫什麼正名呢？連聖人自己都二楞八蕩。中國人之精神主義，永遠是被人家利用着的，顏老頭子和張夥計說了曾子，各人發揮己身，有時連自己都鬧，清說的是什麼。有時兩個人的立場站在相反的地位，有時又不知怎麼一個碴又說着一條路上來，顏老頭子說話，比張夥計稍

有深沉，所以自己打自己嘴巴的時候，不算多，張夥計不然了，翻來覆去的。這也有好處，絕對抬不起槓來，酒喝完了，話也停止，好像話都是跟酒一塊兒來的，張夥計跟顏子厚出門，顏子厚有許多親戚家，必須前去拜年，張夥計沒有什麼親友，沒處可去，只好一個人逛廠甸，在廠甸喝了碗豆汁，回來的時候，碰見許達仁了，張夥計始終也不知許達仁拉三輪車，今天晚上十分奇怪。許達仁真不好意思的，他道：「沒法子，乘着局子裏放假，拉兩天車，先掙幾個錢，薪水簡直不夠用。」張夥計也倒原諒這個，不過他總看着許達仁不像拉車的，張夥計想跟許達仁點面子，許達仁一心想作買賣。要是聊半天，那根本不出車好不好呢？張夥計道：「咱們喝豆汁去好不好？」許達仁道：「不成，我這車沒地方攔。回見吧！」張夥計一個人真悶得慌，還想和許達仁聊天，這時有個警察走過來，在許達仁的脖子上打了一巴掌，罵道：「他媽的，你不知道這日子口兒這裏不准停車嗎？你誠心泡是怎麼着？」許達仁連忙說道：「是是，我就這就走。」張夥計一看，也只好躲在一邊，一聲不語躲開了。許達仁又挨了兩下子，推着車慌忙跑了。慌忙之中，還差點兒撞了人，這時候有了僱車的，他以為拉上了坐兒就成啦，不管那

裏，隨便要了價兒，叫人上了車，走進和平門，才問人家拉那兒，坐車的道：「海甸。」許達仁一聽海甸，立刻慌了，便道：「您給多少錢呢？」坐車的道：「不是你要的五毛錢嗎？」許達仁這時候可不能不撒賴了，他道：「先生，我要的是一塊五毛錢。」坐車的道：「一塊五毛錢好吧？多一塊錢也依你，大年下的，少找彎扭，」許達仁一合計一塊五毛錢也不算，由廠甸拉到西直門就得一塊，由西直門到海甸也得一塊二三毛錢，天氣這樣晚了，出城再進不來，住在城外再花個店錢，這趟車自拉，想罷，便站住說道：「先生，您再另僱一輛去吧，這一段您愛給錢不給錢，算我自拉您一節兒，好不好？」坐車的道：「你這拉車的是彎扭不是你耍五毛，給你五毛，你要一塊五，給你一塊五，這還怎麼樣呀，你又不拉了，你這不是誠心跟我耍着玩嗎？」許達仁道：「那不敢，因為我剛才沒聽清楚，這時若是拉到海甸，非得放回來不可。放回來能夠進城還不錯，恐怕進不了城呢。」坐車的道：「我沒工夫跟你倒麻煩，你是拉不拉，不拉咱們有地方說去。」許達仁就怕他有地方說去，不管有理沒理，先挨一頓打，然後再蹲兩夜。若是幸而不判罪，還得取保釋放，這一取保，叫人看見，多麼寒蠢呢？他忙央求道：「先生，我們

拉車的怎敢跟坐車的耍着玩？您都是我們的財神爺，不過誰都有個猛着，是不是這麼着吧，我給您拉到西直門，您給多少錢給多少錢呢，到西直門您再僱一輛海甸的車，又便宜又省事。」坐車的道：「好吧，到西直門要是沒有車，可是還得你拉我去。」許達仁沒有辦法，一直拉到西直門，到了西直門，已經出汗了。黑得不得了，再一找車，一輛也沒有，許達仁道：「得啦，您多避屈了。」坐車的道：「那不成，你得給我僱車，僱不上，你要得給我拉了去。要不然咱們就跟警察講講理！」許達仁一想出城也許有車，他道：「我拉到那兒，遇見有往海甸去的車，我就給您僱上。」坐車的也是回家心急，沒有車也真着慌，他道：「乾脆你就快點兒拉去，給你兩塊錢，您瞧怎麼樣？」大年下的誰都透着和氣。許達仁無法，只得接着拉了下去。出了城，西風正頂，騎三輪車這時却感到費勁了，不登輪是不走的，登輪還是非用大力不可，腳不能停登，而力已感到疲倦了，可是爲了掙錢，又不能不騎下去，假如這時自己有幾個錢，當時就放下車，說什麼也不拉了，不都是因爲沒錢嗎？混身是疲倦的，心理是悲哀的，他這裏才感到拉車不是人幹的了。他一邊嘆氣，一邊埋怨自己的命運，眼淚幾乎要流出來。他不怨天，不

尤人，只是埋怨自己的命運，好容易拉到了海甸，坐車的給了他兩塊錢，他喘息的連話說不出來了。他得跟着往回翻。因為天已經黑下來，一天還沒吃東西，妻子這時都許要入睡了，他拚命似的往回跑，雖然沒有車坐，顯着輕多了，可是他得快。不快就要關到城外了，進到城裏，騎到車廠交了車，兩隻腿便不屬於自己似的站不住了。又因為肚子餓，眼前一暈，便倒在地上。車廠的掌櫃的看見，立刻叫人把他扶起，拿燈一照，他吐了血，大家都知道是耗力太過，便給他拉到家裏，許大奶奶一見，不由驚慌起來，掌櫃的和別人把許達仁搭進屋來，放在坑上，對許大奶奶說他暈倒的情形，並且說他一定是累過了勁，叫他多養養，千萬別再幹賣力氣這行兒了，不然非丟了性命不可，許大奶奶真急的不知怎麼好了。把大家送出去之後，又來看許達仁，許達仁這時醒過來，可是不能動彈，氣也透着短，許虎道：「爸怎啦？」許大奶奶道：「去睡覺去，別嚷啦！」於是又問許達仁怎麼累的，許達仁搖搖頭，長出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給我水喝，許大奶奶便倒了一碗水來，放在他的口上，許達仁略喝了一些，眼淚流了出來，他不是自己難過自己，而是難過母子兩個人，他的意思好像是說：「我不能幹了，你們也

跟着受罪，『許大奶奶也直心疼，以前您說丈夫是窩囊肺，現在許達仁病得這個樣子，心裏也怪難受的，這時候找大夫，恐怕都找不來，買藥也不知應買什麼藥，只好明天再說啦，他問許達仁，是不是請大夫。許達仁也說明天再說吧，明天也爲就好了，明天到大夫那裏去看，今天把大夫請家裏來，那得多少錢呢，許大奶奶又問他吃什麼不吃，許達仁本來是餓的，現在也不知怎麼一回事，也不想吃了，許大奶奶說給熬出一鍋飯來，什麼時候餓了什麼時候吃，可是說完了想起來，家裏只有麵沒有米，後來說火不用滅了，夜裏餓了作點兒湯也可以，就這麼說好了，許達仁叫許大奶奶先躺下睡，許大奶奶把火封好，躺在坑上，那裏睡得着！光聽許達仁哼哼了，許達仁躺在床上，頭暈眼眩，耳鳴舌燥，四肢疼痛，胸悶嘔心，簡直沒有一處沒病，偶爾閉上眼睛睡一會兒，就彷彿兩腿仍在三輪車上，登個不停，睜眼醒來卻是躺着呢，第二天許大奶奶便叫許達仁起來去瞧病。許達仁那裏起得來呢？街坊倒是全過來看，劉好德說了一個偏方兒，顏老頭子也給了一個便方兒。一個是治吐血的，一個是治半身不遂的。許大奶奶想治吐血的，許好一點，便接着那方子抓藥，給許達仁吃，顏老太太又給介紹一家

西城久負盛名，婦孺皆知的大仙爺，到處都貼着小黃紙條，上寫「大仙爺真靈。」把他找來，給瞧一瞧，不要什麼，又省錢又省得吃藥。這一點是許大爺沖撞着什麼了，那有大年下不接神的？求大仙爺給燒股香，求一求，一定就好。許大奶奶一聽，言之有理，這時又恨丈夫爲什麼人家過年都接神，自己家裏不接，這一定是得罪了神仙。於是便把瞧香的請了來，要知許達仁人的病好了與否？下章再說。

第六章 又是一年芳草綠

許大奶奶去找瞧香的，瞧香的見許大奶奶沒有什麼錢，就有點看不起，神仙也是勢力眼，瞧香的上了壇，打了個哈欠，就算大仙爺降臨了，自己故意把嗓子弄粗，說道：「大仙爺來了，許大奶奶立刻跪下磕頭，口稱大仙爺慈悲。」瞧香的問道：「問什麼事？」許大奶奶把許達仁的病一說，大仙爺道：「他是衝撞着神仙了，」許大奶奶道：「是呀，本來三十晚上應當接神，他沒有接，您多慈悲慈悲，搭救搭救他吧，我們一家子都指着他一個人吃飯呢，」大仙爺道：「我給他燒股香求求吧，你得許願。」許大奶奶道：「是，大仙爺慈悲。」大仙爺道：「明

天先送五斤煤油來吧。」大仙爺撈不着煤油，所以只好跟信男信女們要，許大奶奶連連磕頭答應，大仙爺抓了一把香灰，用紙包上，遞給許大奶奶，說道：「拿回去給他吃，他得多吃幾天，他的難沒有盡呢。」許大奶奶千恩萬謝，瞧香的又打一個哈欠，算是大仙爺走了，許大奶奶拿着香灰，給瞧香的道謝。瞧香的不要錢，只有香資，合着那五斤煤油是給大仙爺的，大仙爺也不是要煤油幹麼。瞧香的還假意問道：「大仙爺都說什麼來着？」許大奶奶道：「說還是衝撞了神仙，一點兒也不錯。」瞧香的道：「大仙爺要什麼東西來沒有？」他還點一句，許大奶奶道：「要五斤煤油，明天我給您送來吧？」瞧香的道：「說了就得送，要不然大仙爺可就不保佑了。」許大奶奶連連稱是，回去之後，便把大仙爺的話向許達仁一說，並且把香灰也給他沖喝了，跟着便託人撈煤油，到老西兒鋪子裏，跟鄭掌櫃的一說，鄭掌櫃的說：「莫得煤油，大嫂子要是多花錢，我可以給您討換一下，許大奶奶道：『多花錢就多花錢吧，神仙是得罪不得的。』」鄭掌櫃把自己囤積的煤油，盛了五斤來，賣了許大奶奶，許大奶奶便給大仙爺送去了，從此便天天到大仙爺那裏弄點香灰回來，送點東西前去。許達仁的病沒有好，屋

子裏的東西都賣沒了，先他們還掙扎着要面子，後來劉好德說直話，叫他們搬到吳家的廚房去住，叫吳家騰出來，爲三口子住着最合適，現在不是白拿這麼些房錢嗎？許達仁和許大奶奶無法，跟吳家一提，吳家也正願意，閑着廚房，多租幾塊，騰下來兩房，也可以租別人，多進十幾塊呢。找了一個黃道吉日，許達仁搬家。搬什麼呢？什麼都沒有了。就把人搬過去就得了。許達仁對付着能夠下地，柱着拐棍走了，搬到廚房，倒沒緊襯，南屋又租了出去，許達仁還沒搬，就有人前來給定錢，許達仁搬到廚房，一間小屋，陰陰慘慘，許達仁的病越不會好。賣是沒得可賣，吃是沒得可吃，而許達仁病的連走都麻煩，何況騎三輪跑跑，他有這心而無這力，整天唉聲嘆氣，許大奶奶也不像樣兒了，臉上都灰氣了。許虎總是挨餓，兩口子你看我，我看你。沒有一點辦法，最後兩個人不約而同的想到許大奶奶給人家傭工。兩個人全想到了，自然也就無須徵求同意，許大奶奶便到老媽作房去登記，同時又託人找主。劉好德給想出一個地方來，就是錢家，許達仁說：『守着顏如玉，不大合適。』劉好德道：『那有什麼不合適？』有她還有照應呢。不過你們還得跟那丫頭提一提，要不然她不願意也不成。』他們商量好了，雙方

進行，一個老媽子的事也費不少勁呢，可是到底成功了。許大奶奶走馬上任，家裏留下許達仁爺兒兩個，許大奶奶由顏如玉給說的每天可以回來住，每天早晨去，晚上回來伏侍丈夫，他們真是感恩不淺。許大奶奶晚上回來，總把第二天的干飯做出來，許達仁爺兒兩個的干飯也就有了着落，按許大奶奶這點工錢，原不夠許達仁父子吃飯的，不過這裏有偷手，許大奶奶總是等主人吃完了晚飯，然後拿點剩的回來，也就夠了，同時許大奶奶伺候打牌，抽個頭兒，一個月也能賺個二三十塊錢。於是他們三口子的食住，算是不發生問題，衣服是無法添置，只有把舊的穿破了然後再補，現在也不要樣兒了，暫時遮體的衣服，還不發生問題，不過許虎一時離開了媽，整天在小屋裏呆着，精神上漸漸越發不活潑了。倒是許達仁常叫許大奶奶帶他到宅子裏去一天半天的，換換空氣。這樣苟延殘喘的生活，繼續了很久。這很久的經過，我就不提了。且說吳正名因為貪圖多進點房錢，把南屋三間租了兩家，一明兩暗，兩暗間住兩家街坊，中間一間是共用，又是客廳，又是廚房，又是堆房，有時誰家有親戚來，外間臨時再搭搭鋪。兩家走一個屋門，真是彎扭透了，可是房子太少的時候，這種情形也很平常。

慣了也就不覺得彎扭了。兩家全是夫婦，都在三十多歲，都沒有小孩，就好像臨時拼上似的，一家是姓袁，一家是姓方。姓袁的是作小經意，本來是手藝出身，自己儲蓄了幾個錢，自己作起買賣，姓方本來是機關裏的職員，自事變後就賦閑，每天看報上有招考書記之類的，便去應考，也碰了不少釘子，後來經人介紹，總是在一個商店裏當先生。兩家搬了進來，男人白天都不在家，所以也發生不了什麼磨擦。不過姓袁的是每天必回來睡覺，把鋪子交給夥計看着。姓方的就不常回來。住街坊就是這地方最麻煩也最緊要。都在壯年，就怕受刺激，環境的刺激，比什麼還厲害。日子久了，難免不發生事故。尤其知識都不太健全，想想在不新不舊之間，兩家住的距離這麼近，只知道是隔壁，「雖然你的聲音很低，可是他的耳朵却很大。」這真難爲情！這且不提，再提吳正名家，吳正名自過年以來，勉強的打起精神，初六媳婦住娘家，娘家哥哥來接，看着不像哥哥，可是人家却說是哥哥，還有硬不承認的嗎？接着吳氏三口的心意來說，是不願意媳婦回到娘家去住，但大年下的犯不上找彎扭，所以答應回家住五天，並且二月初二也不准回去了，說好了之後，人家走了。剩下三口子，不免寂寞，吳靜貞姑娘，尤

其彗扭，她自顏如玉一出嫁之後，神氣好像變了一個人，不像以前那麼安祥了，動不動的就發脾氣，可是又沒有發脾氣的對象，只得忍在心裏，這一來，反到作了病。吳大媽見女兒年紀大了，也想把她聘出去。只是沒有相當的主兒，顏老頭子回家那幾天，倒是有意給顏子厚提，因為他們知道吳姑娘是老跟人家，絕對可靠，可是展轉跟吳家一提，吳大媽無可無不可，吳靜貞自己也願意，雖然她覺得顏子厚並沒有什麼出息，可是究竟自己也總算有了丈夫，不然活到多塔是一局呀？她們都願意，吳老頭子偏不願意，說顏子厚是個敗家子，因此吳靜貞沒有不願意，可是她是舊家庭女子，不願有所表示出來，自然父親的命令不敢違背，她只有不言語。吳正名見女兒沒有表示，不由十分滿意，有女如此，足可以給吳氏門增家風了。家裏三口人等着媳婦回來，今天等不來，明天等不來，一直過了燈節，也沒見媳婦回來，吳靜貞埋怨她母親不能作威風，媳婦都不怕了。吳大媽也覺得再不發發威風，簡直不像話了，這日子過得就跟過陰間一個樣，一點兒樂趣都沒有，誰家像這個樣兒呀？吳正名也說吳大媽不成，管理媳婦，都是婆婆的責任，公公不好管。吳大媽越發生氣，恨不能立時把媳婦接回來大罵。

一頓才好。這時她們都有點後悔，那時還不如不把歸氏摧磨死呢，這媳婦娶的，連兒子都灰心了。三口子生氣不提。且說吳正名的兒子吳又名，自結婚那天，來一次無血佔領之後，就沒有在家住過，年下回來，也不和媳婦同被窩，每天在鋪子裏鼓鑼打鼓。媳婦自然也不樂意，她這次回家，便不願再回來。吳正名垂着上白雲觀之便，他到媳婦娘家方一打聽，知道媳婦原來和一個乾哥哥不大清白，他回來對吳正名夫婦一說，吳正名夫婦氣得混身亂抖，找劉好德一說，劉好德說：『您盡聽說不成，你抓住證據了嗎？耳聽的話不算話。』吳正名又提媳婦住娘家老不回來。劉好德說：『那我媒人可管不了。媒人就管說媒拉好，不能管一輩子。媳婦住家，媒人也管，那就累死了，您不會找她去，把她接回來說他一頓？』吳正名也沒得可說了，回屋來也沒主意，後來想起一個主意來，就是給媳婦娘家寫了一封信，催她回來。過了幾天，媳婦回來了，吳靜貞便慫恿吳大媽說她一頓，吳大媽對媳婦立刻把臉沉了下來，甩着閒話，閒話而云，可見連正面說的意思都沒有，她說：『這可倒好，一住就不回來啦，這簡直沒有一點規矩啦，像什麼樣兒？叫人家聽聽，這是個作媳婦的嗎？媳婦不懂事，難道她們家大人也

不懂事嗎？誰家興的？再者說，我活了這麼大，沒有叫人在背後戳過手指頭兒，沒作過見不起人的事……」她正叨念沒完，媳婦聽着，先也沒言語，後來聽到婆婆說到她的短處，她不能再沉默了，她立刻嚷道：「您可別這麼說話，指槐說柳，我可不聽，見不起人的事，這話提的着嗎？怎麼啦，越老越糊塗！」吳大媽一聽媳婦居然就反抗起來，氣得混身哆嗦，吳靜貞覺得這是奇恥大辱，母親受此恥辱，女兒不能默然，立刻跳起腳來罵道：「你這個老婆，你當是你作的事，沒有人知道哪！沒皮沒臉，你還要怎麼着呀？」媳婦一見婆婆罵也罵罷了，丫頭也罵起來，焉能容忍，她也嚷道：「你個騷丫頭，想漢子都想瘋了，沒臉了丫頭！」這一句不要緊，吳正名氣得也脖子粗起來，他道：「這樣的媳婦，那裏見過呀？」吳靜貞見父親發了話，抄起臂把子，照着媳婦打去。一邊打一邊還叫媽，說道：「媽，您還不打她！」吳大媽果然過來幫助吳靜貞打。媳婦也真不含糊，用手一推，就把吳大媽推了一交，吳大媽坐在當地，大哭的大鬧，哭道：「這可了不得了，簡直是反了天了，這可怎麼活呀！」說着，自己給自己幾個嘴巴。吳靜貞急了，跟媳婦要拚命。媳婦也不弱，和吳靜貞打在一處，幸而街坊過來給勸開了。吳大媽母女哭

開了，到了晚上再找媳婦，不見蹤影了。吳正名也沒辦法，吳大媽直罵吳正名。吳正名急不得惱不得，正這時候，忽然由外邊進來十幾個男子漢，進門不問青紅皂白，一路亂砸，有的拿起磚頭，照着玻璃一擊，立時嘩啦一聲，予以粉碎。進到屋裏，找那最愛碎的先摔，吳正名見來勢太凶，那裏敢攔，可是看着東西毀了，又真心疼。臉上顏色都變了。這些人看屋裏的東西都砸碎了。又跑到院子來砸，見東屋窗下有個大盆，過去就端，顏老太太連忙跑出來道：「那個盆是我們的，你們可別摔。」那人道：「那個不是你們的。」顏老頭道：「我不知道。反正這盆是我的。」那人道：「這個盆還要它幹麼？」他是摔出癩來了，手一撒，巴渣摔在地下，盆完全碎了，顏老太太嚷起來：「你們憑什麼摔我的東西？不成，你們得賠我。」那些人那裏聽這一套，把東西摔得差不多，一哄而散，臨走還嚷道：「姓吳的，不含忽，等着你打官司！」說罷，全班無事，安然撤退。吳大媽又哭了起來，這一回刺激可太大了，吳大媽都閉過氣去，好容易叫街坊燒草紙給薰了過來。從此吳大媽便中了心病，一看自己這些東西全摔了，一想起來，心裏就一陣劇痛，從此便臥病不起。吳正名這口氣不能出，想打官司，他又不懂得法律，以前就沒有

跟人打過官司。平常這事可以求劉好德，現在不能求他，這小子吃裏爬外。先攆他搬家。吳正名跟劉好德說請他搬家。劉好德問他什麼理由，吳正名說：「收回自用，有親戚來住。」劉好德說：「那不能隨便就搬。告訴您說，我本來想搬，衝您這一說，我還是不搬家了。」吳正名把警察找來，警察說：「這事我沒法給你們私了。最好到區上說去吧！」說着把他們兩個人帶到區裏去了。區裏給送到法院，法院當庭給他們和解了，叫劉好德找好了房搬家。劉好德回家之後，跟吳正名越發鬧挺彎扭的，他每天出去一趟，說是找房，可是找沒找沒人知道。吳正名過了一回堂，有了經驗，又把兒媳婦娘家告下來，叫他們賠償損失，並且順便提出離婚訴訟。吳正名這麼一跑法院，吳大媽病得不能出門，光剩下吳靜貞一個人，又作飯。又洗衣裳，又等門，又買東西漸漸她也對人生有些厭倦了。事情是一件跟着一件，沒有一件如意的。同時收入方面，雖然南屋多進了些，可是劉好德却藉口搬家，不給房錢了。東屋顏老太太也要搬家，顏老太太上次摔了大盆之後，時常提心弔膽，顏如玉也主張搬到錢家附近，那樣她可以天天回來。顏老太太便叫顏如玉留意點，顏如玉答應了，說叫錢家給找，自然錢家也願意。

張夥計這些日子沒來，聽說是又跟車出外了。這些日子，姓方的太太時常和姓方的吵，因為什麼，大家也聽不清楚，不但大家不知道因為什麼。就連姓方的也不知他太太因為什麼總跟他吵。過了幾天，劉好德搬走了，劉好德一搬走，這院子彷彿失去了風水似的，立刻全院都寂寞了。各屋裏都一點聲息也沒有。至於劉好德搬到那裏，沒人知道，也沒人打聽，即或跟他打聽，他也含糊其詞。說不清是那裏。他搬走沒有幾天，方太太失蹤了。大家先也不知道是那兒了，全以為她回到娘家，臨走也沒對街坊說，街坊也沒有注意。等到姓方的回來一看，翻箱倒櫃一檢查，才知道方太太不辭而別，拐物潛逃。他問街坊，街坊說不知道，本來不知道麼。他着急的出汗，兩隻眼直直的，滿院轉磨，後來有人給他出主意，叫他報案，他也不知怎麼好了。大家問他們怎麼結的婚，他一說出來，大家才知道他們不是早就結婚的，是臨時拚度的，姓方的家裏，本還有個太太，死不死可不知道，這個太太是在隆福寺裏遇見的，一見鍾情，後來就彼此說話，後來姓方的就常到她們家去，她們家也沒有什麼人，後來就成了朋友，後來就找房同居了。後來方太太就私逃了，後來，後來的話現在且不提。且說這姓方的把房也退

了，報了案，一邊各處去探訪，一邊作着事，這事情如何能作得好呢？不幾日，出了好幾回錯，人家也給辭了。賠了夫人又折兵，這個打擊真不小。神經過敏一點的，猜着是劉好德把方太太拐跑了，可是這話不能說，沒有證據，說出來是麻煩。雖然知道是麻煩，可是到底還是說出來了。人們好說話，原是天性，這一說出來，傳的還是真快，又搭着有人也這樣想到，一聽到這話，當然更加以渲染說：『我早就猜到啦，不過咱們不能說，是不是其實這誰也瞞不住。』倒彷彿劉好德拐方太太是事實。可是究竟拐到那裏？是拚度去了，還是轉賣，沒人能知道，有許多推測之詞，但究屬是推測。姓方的也不怎麼也會聽說了，不找媳婦，竟找劉好德。劉好德也挺難找，問誰都說不知道。這成了新聞了，附近又有了談料。這天張夥計回來了，從外縣回來的，先到顏子厚家，進門先報告一件新聞，他說他到各縣，這天來到一個縣城，忽然想起顏老頭子在這縣城裏衙門作事，他把從北京帶來的醬菜，想送給顏老頭子去，爲表示他這義子的一點孝心。就是回來一說，顏如玉也得喜歡他。誰知他到了公署一問，說顏先生回家了。張夥計很奇怪，他說：『不能，我們爺兒兩個在京裏分手的，顏老爺子已經由家裏回來了。』門房

一聽，錯了，便道：「這家不是北京那個家，這個家是在這裏安的。」張夥計說：「老頭子一個人，要什麼家呢？」門房說：「誰說一個人？顏先生在這裏娶了一位太太，一年多啦，本地的女人，年紀還不大，皆因家裏窮，所以嫁給顏老頭子，顏老頭子養活他們一家子三口人呢。」張夥計一聽，便打聽了巷名，他一直到家裏去了，到了家門口，一想不好，見了顏老頭子，一定叫顏老頭子磨不開，怪不合適的。並且自己回來一說，顏老太太一生氣，顏老頭子一定會猜是自己說的。莫如這次不見顏老頭，顏老頭也不知道。張夥計懷着好玩的心，跑回北京先提這事。顏老太太一聽，氣得發昏，她道：「好呀，我老啦，又討上小老婆了，好，我不能叫你們過舒服了，非得拆他們不可。這老頭子太可氣了，老來老去倒不歇心了。非找他去不可，有你沒我，我也活夠了，不活着了，就跟他拚。」顏老太太氣的都快有了神經病，她叫顏子厚收拾東西，娘兒兩個找到縣裏，要大鬧一陣，顏如玉倒是勸她母親不必去吵，可是又覺得母親對父親這多少年的苦累，而結果父親又在外邊立了家，當然也覺生氣，只說把父親拉回北京來就得了，別在外邊大吵大鬧的。顏老太太立定了主意，說什麼也得吵，並且恨不能馬上就見着老

頭子，大鬧一陣不可。老頭子太沒良心了，跟了他快一輩子了，受了多少累，他倒把自己撇了，一個人享起福來，非得跟他鬧不成。顏老太太，對於別的事沒有狠心，惟有對於這事，真有拚個你死我活的精神。她立刻收拾收拾東西，把值錢的都交給女兒拿着，傢伙細的也存在女兒那裏，粗的就叫張夥計和許達仁兩個人分了。許達仁的病是壞一陣好一陣，趕上心裏有什麼事，病就加重；若是心裏痛快，還能下地溜達溜達。他近來瘦得不成樣子。每天早晨到大院散散步，換換空氣，晒晒太陽，他分了顏老太太一份鋪板，兩條板凳。心裏着實了些，顏老太太把房退了，帶着兒子坐火車找顏老頭子去了，臨走的時候，顏如玉還哭了一陣，說只要把老爺子拉回北京，就有辦法，不必吵得死去活來的，顏老太太說：「你放心，我才不跟他吵，我就是跟他要個真着兒。」這還是吵呀。顏老太太帶着顏子厚走了，在火車上還直囑咐顏子厚：「老梆子要是打我，你可得攔住點兒，可別叫你媽挨了打！」顏子厚答應着，他知道這通架打不起來。至於打得起來與否，以後再說，且說許達仁病了許多日子，總希望一旦好起來，仍舊騎上三輪車。以前聽到大仙爺的話，總說難盡了就好了，誰知却老不好。這天把分顏老

太太的東西，和沒有被碰碎的大盆，賣了些錢，乘着天暖和，到一個大夫家裏去看，大夫說：「您這個病就得好好保養，賣力氣絕對不成，這樣還得保養三年才能好，可是拉車掙錢這一輩子休想了，打主意幹點不費力氣的事還成，不然累着一點就犯病的。」許達仁一聽，十分悲哀，他怔了半天，都不知道是怎麼回的家，回到家裏一看自己的破炕席，越發淒慘。他想到：「這麼一個人就完了嗎？這樣活着，還有什麼意思呢？」心裏一難過，病又加重了些。到晚上許大奶奶回來，看他這神氣，便問道：「今天覺得怎麼樣了？」許達仁強掙扎說道：「今天好，今天痛快多了。」其實他心裏一陣陣劇痛。許大奶奶道：「痛快好呀。」許達仁道：「我今天看病去了，大夫給我開了一個方子。」許大奶奶道：「抓藥了沒有？」許達仁道：「沒有。」許大奶奶道：「看了可不抓藥，這不是白看嗎？你拿來，我給你抓去。」許達仁道：「明天再去吧，你累了一天了。」他真心疼他的太太，他對於他的太太十分感激，她沒有跟自己想着福，現在反倒叫她養活着，他不覺眼淚流了下來。她什麼也不懂，她沒有一點新知識，但是她却理解夫婦共同生活條件下，她應當幫丈夫而活着，她一點也許有想離開他，偉大的女性這才

是偉大的女性呀！』許大奶奶拿着藥方子，拉着許虎，到大街去抓藥。許達仁一個人在屋裏想前想後，想到一個人，活活的變成了廢人。死了也倒好了，偏偏這種病既不死，又不好，真是難受。人活在世界上，就是要有錢沒病最舒服，沒病沒錢，也還落得逍遙痛快。有錢有病，也有一種幽然的享受，只是有病沒錢的，才是人間最可憐的了。醫院的牆外，也常有倒露屍首，在他臨死的一剎那，想到那樓裏受着女看護伏侍的病人，是不是有一種恨呢？許達仁他並不恨別人，他只有恨自己，恨自己運氣不佳。他覺得靠祖產而揮霍的人，和傾人利己而發財的人，那都是前生修來的造化，他只有羨慕而沒有不平。他一直到死，也沒有一點憤慨浮起來。顏如玉以前把自己叫大叔，後來就不叫了，再後來就不說話了。他覺得這是應該的，叫是大叔人情，不叫大叔是本分。若按錢的地位來說，自己叫人家『大姑兒』或是『必好的太太』才合適呢。世界上的一切尊嚴，智慧，胆量，魄力，完全建築在錢上，許達仁這個思想是對了，可是他又以爲錢建築在命運上這是不對的。所以他只有拉車。現在他拉車都不可能了。他躺在炕上，想起來一陣陣灰心，大有一死以謝國人的意思。但自己這時又真怕死，他想起歸氏

來，那歸氏投水缸而死，一定是有她的特別難過的地方，想她那混吃學睡的人，也有死之一念，那真是傷心到極點了。許達仁雖然知道已成廢人，活看毫無生趣，可是他還真怕死，矛盾的心理在他心裏起浮着，這時許大奶奶抓藥回來了。現把火升好，用小沙鍋煎藥，這小沙鍋還是顏老太太熬梨湯的。她煎得了藥，放在茶碗裏，她先打發許虎睡着，然後又伏侍許達仁喝，許達仁喝了藥，說道：「你也歇着吧，不必管我了。」許大奶奶道：「這火你若是用，回頭乏了的時候，你可添上點兒煤球，要是不用，就把它壓上吧！」說着，她也躺平炕上，一會兒便睡去，睡得挺香，夢裏還直說睡語，許達仁想到她這一天是夠累的了，真替她怪難受的。他這時真覺得一死才能表達感激之忱，可是他又怕死。過了幾天，總是這樣。有時許大奶奶也感到一陣煩的時候，也不免有點急躁，許達仁便說：「唉，誰願意有病？誰都願意病好了幹點什麼，這不是命理造定嗎，活該你我都得受罪，你說有什麼辦法？唉，我真想一口氣不來，死了倒好，可是閻王老不把我叫了去，難道我真得拿蠅子上吊嗎？許大奶奶一聽，嚇得連忙說道：「唉呀，可別說這些話呀！這要是有點什麼，真有拉替身的那歸妹妹不是死在這……」她剛要

說死在這屋裏，但又捂住自己的嘴，彷彿怕拉替身的聽見，當信要把許達仁拉去似的。許達仁平常不大信這個，可是在這時候也不是怎麼回事，非常相信。人在得意或失意的時候，是最迷信的。他道：「我不過是說着玩，沒關係。」他又自己給自己解脫，但是一陣陣老發毛。許大奶奶說：「以後可別這樣說了。」許大奶奶是怕他死，但他這麼活着，心裏又煩，煩厲害了的時候，他也想死。可是看着許虎，心裏又難過。比方叫這孩子學徒去吧，年紀又太小，連話還說不全呢。兩口子爲孩子問題又發起愁來。沒有孩子多好，兩個人一塊死，沒有牽掛，沒有連累，有了孩子，就不能死。生既不自由，死也不如意。混着吧，混一天是一天，多啗閻王派小鬼來接，多鬼就與世長辭，到那個時候，什麼也就顧不得了。他們沒有好主意，只有混下去之一途。混到那天算那天，只要活着不礙別人，那就活着吧。許達仁整天在小屋裏，他不管這院子裏已大半人事皆非了。偶爾出來，看見的都是生人，生人不知是什麼性情，他怕得罪了人家，索性更不出門了。可是每天在炕上躺着，心裏越想事，越想越怕，越怕病越厲害。這種病最壞的就是腦筋清楚，心裏明白，恨如糊裏糊塗的，昏迷不醒的，也就想不到種種事情來了。他最感

到痛心的就是在一個機關裏作了快三十年的事，結果落到這麼一個下場，他不怨別人，他只怨自己命運不走，又過了幾天，吳大媽的病沉重起來，白天哼哼，夜裏作夢，一作夢總說話，說的話都是和媳婦有關係的話。有的說這是歸氏作祟，明白一點的說她是神經受了刺激。吳大媽以往有個病根，一受刺激，非得閉過氣去不可。現在年老了，更受不得刺激了，神經有了錯亂，嘴裏時常說胡話，說得非常怕人，請了幾個大夫看診，都沒有治好，還是越來越重。吳正名便懷疑到房子的風水問題，這一定是房子的運沒有了，所以落的家家都不順序，這時法院時常傳吳正名過堂，吳正名把二舅爺找來。二舅爺也不懂得法律，不過他仗着他在社會上知道一些事故，他有他自造的一切學問，他總以為他的正解對。他替吳正名跑了幾趟法院，結果離婚訴訟失敗，離婚既不能離婚，合又不能合，媳婦是說什麼也不回去，可也不提離婚這話，大概是有人給她出了主意，惦记吳正名的那所房子，將來老公母倆一死，把那吳靜貞丫頭一聘，這房子不就是落在自己手裏了嗎？吳又名那還不好對付？偷着把房賣了，他是一點也不知道，賣完了房一跑，他那裏去找呢？這是媳婦這方面的打算，吳正名呢，官司不

如意，家事又鬧得一塌糊塗，他也受了打擊，他以爲他那樣正人，都會得不着老天爺的保證，實在冤枉。歸氏不着老天爺的，不是他的虐待。他越想越恨。而吳大媽眼看看不成了，看病都看不起，這一天連大夫帶吃藥，十好幾塊，家裏沒有什麼存項，有點存項，辦三回事，都花得精光，外邊還有點賬沒還。看病都沒有錢，當也當得光了，賣也沒有什麼可賣，傢俱都被摔得乾淨，剩下些八仙桌兀堯，那也不能都賣出去，都賣出去，人還往那兒坐呀？你說看着自己老婆子病能不給她看？他和二舅爺要主意，他表示不是下願他姊姊的病，實在是沒有力量了。二舅爺說：『總還是把病准好了爲止，病所不好，那沒有辦法，反正咱們是給她看了，您總算盡了您的心。』吳正名表示沒錢，二舅爺說有地方可以借，二舅爺知道反正有那一所房子幌着，爲什麼不給他借錢，自己也好使點花銷呀。於是二舅爺給借了一百塊錢，四分利，九八使錢，當天先扣一月利息。由二舅爺找的鋪保，鋪保人家也得使兩個錢，來人使幾個錢，這一百塊錢到手裏就沒有多少錢了。拿這幾個錢給吳大媽看病，沒看幾天，又全光了，錢光了，而吳大媽的病却更沉重，後來索性什麼也不吃，嘴裏光是說胡話，後來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，只

是嘴唇子動，吳靜貞看着真難受，她天天哭，吳正名也沒有辦法。他跟二舅爺說：「咱們乾脆預備後事吧，人眼看着不成了。等到一倒頭再籌劃就來不及了。」二舅爺道：「好吧，棚棺材槓，仍然是我找，席面這回得預備。」吳正名說：「這回可不能像上回，這回沒有錢，拿什麼辦呢？」二舅爺道：「您也是。就是您老公母倆，還給少爺留什麼？留着也是便宜媳婦，您不如拿房契借點錢把我姊姊埋了。慢慢有多爺掙錢還錢，他還完了錢，這房子就是他的。人怎麼也得搭出去。是不是？」吳正名沒辦法，先籌劃錢要緊。把房契拿出來，叫二舅爺借錢，二舅爺說：「這回事，至少至少也得一千五百塊錢，現在什麼都是貴的。這一千五，不算什麼。這要在事前，他正名只好答應。他算着這所房，怎麼也能賣兩三萬塊錢，這一千五，不算什麼。這要在事前，他真得心疼死。二舅爺給吳正名借了錢，吳大媽也咽了氣。吳大媽一倒頭，吳正名倒是沒有什麼，而吳靜貞却受了很大的衝動，她哭的死去活來的，吳正名爲了她倒着起急來。兒子回來，也痛哭了一番，把吳大媽裝殮了，好在他們預先有個打算，並沒有措手不及。搭槓，接三，伴宿，出殯，葬埋，一共五天，這一個人就算永不能見面了。人死算得了什麼呢？一伸腿就完了。郭掌

櫃却說的好：「前幾天還看老太太硬楞楞的，一下就亡啦，真快呀！」許達仁也慨嘆起來，他看着吳大媽這麼乾脆，非常羨慕，自己鬧得不活不死之間，多麼難受呢。又想到自己死了是什麼情形，簡直更傷心的很。後來他又自己給自己解說，他想：「我就是出去要飯，走在街上，跟行人要幾個錢，沿門討些錢，也可以過生活，也可以養活她們，有什麼可憂慮的呢？」想到這裏，略微高興了些。許大奶奶一回來，他和許大奶奶一商量，說把房退了，叫她帶孩子住宅裏，自己住小店兒，如果宅裏不叫孩子住，自己帶孩子住小店也可以，省得一月給房東拿五塊錢。聽說他們自吳大媽死了之後，還要漲房錢，這實在不管別人死活了。許大奶奶，當然答應。於是許達仁帶着許虎住天橋小店去了。他一住到小店，使他驚訝了，他現在才知道就是低級社會裏的乞丐之流，還也要一番本領，不是隨隨便便一個人所能幹的。他嘆息他太無能了。住了些日子，漸漸和一些人所熟了，有人教給他的生活之路，跟他們說：像這樣的要錢，一輩子也未必要的出一分錢來，最好弄把胡琴，教許虎唱幾齣二簧，到天橋找塊空地，畫個圈兒，一天也能弄個塊兒八毛的，趕好了還能掙個兩塊三塊的。許達仁一聽，也倒不錯，可

是他不會唱戲，以前在班上，天天聽「電燈」唱，要知現在如此，當初還不如跟他學點兒，並且東屋顏子厚，也會唱，也可以跟他學點呀。他十分後悔。可是住小店人同他說，這還不遲，他可以擔任教，教會了，到天橋去掙錢，他每天分成兒，許達仁也答應了。許達仁一住小店，草廠大院甲五號舊街坊全都搬去了，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小滄桑吧。當吳大媽死的時候，媳婦回來了。穿着孝袍子在棺材旁邊一跪。先與正名想，婆婆死了，你都不來跪靈，這實在有離婚的理由了，說到那兒去，你也沒理，等把她婆婆一埋，然後再叫兒子同她離婚，他原來打着這個主意，誰知媳婦却來了，計劃完全失敗。不過他們又覺媳婦這一來，也許改邪歸正。誰知吳大媽一出殯，媳婦仍就回到娘家，並且還散佈謠言，說公公對她有點不正經，她害怕，所以才回到娘家，這話傳到吳正名耳裏，越發氣得發昏。像這樣正人君子蒙受到這種流言，雖然人家未必盡信，可是吳正名却真受不了。他一陣真想豁出去，不要這名士的假面具，跟他們大幹一下，以出這口氣，卽或是鬧得身敗家亡，亦所不惜。名譽也不要了，死了之後，別人怎麼批評，反正自己死啦，管的那些個兒，他們誰也不能扒開棺材看我臉紅不臉紅。吳正名的正名

主義，這時被事勢逼迫的有點動搖了。不過他還顧到女兒吳靜貞，他想把吳靜貞聘出去之後，心裏沒有牽掛，兒子有他自己的能力，一個小子總能活着，他不管他了。可是吳靜貞這時才想聘出去，已經有遲矣之嘆了。她今年已經不小了。在現在這時代，女人在二十二歲以前結婚爲最合適，最好在十七八歲，因爲女人在那個時候，選擇婚姻的心，並不盛強，過了二十，到二十五六，知識增加了，眼光也就遠了。理想也高了，希望也大了，——『希望』是我們的名詞，在她們自己，不能叫『希望』，而叫壯志，而懷懷抱。其實呢，只是一種高調而已。到了二十七八，對於婚事，便感到高不成低不就，再往後，年事一蹉跎，連低都不成了。『老大嫁作商人婦』，那是好歸宿，現在連商人都知道娶年青的了。——吳靜貞還沒受過新時代的教育與知識，只是由他父親跟前學來的學問，又加着自己的天分與聰明，造成她高傲的心。連她的父母都對於她婚事的選擇特別嚴苛，尤其吳大媽捨不得女兒離開自己，現在吳大媽一倒頭，吳靜貞再想出嫁，已經過了『才可』之年了。就是已向自己提親而被拒絕的，現在再找人家，人家都結了婚，甚至都有了小孩。越着急，親事越不好找。雖然吳靜貞舊學很好，也能

作個五言七律什麼的，但時代人物不要，舊人物又嫌歲數大，而又知道姑娘有脾氣。有錢的人家，都老早把媳婦說上了，沒錢的人家，奔洋麵還奔不來，女人雖然好，也沒有洋麵需要。所以吳靜貞的婚事，越發難以實現。吳靜貞自母親一死，更顯得自己孤零，每天總是唉聲嘆氣。吳正名也爲之着急不置。遂四下裏托人給說，這天，二舅爺來，說給姑娘提個人家。他們一聽，不禁大喜，忙問是什麼人家。二舅爺說：「是我們街坊的親戚。我時常跟他們提到姑娘怎麼好，怎麼要給人家，他們說他們有個遠親，現在孤身一人，是電車上賣票的，一個人人口簡單，賺幾個錢都存起來，現在想說個姑娘，年歲不算大，比姑娘才大上四五歲。」吳正名一聽是賣票的，有點猶豫，二舅爺說：「您別把賣票的瞧小了，人家也是大學生，售票生售票生的人家一個月也能掙個一百多塊，當一個教員也未必有那麼多。」吳正名一聽，便願意了，第一先圖個人口簡單。他倒不在乎掙錢多少，只是願意給作官的，他的思想仍是以政界爲正途，卽或是警察，也比新聞記者強，新聞記者那一行都不估，他取中了售票生，可是他說：「這回也得徵求姑娘同意，不是咱們也要維新，而是我不願意委曲她，這回總要對得起她才好。」

二舅爺道：『成成，我去同姑娘去說。』二舅爺便和姑娘一提，吳靜貞表示完全聽父親的，以前許多提親，都叫父母給推了，這回又何必徵求我同意呢。二舅爺說：『得，只要是姑娘同意就好辦。』他遂同吳正名說，姑娘已經同意了。吳靜貞呢，他確實同意，他並不是愛了他，也不是性慾的衝動，她是爲了自己的將來。找了一個歸宿而已。這是大自然的歸趨。她知道一個女人絕不會單獨的在社會上以至於到死，女人好像是半個人，非得倚靠一個男人不能生存的。她只是爲生存而想出嫁，這個婚事便算停當了。男女雙方，都願意速娶。吳正名衝着二舅爺的面子，沒有調查，只相了一回姑爺，是二舅爺把他約到吳家來的。姑爺穿着一身不大合身的衣服，身體却很強壯，而性情却非常老實，談起話來，雖然沒有什麼學問，可是誠實可靠，據二舅爺說，他見着女人都臉紅呢，婚事停當之後，吳正名便籌備女兒的嫁妝，他想女兒受了許多日子罪，這回總要對得起她，想給她多賠送一點東西，就這麼一個女兒，賠送太朽了，也不好看。何況自己也活不了幾年了。雖然自己年歲並不太老，可是文人多不長壽，遺產業留着給誰呢？不能都給兒子，他這麼一打算，便到市上給姑娘去買嫁妝，這天，突然兒子回

家來了。和吳正名吵了起來，原因是媳婦聽到要聘吳靜真的消息，她便自上鋪子去找吳又名，說她住娘家不是嫌棄他，而是嫌棄那老梆子，老梆子簡直不是東西，婆婆一死，小姑子趕快打發出去，光剩下公公媳婦這簡直不能住在家裏。聽說老頭子把房契押出去借了錢，給女兒買嫁妝。女兒是人家的，這錢都便宜了人家，老頭子不知是什麼意思，簡直有意害兒子。家產本來是兒子的，現在都給花得一乾二淨，將來兒子一個也落不下，多麼冤呢。非得跟老頭子吵不可。吳又名一聽，也頗有點理由，可是他究竟還沒有和父親吵過，他又怕沒有理由和父親吵。媳婦給他出主意說：「你不會說嗎？這房不能典賣，留着還發送老爺子哪，這若是都便宜了那丫頭，將來爸爸死連棺材都沒有，誰管哪？」吳又名一聽，却也有來，媳婦又一挑唆是非，她說：「這房產本來是你的，老頭子不能都花了。」假如老頭子不聽你的話，你就跟老頭子分家，一人一半，乾脆把房子一賣，把錢一分，咱們有萬兒八千的，作買賣幹點什麼，這一輩子不用發愁了。要是叫老頭子都弄出去，再叫二舅裏弄點兒，你就剩不下了。跟老頭子分家，叫老頭子跟姑娘去。」吳又名這時爲了自己的幸福，他當真聽了媳婦的話，回家

跟吳正名提議分家，先從給吳靜貞買嫁妝事說起，氣得吳正名直哆嗦，沒想到自己尊重家教的人，會叫兒子跟自己分家，這跟頭栽大了，吳靜貞也生氣說哥哥一定受了媳婦的鼓勵，吳又名說：「那倒不然，我是不怕媳婦的人，她說什麼不成，我有我的主意，這完全是我爲了老爺子，將來老爺子一倒頭，誰管哪？孝子就是我一個人，敢則你出門去了，你不管了。」他的理由倒是光明正大，可是他的手段却太叫吳正名傷心了。父子兩個分家，多麼叫人家笑話呢。吳正名罵了吳又名幾句，說他太混蛋了。吳又名一聽，也掛起火來，他道：「乾脆說吧，這產業就是我的，那丫頭一點份兒也沒有。」吳靜貞道：「現在男女平權，這裏應有我的分。」守舊的人，往往贊成這一個新制度，吳靜貞居然也把平權的話引了出來，吳又名一聽，這如何能降伏，立刻要拿出長兄的威令來，衝她這一句話，越發不能給她一點的錢買嫁妝。兩個人一吵，把老頭子也棒在裏邊，兩個人都埋怨吳正名不成。吳正名更氣得了不得。說誰也說不了，誰他不聽。老頭子這口氣窩在心裏，又捨着兒媳婦這口氣還沒有出，吳大媽這個死的劇激，家破人亡，合在一塊兒，吳正名病了。不怨現在的大夫都發了財，病人太多了。吳又名他一

個人跑到鋪子裏躲乾淨，他不管了，累得吳靜貞一個人伏侍，錢沒了，便找二舅爺給借，越借越多，本上加利，數目也相當可觀，人家不借了，二舅爺透過話兒來，如果把房子賣了，還可找幾個錢，同時也省得拿利錢了，不然這利錢就拿不起。吳正名也怕死，又搭着兒子這個樣子，越發不能給他留產業，賣就賣了吧，他不叫告訴兒子，偷偷把房賣了，寫好了字，也過了給，來人中都使了給。兒子吳又名知道消息了，立刻鼓動住房的不搬家，說房子跟房東立的契約，都用的是吳又名的名義，吳又名又叫他們搬家，他們借口這個理由，和新房東搗亂，新房東找舊房東，叫他想主意，吳正名只好遞呈了到法院去，吳正名近來也會打官司了。舊房東也告，新房東也告，告得一塌糊塗。住房的也告，他們說：『搬到那裏，那裏就賣房，還沒住上一兩個月，又得搬，搬來搬去，就是搬家費都所費不資，買房的跟賣房的一作買賣，把住房的折騰的夜不安席，非得叫他們賠償一切損失不可。』這官司還沒結束，吳靜貞的婚禮吉期到了。吳正名還得忙這個，自己正在病中，勉強掙扎給她辦，好在一切有二舅爺幫忙，他們也不請人，只是轎子來就搭人。雖然是喜事，而聘閨女總不如娶媳婦的熱鬧，又搭吳

家也不辦事，淒涼有甚於歸氏之死，吳正名越想越對不住女兒，他不覺和女兒兩個人抱頭痛哭了一場。吳正名老淚縱橫的。街坊沒有出份子的。吳又名他不回家。就這麼冷冷清清的把吳靜貞搭了走。吳靜貞以前總想離開這個家，現在又不願離開這家了。想父親病着，沒有人扶持，實在淒慘，她在橋中，哭了一道兒。娶到夫家，她也不知道家裏是什麼樣，有多少人。反正人不多，聽也聽的出來。行禮如儀，她完全聽人家支配，頭總是低着，眼睛看着牆角，她知道她們只住一間房子，牆角的灰，剝落了許多，露出幾個老鼠洞來。棚也不知糊沒糊，她沒有仰面看，但是牆却沒糊，只刷了刷大白。這時正是春深時候，屋裏還擱着一個火爐子，說怕新娘子冷。屋裏人不多，可是顯着特別擠的慌。她坐在大炕上，不太棉軟往地下看，幾隻腳來回走動，沒有穿着高跟鞋的，都是窮人樣。她一陣委曲，忍在心裏。到了晚上，人家全走了，屋裏只剩下新郎和她兩個人。別人不走也不成，沒有地方待着，一間房既作了新房，別人還好意思參加人家夫婦最後的大禮嗎？別人一走，吳靜貞略的舒展一些。在婚前，想着新婚的詩意，讀古詩有好多是咏新婚的，把新婚的甜蜜和愉快，連春天合在一起，光讀詩都覺得令人飄飄然。

現在自己竟會感不到一點詩意。她悶悶的坐着，丈夫倒還儘存體貼，百般安慰她。說了許多誠懇的話，說將來如何好，掙錢養活她，即或自己賣苦力氣，也絕不叫她幹一點事。他把她看作神仙一樣，願把她供起來。他又表明他娶媳婦並不是爲扶持自己，也不是爲那個，他純粹是爲了『家』。他覺得他一個人不能成爲家，人而無家，生活是散漫着的，沒有意思，非得有了家，才感覺生的意義。這並不是新郎的話，他彷彿有這個意思而說不出來，吳靜貞當然也說不出什麼來，只有慢慢考查他是不是有知識懂得溫存，了解風情。風情並不是壞字眼。而是夫婦間所必須有的一種生活素，她沒有言語，他叫她睡下，他就合衣而臥，他給她蓋好，自己也躺在她的身旁。第二天她還沒有起，他就在院子裏升了火，把地也掃得乾淨，等吳靜貞起來，洗臉水嗽口水已經有了。她見丈夫對她這樣扶持，心裏略爲安慰一些。他又出去買東西，作飯，飯完了飯，便一同走出來拜客，回門，見了她父親，吳正名，他幾乎哭出來，可是她怕父親傷心，所以她忍住了。吳正名說，過幾天還要看她去。她們回到家裏，他又給她作飯。兩個人都沒有說什麼話，到晚上他仍舊扶持她躺下，他睡在她的身旁。次日他仍舊是先升了火，掃

地疊鋪褥，舉凡吳靜貞所幹的，他都不叫她幹，全是自己作好了。一早把菜什麼的，也都洗好，然後他說他掙錢去，到晚上才回來，她的一天的飯食，他先給作好了，晚上回來，等他作了再一塊兒吃。這時吳靜貞才知道她的丈夫不是售票生，而是一個人力車夫。她真說不出的難過。再一看院裏，住着好幾家街坊，都說不上誰住那間屋，院裏堆得亂七八糟。也有作小買賣的，也有拉車的，也有說媒拉繆的，再看屋裏，四方一鋪炕，一張八仙桌，兩把破椅子，都是由曉市買來的。這裏沒有文房四寶，只有鍋杓碗筷。這裏沒有五經四書，而有不知從那兒稱斤買來的新出版的雜誌，十幾本都是一個樣，吳靜貞看了看，也看不下去。一個人在屋裏轉，雖然在家裏也時常一個人轉磨，但不像這樣的寂寞。她想起種種，不覺自己落了眼淚，她又想到死去的母親，她又想到正在病中的父親，孤零零的沒有人伺候，她又想到哥哥同嫂嫂，那嫂嫂一定很快意，自己落到這種環境，當然給了她一個話把，整天得叫她說自己怎麼想漢子，結果嫁了一個拉車的。吳靜貞想到這裏，不由十分生氣。可是生了氣向誰發洩呢？有歸氏活着的時候，可以向歸氏發洩，現在一個人向誰發脾氣呢？急氣，委曲，愁慮，種種情緒雜在一起，

一個純感情的女人，如何勁受的住呢！她受了刺激，不過這些刺激還沒有反應，反應的只是一個人落淚而已。她看了看天，晴空微飄着些白雲，風吹着樹梢，她看見已經完全綠了，院子裏的陽光照得的東牆下，居然也生出一棵兩棵綠草芽，它們也感到這春風中一片生機的意思，唉，又是一年芳草綠了，草木還這樣活得有趣，而人呢？吳靜貞想到了自己，她覺得自己活着幹麼呢？就這樣的活下去嗎？她又想到她的丈夫，一個人力車夫，也要娶媳婦，他自己就不知道他這樣的掙扎，已經疲於奔命了嗎？吳靜貞非常納悶而且怨恨，其實她不知道她丈夫活着的志趣。他不但要爲他自己而活着，他還要爲家而活着，爲人類而活着。就這是人類的偉大，他不願放棄他的生機，就像芳草一般，雖然委曲彎扭的長在東牆底下，但在和暖春風中，也要搖擺搖擺它的身體。他只要有一口氣，他就要活着。他爲活着而一滴一滴的滲血，一直滲到最後一端，在未滲到最後一滴之前，他不但要活着，而且要傳播他的種子。偉大的人類呀，他們永遠和大自然鬥爭着。那自殺的，那殺人的，那消極而斷其傳播種子的，就是人類的最愚鈍最殘酷者呀！吳靜貞雖然奇怪車夫爲什麼活着，而自己却也絕想不到死。她只

感到寂寞，而這寂寞並不是孤獨，而是不調諧。和一個不調諧的人在一起，比自己孤獨還寂寞！到了晚上，她的丈夫回來了，作飯，吃飯，一天的疲乏，他沒有工夫和她多談一會兒，他便扶持她去睡覺。他倒下就睡了，那管到她睡不着呢？她想到這種逸閒生活，雖然不用自己幹一點什麼，但她並不覺得是幸福，她理想的生活是丈夫出外作事，她在家裏操持一切，晚了在燈下談談詩文，寫寫字。這樣才叫調諧。現在一句話也說不出，雖然什麼也不幹，但她並不快活呀。她又想到別人，而別人也都在不調諧裏生存着。許達仁帶着許虎，在天橋唱戲，帶着病，一會兒一咳嗽，累大發了就喘，衣服是化整為零，漸漸打了補丁。還虎子先也見着那去些生人圍着唱不出來，後來慣了，也就唱得挺好了。顏老太太帶着顏子厚找到顏老頭子，想跟老頭子吵，顏老頭子一見就知道不好，他向顏老太太一哀求，同時又一哄着她，究竟是老夫老妻，多少年的感情，顏老太太來的勇，到這裏就全沒有了，她又念着老頭子這麼多年奔波，實在不容易，何況自己也成了老太太，還鬧的什麼醋？顏老頭子又說：「叫你們一塊兒住，你還有人扶持呢。」顏老太太一聽，當真平和了，不過她有個條件，就是日子由她過，進多少錢都

得交給她，顏子厚也得給他找個事。自己得半月進城一次，去看女兒，顏老頭子全都答應。於是他們就在縣城裏租房住起來。縣裏人對於大城裏兒的人都很欣羨，顏老太太受環境一恭維，過得也滿高興呢。劉好德始終沒下落，有的說他上張家口了，有的說他上奉天了，還有的說他上濟南了，有的說就在天津呢。反正他還活在人世間，他那個人死不了。吳正名賣了房，自己想跟女兒住在一塊兒。不過他怕人說自己有兒子，倒吃姑爺，這個名兒不好聽，甯肯自己過，也不能靠姑爺。可巧這時候吳又名因為女人找，又打官司，人家又知道他是不孝，鬧得事情也不好作，於是把職業掉下來，無法回到家裏向父親陪罪，究竟父子情深，爺兒倆沒什麼話說。吳正名的眼淚含在眼圈裏，爲了作父親的尊嚴，咬着牙沒流出來，爺兒倆另租了間房，手裏有幾千塊錢，作點小買賣，不能叫它成爲死錢，在一個少一個，不是一會兒就完嗎？這年頭幾千塊錢還夠得住花嗎？媳婦知道他們把房也賣了，也沒有什麼錢，也烏裏烏塗的不來了。現在這些人還在活着，不知他們都爲什麼而活着。有的是唱着戲而活着，有的是欺朦拐騙而活着，有的拉車而活着，有作買賣而活着，有的各處找媳婦而活着，有的不願死而

活着。他們都是活着，而活着的手段都不同。吳靜貞越想越煩惱，幾個刺激都加在一起，她已經潛伏着神經病機。尤其她一個人在家的時候，怔怔的呆着，漸漸她的神經更衰弱了。這天晚上，她丈夫回來，見她總是不歡的樣子，不免跟她說，明天出去散逛一趟，到天橋聽聽戲什麼的。或是到街坊處裏打打五毛錢鍋的小牌。吳靜貞都不言語。她丈夫想到也許是她想合房嗎？是的，自娶過來，他怕她不高興，他始終沒有和她正式的發生夫妻關係，她總是合衣而臥。今天他喝了點酒，外邊風雨，弄得天氣又涼起來，喝喝熱趕趕寒氣。他並沒有敢喝多了，但到底肚子裏有了酒性。他想今天和她合房。晚上，他把她的衣服脫了，她覺得這是她丈夫應有的權利，但自己並不高興他。她忍耐着，她昏迷着，被他剝奪了衣服，她的肉引起他的獸性來。他抑止不住他的衝動，他的理智沒有了。他像飢渴了一般的把她抱住，酒氣噴着她的臉。她的肉體和精神，同時感到一種極激烈的痛苦，她的神經失常了。一朵處女之花，被風而摧殘了。當落花時，吳靜貞對人生更接近一層，然而神經上使得她對人生却更遠了。第二天，她丈夫照例起來作活，或者較前尤為勤苦熨貼，一切都作好，他出門了，他看見地上落着許多

桃花瓣，和泥沾在一起，他說了一聲：「呀，昨天的風雨不小呀！」他走了之後，吳靜貞也走了出來。她想回家，她要找她的母親，雖然她知道她母親已經死了，可是她不知怎麼就會走到草廠大院甲五號門前。門已經變了模樣，改了外國人住着。吳靜貞推門硬要進去，却被別人看見，攔住了，說道：「姑娘，你們不是搬家了嗎？你怎忘了呢？」吳靜貞道：「誰說搬了，誰說搬我就罵誰。我們在這兒住了幾十年，我們還在這兒住呢。」街坊人家一看，她的兩隻眼睛直直的，心裏知道她一定犯了什麼病，這時街坊都來看，大家都告訴她說，已經住了外國人，可是她還要往裏走，別人一拉她，她就要打人家。有人說：「喲，可不好，大概姑娘許瘋了吧？」這話不要，更招起吳靜貞的瘋來，她撒潑打滾的鬧起來，說她們都要害她，她們把她的母親害死了，這又害她，她非要拚命不可。這時大家知道她確實是瘋了，大家對於瘋子，多半取着玩弄解嘲的心理。本來別人看着吳靜貞先是可憐她，同情她，但是她一瘋，這可憐與同情便全沒有了，好像瘋人不在人類之內，大家便哄了起來，哄得吳靜貞越發的罵起來。這時候忽然聽見一聲：「結實，快來！」大家一聽，這可熱鬧了，那個瘋婦又來了，現在有了兩個瘋子。草

廠大院真熱鬧。於是越集人越多。這時候，吳靜真的丈夫得着信追來了，把吳靜真拉走了，吳靜真一邊罵着，一邊笑着說：『我回家來了，你不能攔我！』她丈夫一邊跟她說着話，一邊把她拉走。那個瘋婦也拉着結實找地方睡覺去了。大院即歸寂寞。夕陽照在樹梢，雖然春意勃勃，可是風兒還很凍。去年今日此門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紅，人面雖然還可見，但花已經落了。書說至此，學徒給您告假，鞠躬下台，明天再演新鮮節目。

完

本書著者又一新傑作

女性公敵

全書十萬言
洋裝一厚冊

香豔
滑稽
小說

